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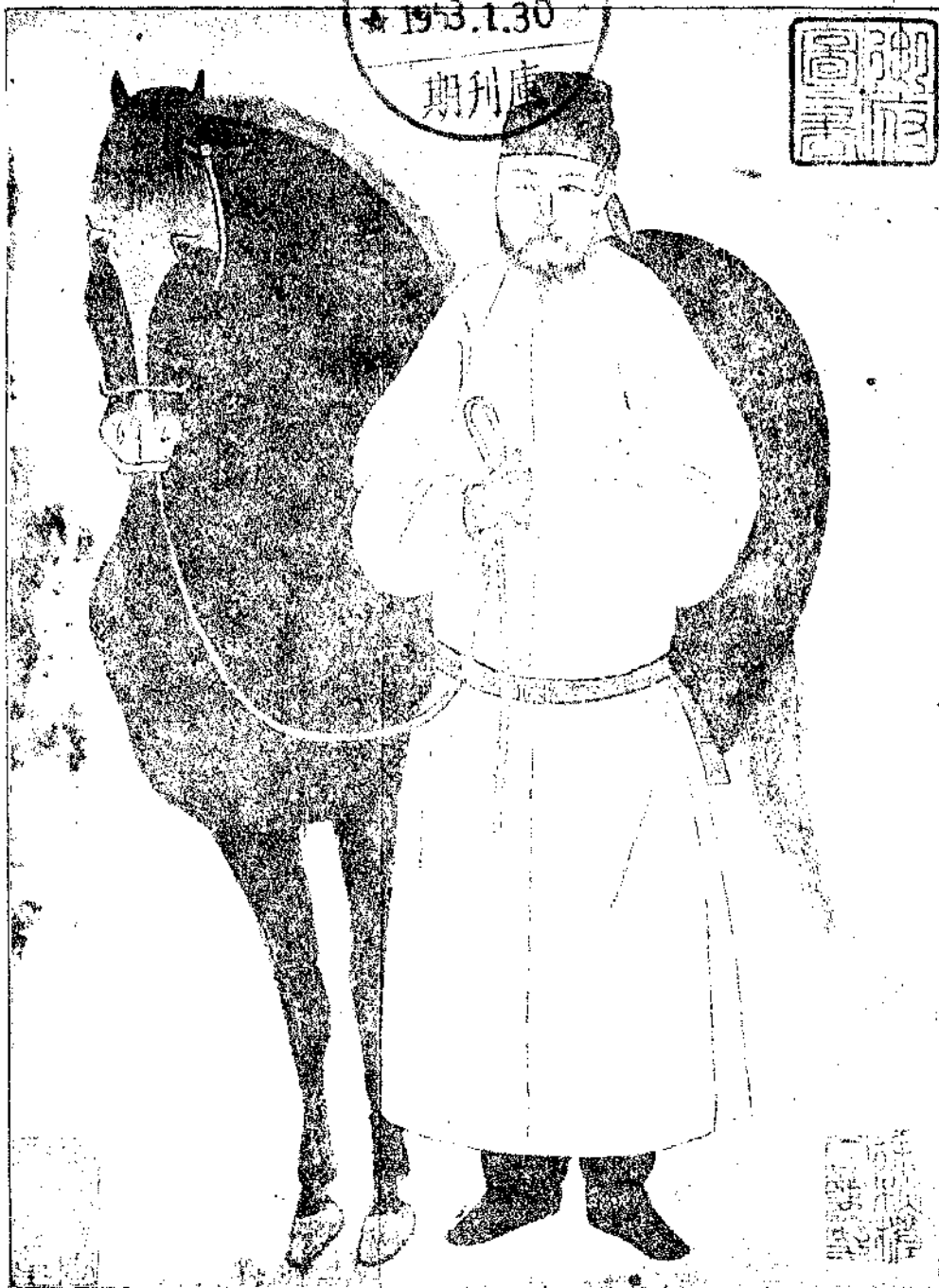
小談新報



老蘭

期 五 第 一 年 七 第

1953.1.30
期刊廣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賁少芹主任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品館圖馬相學伯繪雅於五

小說新報 第七年 第五期 目錄

●封面

元趙雍繪伯樂相馬圖真蹟

●畫集

蕭晨繪鍾馗真蹟

王廉州山水真蹟

梅蘭芳演黛玉葬花小影

梅蘭芳演黛玉葬花小影

名伶程豔秋之便裝小影

名伶程豔秋之寶蟾送酒小影

女鼓書家晚香玉倩影

北京名花小紅碧雲合影

●說海

諷刺亡國奴的自豪語

喜情臨別的一夜

喜情賣花女郎之佳遇

小懺悔兒悔罪記

小奇情天心影記

小滑稽關人日記

小滑稽關人日記

目錄

(少) 芹
(定) 夷
(雙) 熱
(海) 鳴
(雁) 媛
(寄) 塵

諷刺說刺 佛法無邊

小問說情 一個土娼的歷史

小懺悔說會 荔枝灣感舊

小社會說會 盜穴出險記

小悲慘說會 專制婚姻的反映

小做世說 可憐的婦人

小做世說 以上短篇小說十三種

小社會說會 塵海燃犀錄(續)

最新說會 芝蘭緣(續)

章同說會 一零八(續)

小滑稽說會 珠江風月傳(續)

小社會說會 以上長篇小說四種

寒蘼草堂筆記

武俠叢譚

風俗

新輯軒誌(續)

思潮

眠雲

民哀

雁媛

一

旅行與文章的關係

(醒石)

劇評

評楊梅諸名伶

(續)

(民哀)

崑曲與皮簧

(續)

(少卿)

嘯雲齋鼓話

(續)

(寄聲)

豔藻

豔文

朱天目憐心外集序

(東園)

豔詩

憐心外集

(天目)

豔牘

擬旅客某由都中寄內書

(詩隱)

諧藪

諧文

離婚頌詞

(詩隱)

蝗蟲致徐樹錚書

(民哀)

諧詩

鍾馗嫁妹竹枝詞

(君博)

端陽新詠

(樂園)

文苑

文

祭陸清獻公文

(老蘭)

詩

彭玉麐詩錄

(小檀)

說劍堂詩鈔

(老蘭)

太華詩鈔

(太華)

蕪城小築四時雜詠

(契芝)

報餘

談薈

嘯塵牘墨

(麗媛)

聯語

聯語雜誌

(詩隱)

花史

小草閒芳齋

(花萼樓主)

補白

名不備載

徐世昌集

懺題

新書

徐世昌

出版

●是祕密笈 ●是鬼魅圖 ●是燃犀草 ●是鑄奸錄 ●是酷吏傳 ●是陽秋誌 ●是記事珠 ●是多寶箱 ●是耶是耶 ●徐世昌一書 ●徐世昌倒矣 ●攷其在民國政治上之關係 ●雖袁世凱亦無其久遠 ●諸君欲知徐世昌十年來之祕密歷史 ●不可不讀是書 ●欲知民國十年來之衰弱根源 ●尤不可不讀是書 ●是書著者為前總統府諮議黃山民先生 ●故知徐世昌之軼事甚詳 ●全書計七十章 ●約五萬言 ●洋裝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特價千部照碼七折 ●外埠郵費每冊七分半 ●東洋加倍西洋兩角 ●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惟一分至一角為限 ●外國郵票不收 ●總發行所新學書局 ●代發行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同啓

上海華書局出版

持部千 尺牘辭典補編 照碼六折

本局發行尺牘辭典一書深蒙海內各界歡迎自上年出版後僅八個月已將初版一萬部售罄今應各界需用起見特於三月間趕緊再版已于五月二十日出書業經逐登新申兩報廣告矣惟本局增刊尺牘辭典一書乃係延請海內名家撰之稿凡正編或有未盡各門類悉在補編中列入之兩種並讀堪成完璧足稱尺牘辭典中破天荒之鉅作也不論政界學界商界農界以及僧道尼巫各界論於往來酬酢尺牘應用各辭典無不收羅入編即學界作為參攷自修之用均可隨意所欲任便採真所謂要什廢就有什麼誠活用各種典故之無上善本也全書都七萬言現已出版洋裝一册定價六角特價一月照碼六折外埠郵費每部另加七分半東洋倍收西洋再加倍郵票十足通用惟以一分至二角為限外國郵票不用茲將目錄摘後

●尺牘辭典補編目錄
 頌語類五十種歲時類廿五種地輿類卅二種政界類廿五種學界類九種商界類卅一
 種工界類四種各業類卅四種閨閣類十五種慶賀類廿九種學界類九種商界類卅一
 種邀約類七種餽遺類九種薦舉類八種慰託類五種請人類十種作伐類八種懷敘類十
 七種贊助類七種慶賀類十四種答謝類十四種慰問類十四種答謝類十四種借索類廿五種
 類四種答謝類十五種答謝類十四種答謝類十四種規戒類十四種借索類廿五種
 謝餽遺類十五種答謝類十四種規戒類十四種借索類廿五種

附告
 凡購買再版尺牘辭典正編一部者敬贈本書補編一部不取分文惟
 單購補編者照價核算凡蒙
 惠購正編預約諸君請即持券來局領贈特此通告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啓



蕭晨繪
鍾道真出



江都趙榮卿珍藏

王廉州山水真蹟



江都趙榮卿珍藏



(一) 影小之花葬玉黛演芳蘭梅



芳 蘭 梅

(二) 影小之花 葬玉 黛演





名伶程艷秋之便裝小影



孫濯媛先生持贈

酒送蟾寶之秋艷程伶名



贈持生先媛璿孫

女鼓書家晚香玉倩影

贈晚香玉

(寄聲)

曲線(蘇少卿謂晚香玉髮際有天然曲線的美)嬌。嬌。掩映宋宮之額。
 珠。淚。宛。轉。輕。盈。盈。唐。苑。之。聲。憂。玉。藏。金。不。足。喻。其。期。潤。天。桃。穠。李。未。堪。擬。
 厥。清。華。芳。譽。傳。來。頃。靡。一。世。翠。簾。動。處。儀。態。萬。方。啟。檀。口。兮。微。微。按。紅。



牙。而。綫。綫。瀟。湘。秋。老。慣。傷。妃。子。之。懷。洛。浦。神。遊。(寶玉問病詞內有真
 個。是。神。游。洛。浦。三。秋。水。句)乍。轉。佳。人。之。夢。聽。哀。鴻。於。紫。室。(昭君出
 塞)淚。溼。征。衫。坐。斷。雨。於。黃。昏。(憶真妃)情深。舊。院。旁。觀。尙。難。自。遣。當
 場。何。以。為。情。噫。技。至。此。乎。可。以。傳。已。

蔣寄聲先生持贈

影台雲碧紅小花名京北



海說

海鳴

李涵秋的小說
好青年
再版
社會小說

這第一部好青年的小說要算李涵秋先生近數年來的傑作在前登載新聞報時候諸君諒已讀過了本局在賣預約的廣告上又將此書的好處提過元說了一張券紙早購券諸君爭先恐後不到一個月那購者仍是紛至沓來因券已賣完以致供不應求後實抱歉得很本局因急欲滿愛讀好青年諸君之望及不失信用起見加工趕印如期出版再將這部書的內容說與諸君聽聽現在青年男女的道德可算墮落已極了不是倡言平等大同便是高談自由解放究其弊端不至誤入歧途沈淪孽海的地步不止的涵秋先生做這部書本苦心孤詣的徵旨作補偏救弊的文章書中所敘的青年男女為個人力爭人格為家庭革除積習為社會圖謀幸福為國家造道人心可為青年男女當頭的喝棒傲世的警鐘本局刊印的時候又請先生將全書大加修改首尾唧接一氣無懈可擊全書四十餘萬字洋裝六大厚冊外贈錦盒一隻定價大洋二元八角茲已再版出書特價千部每部照碼六折售洋一元六角八分外埠函購加郵費一成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啓

清導丸使舒暢愉快



衛生所最要者

即內外清潔是也欲求內腑清潔使體康壯須當服紅色清導丸使腸胃清淨也蓋是丸功力出自天然專治大便秘結肝火上升膽汁不和疾病頭痛頭暈目眩皮膚疥癬口氣穢濁等症是也江蘇無錫橋鎮成德典內吳崎氏先生來書云鄙人衛生欠講起居失調致患大便秘結肝火上升諸疾悉至漸漸面色枯涸夜睡不甯延醫服藥終不見效幸友人勸服清導丸不期服甫三日即見功效於是續為購服非惟諸疾爽然若失則精神肌肉亦較平昔強壯洵稱唯一良藥紅色清導丸乃是夏令清涼妙品可稱避暑衛生之清涼藥也可免痲疾腹瀉之虞兼滅痔瘡之苦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何君竭力感謝韋廉士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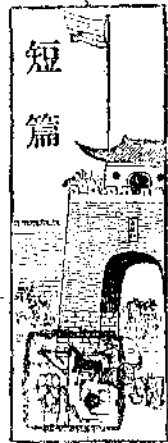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清導丸治愈彼之腰痛及筋痛痛系及腰彼治補紅醫士韋

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中國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衛生小書奉送老幼均可索閱

茲有精美衛生小書專講男女及小兒家庭衛生要道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送可也



福建水口商會董事何君鏡吾因彼之家中曾受韋廉士醫生藥局所出之品二種均見奇效是以欲普告天下之患同病亦可知彼及彼之小兒之得獲全愈也其來函云鄙人投身商界已三十餘載自前年被舉為商會董事後公私事繁操勞過度致患腰痛諸症服藥罔效病勢日增嗣檢閱報章知貴藥房紅色清導丸對於此症極有功效遂購數瓶試服之服後腦病大減腰痛斷絕且今昔體氣儼若兩人矣小兒家華年紀幼穉因蛔蟲為患身體虛弱而自無色飲食懶進形容因之日瘦多方投藥迄未收效甚至百病叢生心醫束手嗣經友人勸服貴藥房嬰孩自己藥片立即購買數瓶服用之後小兒日見活潑再服數瓶不特百病色美而身體由是健壯現年七歲已經入學矣舉家感德無以為報謹將鄙人及小兒最近影片一張奉呈到祈刊入小書以為達人說項何如韋廉士大醫生紅色清導丸向其補血之奇功曾治無數之患血薄氣衰腦筋衰殘少年斷傷胃不消瘋濕骨痛筋系疼痛腎尻酸楚皮膚諸症乾濕癬癩患於婦科各症尤為靈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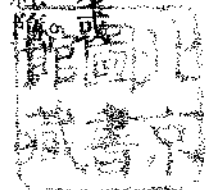
小說
亡國奴的自豪語

(少 芹)

有一天。天氣很炎熱的。那寒暑表升至百度左右。大家好似在洪爐之中。便是坐着不動。仍然汗流如雨。好容易挨到六七句鐘以後。那一輪火也似的紅日。慢慢兒墮入地平綫以下。忽然起了一陣一陣的微風。吹在人身。雖然覺得涼爽些。但是驕陽餘燄。兀自不會散得淨盡。他居然有這種炎威。使那習習涼颼。也含有幾分熱度。侵入人的衣襟裏。並不十分舒服。靠着江邊的馬路上。有好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羣結隊的。在那兒納涼。還有些人跨入四圍有鐵

索圍繞爲界的草地上。或是立着。或是散步。或是席地而坐。幾乎沒一隙兒餘地。這時已經。落的太陽。餘光反射天際。煊染半空。雲影成綉。爛奇彩。倒映江水。作紺赤顏色。宛然一幅絕妙的畫圖。煞是好看。

在這個當兒。有兩個身着華裝的少年人。沿着江邊。並肩行來。走不多遠。便停止脚步。兒瞻望移時。又慢慢踱去。揣度這兩人的意思。大約想覓一塊清淨地方。休憩休憩。吸些新鮮空氣。因見人過多了。有些厭惡。噪聒。所以打算另覓別處。他兩個一壁走。一壁談着。向北行去。約莫走了半里多路。見閒人漸漸少了。遂一同站下。眺望江景。好半會工夫。內中有個人。似乎有些困倦。因對同來的那個少年。說道。湘南兒。我們覓個所在。歇歇脚兒。好不好。那湘南。點點頭。答



道。使。得。使。得。言。訖。卽。向。左。右。望。了。幾。望。警。觀。路。旁。有。塊。草。地。裏。面。並。無。一。人。草。地。中。央。安。放。着。幾。排。天。然。椅。甚。是。清。淨。齊。整。便。對。那。人。說。道。子。彝。我。們。何。不。到。那。兒。坐。地。言。訖。兩。人。便。跨。近。一。尺。來。高。的。鐵。索。兒。緊。幾。步。到。天。然。椅。前。肩。挨。肩。兒。剛。剛。坐。下。卽。聽。馬。路。上。有。吆。喝。聲。音。叫。道。出。去。……出。去。……那。湘。南。子。彝。連。忙。掉。轉。龐。兒。望。時。只。見。一。個。紅。頭。印。捕。手。裏。提。着。一。條。短。棍。兒。虎。也。似。的。大。踏。步。撲。進。直。向。他。兩。人。面。前。來。原。來。湘。南。姓。柳。子。彝。姓。胡。兩。個。均。係。外。省。人。是。學。校。裏。學。生。現。正。放。了。暑。假。在。屋。裏。閒。得。無。聊。所。以。結。伴。同。來。上。海。的。因。爲。初。到。此。地。不。懂。得。甚。麼。他。見。南。邊。草。地。上。既。可。以。任。人。坐。憩。諒。情。這。北。邊。一。塊。廣。場。也。可。隨。意。蹺。入。其。實。南。邊。草。地。是。公。共。地。方。北。邊。廣。場。是。外。國。人。棲。止。之。地。

因。糊。裏。糊。塗。跑。進。以。致。惹。起。巡。捕。干。涉。他。又。如。何。曉。得。呢。

當。下。那。個。印。捕。到。了。湘。南。子。彝。跟。前。舉。起。手。中。短。棍。兒。欲。作。毆。打。之。勢。口。中。操。不。完。全。的。華。語。道。快。……快。走。外。……外。國。人。瞧。見。了。要。……扯。你。你。到。行。裏。去。言。訖。那。棍。兒。便。向。湘。南。背。上。擊。了。一。下。子。接。着。又。是。一。脚。踢。來。湘。南。子。彝。知。道。他。是。不。可。以。理。喻。的。蠢。物。犯。不。着。吃。他。眼。前。虧。苦。早。由。天。然。椅。上。一。躍。跳。在。旁。廂。對。印。捕。冷。笑。道。你。不。容。我。坐。在。這。兒。便。叫。我。走。罷。了。何。必。要。打。人。言。訖。脚。下。緊。了。幾。步。跨。出。了。那。個。鐵。索。界。限。印。捕。兀。自。不。舍。跟。着。他。追。趕。還。要。施。展。野。蠻。手。段。湘。南。忍。不。下。去。便。向。那。印。捕。說。道。你。趕。我。出。來。我。已。經。出。來。了。你。一。定。苦。苦。追。我。又。待。怎。麼。……印。捕。聽。了。望。着。他。惡。很。很。的。

搖頭似乎不懂湘南所說的話。

湘南明白他的意思，又操英語講了一遍。那印捕聽了，反嗔怪湘南的話說得過於強硬，啾啾格磔的講了。湘南一大篇不是說他不懂租界上章程，擅自跑入外國人遊戲的地方，若按照法律，我須將你扯入捕房裏去給你個相當的懲罰。姑念是初到這兒的人，祇請你喫一棍，一腿，還是給你幾分面子的，你快些滾了罷。如果再和我瑣碎嘮叨，那就要給你個下不去了。那印捕只管噲噲說着，陡然觸動湘南無限感覺。暗想：此處本係我國領土，是租給外人的，不是永遠賣給他的。論所處地位，他是客體，我們是主體。既是主體，怎麼今天主人翁誤入他家游憩之地，他家使用的奴隸居然和我用這種兇狠手段，便是這奴隸的主人，也不應這樣惡聲。

相向。何況是他手下驅使的鞭策的萬劫不復的該死奴才呢？但是我這件事原不成甚，他們題然而即小見大，由此類推，大約外人對於我國國際上交涉沒一件事不是如此總而言之。都是國度脆弱原因所致，想到這裏不禁癡呆的望着那印捕一言不發。

印捕瞧湘南這般狀態，只道他自知情屈理虧，深怕身入捕房吃一場官司，越發得志預備索性給點利害與他兩個看好，叫他們曉得我的威嚴，於是氣洶洶的便要扯湘南和子赫這時馬路上行路的人見了，疑猜這兩個不知犯了甚麼法，致受印捕干預，遂圍攔前來，瞧熱鬧這般人，理想都存了個幸災樂禍之心。那裏有同病相憐的觀念，比及到了他們跟前聽時，兩方面全是英語對答，不大明白，究竟為的什

麼一回事。大家又不敢詢問。祇落得邊交在旁。頭接耳的談論。

柳湘南受了印捕言語上。激刺一肚皮。忿氣沒處發洩。又見印捕和自家這樣野蠻。他拚着往捕房裏走。一遭便對印捕罵道。亡國奴。你的祖國被人家滅了。你不想雪此奇辱。大恥。倒也罷了。反輸心服氣的聽憑你的仇人使用。兀自要狐假虎威。欺負人。討仇人的喜歡。你捫心想一想。休說你對不起你那祖國。便是你自己也對不住自己。奴隸胚蠢才。你兀自不曉得你的祖國。雖亡。你那仇人對付你們的手段。仍似一天兇狠似一天。一步酷辣似一步。我只怕你們的結局。總要到絕滅人種地位呢……湘南這一頓惡罵。那個印捕聽入耳朵裏。不但沒有絲毫覺悟。居然反唇相譏。道我的國已亡。誠然不錯。

你的國未亡。我也知道。但就目前而論。我這亡國的人。還能夠管束你這未亡國的人。你這未亡國的人。竟沒權力。奈何我亡國的人。怎麼樣。卽此一端。我比你比較。也足以自豪的了。還有一層。我做外人的奴隸。並不會做你國裏人的奴隸。你休得小覷我。國亡之後。還有做奴隸的資格。你們到那亡國時。便是想做奴隸。我只恐你們這瘦怯怯的身軀。文縷縷的模樣。未必當那外國人的選。我是實授的亡國奴。你們是候補的亡國奴。論階級。你離我却差得遠呢……

那印捕正說得眉飛色舞。馬路上又來了好幾個印捕。和華捕見一大叢子人。集攏在一處。忙跑過來查問。那印捕將上項事體說了一遍。偏生那兩個華捕。捕出人頭地的將湘南子。鬚望了一望。嘴裏說道。他犯了租界上規則。兀自強詞。

辯難甚麼亡國奴不亡國奴老實些帶往行裏去湘南道你我同是中國人爲甚事要幫助外人行虐適才那印捕牽辱我們中國人罵得不留餘地難道你甘心忍受麼那兩個華捕冷笑道他罵的是你不會罵着我干我甚事快走……快走……說着便和那個印捕扯着湘南子彘和鷹抓燕雀一般足不點地的去了。

天憐生曰吾草是篇末竟一副急淚輒涔涔下書中所述非敢代印捕罵人實欲使我國人聞此語有所覺悟耳至華捕助印捕而辱自家人是爲奴隸的奴隸然彼之心理上未嘗不自鳴得意也雖然彼華捕不過懵無知識之輩爲象已者效力可恨尙復可原吾最恨政海諸公往往藉外人勢力欺我同胞是亦萬劫不復之奴隸胚恐又爲印捕華捕所

竊笑也已悲哉

哭蓉兒詩

(君博)

分明一個香孩子鬚鬢元非自己誇却似曹溪解禪意蜉蝣易逝夢無涯
致齊得喪效莊生敢學西河勸喪明第一
先除煩惱事寧馨不道阿蓉名
才解東西南北向便同乳燕失泥巢家人
至竟憐心切焚錠還教買餅糕
十月辛勤鶴出胎孤山處士早心灰衣裳
一尺千行淚愁見空箱阿母開

題眠雲化裝黛玉葬花小影

(趙仲熊)

原。是。紅。樓。劫。後。身。眉。痕。猶。帶。幾。分。顰。花。憐。薄。命。應。相。識。生。本。多。愁。易。肖。真。世。外。仙。姿。空。
裏。色。夢。中。影。事。眼。前。人。更。須。添。個。鸚。兒。伴。誦。到。新。詩。悟。夙。因。

鴉。鋤。肩。荷。步。從。容。幻。出。瀟。湘。體。態。慵。入。夢。未。妨。添。小。劫。化。身。從。此。滯。情。蹤。替。還。淚。債。花。
應。感。占。斷。風。流。土。自。封。若。使。怡。紅。公。子。在。迷。離。乍。訝。再。生。逢。

修。到。前。身。羨。姓。林。大。觀。豔。蹟。許。追。尋。描。摹。絕。世。娉。婷。影。體。貼。傷。春。宛。轉。心。黃。土。埋。香。原。
有。例。紫。鴉。啼。血。又。從。今。人。間。天。上。如。相。遇。爲。問。癡。情。若。個。深。

風。流。端。合。玉。爲。胎。鶻。雁。殷。勤。莫。浪。猜。誰。信。絳。珠。來。濁。世。依。然。紅。淚。滴。蒼。苔。愁。懷。萬。種。同。
悽。惋。春。色。三。分。有。主。裁。願。作。女。兒。君。莫。笑。鍾。情。還。望。落。花。開。

臨別的一夜 (定 夷)

閏五月裏的天氣，炎日，凌空，薰風如炙，北地旱亢，更加熱得利害。幸而一到斜陽西沉，明月東升時候，便覺涼風習習，爽氣沁脾，和白晝比較起來，至少要相差兩三月的溫度。所以中央公園裏面，在晚上，便有許多的人來乘涼。若是月圓時節，清光皎潔之下，雙雙兩兩的男女，輕羅薄縠，徘徊花間，那一種，悠然意遠的神情，直疑瓊樓玉宇的佳景，正不必遠求廣寒深處。單說有一天的晚上，正是月望左右，皓魄澄清，夜色如洗，約莫到亥初時刻，遊人漸漸的散去，獨是水榭外面，沿荷塘的一顆柳樹下，尙坐着一位少年。有時抬頭看月，咨嗟有聲；有時瞧着臂上的時計，喃喃自語，像他那樣神氣彷彿是等候什麼人，果然不上一回遠處，便隱隱約約見一位

女郎，嫋嫋婷婷，向柳樹下走。愈走愈近，越看越清，但見玉骨冰肌，雪衣雲裳，映在月光裏面，恰似一枝初放的蘭花，萎蕤窈窕，極清中露出極豔。一回兒走到柳樹下，少年趕忙站起，走上一步，含笑問道：「醉蘭，你來了嗎？當下女郎便答道：「勞你等候許久，辰光這回已經不早了。今天怪熱鬧的，堂會到此刻，方才散歸，真狠抱歉。少年笑了，一笑，便和醉蘭同時坐下一壁，攜着纖纖玉手，一壁說道：「我知道你是決不失約的，所以拿定主意在這裏等着。怪熱的天氣，到這時候才得休息，你不覺得贏嗎？」醉蘭默然不語，瞧着少年，獨自出神。少年心裏也懷着許多念頭，一霎時間不知從何說起。兩口兒面面相覷，過了好一會兒，少年才開口道：「你明兒決定動身嗎？」醉蘭點了點頭，彷彿像不願說的模樣。少年又

道。這是我極力勸你去的。你要爲着我不到漢口去。我心裏更是難受。說罷。望着醉蘭靜待答復。醉蘭仍是不語。歎了一聲。才答應三個字……

……唉……天吓……少年。很想找幾句話說。安慰他一番。却是搜徧枯腸。也沒有一句說話。只得把門面語敷衍醉蘭。便道去了。還是要回來的。怎麼生起感觸來。你看月白風清如此。良夜我們做了四年的朋友。今天是破題兒。第一遭可以促膝談心。你且把憂鬱的念頭拋開去。我們講別的事情吧。醉蘭點了點頭。答道。我是實在不願意去。第一層像我這樣的人。人家眼光裏總和倡優並看。獨有你是我平生唯一知己。知道我並不同流合污。我爲着感恩知己的一念。現在就不願南去。第二層不過訂上三個月。的合同。並沒什麼大好处。千里迢迢趕去幹麼。

但是他們要挾着我。說這回另組的新班子。我是台柱。我若不去。大家就散了。你又這樣勸我。我便欲留不得。至於單就我的意思說。呢。心雖不願離京。而環境的壓迫。也覺不容我不走。這裏面的苦楚。可不能告訴你了。說罷。便盈盈欲淚。少年悄然答道。單就生計說。呢。我也並不苦勸你走。以我的力量。算來尚可補助。你所以不願留你的緣故。實在因爲我們兩人之間有一種極嚴的界限。你該當早就明白。從前我以爲你在鼓界久享大名。自然免不了沾染時習。我的賞識。你也僅限於色藝兩字。自從這四年以來。問問斷斷。屢次會面。我細察你的一舉一動。總覺得凜然不可冒犯。方才知道芝草無根。體泉無源。並不是欺人之談。醉蘭聽到這裏。便接口道。我真唱得煩膩極了。班子裏的人沒一個

不說我性氣古怪太不入時。你想像我這樣的。人究竟有什麼生趣。我心裏的念頭就是知己。像。你。也。不。能。直。捷。痛。快。的。相。告。此。外。還。有。誰。可。說。得。承。你。青。眼。看。待。這。幾。年。來。沒。有。一。言。糟。蹋。到。我。沒。有。一。事。涉。及。非。分。當。今。之。世。簡。直。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可。是。我。也。不。用。說。別。的。只。恨。我。緣。分。淺。福。命。薄。吧。少。年。聽。着。這。番。說。話。覺。得。句。句。刺。入。肝。腸。心。裏。狠。是。難。受。長。吟。薄。命。憐。鄉。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之。句。醉。蘭。確。沒。有。聽。得。明。白。見。他。咄。咄。書。空。悽。然。相。對。更。覺。自。怨。自。艾。天。上。的。月。亮。兒。照。澈。兩。人。心。頭。跟。着。人。的。意。興。變。化。人。意。既。然。蕭。索。連。月。光。也。覺。黯。淡。了。過。了。一。回。反。是。少。年。拋。開。剛。才。的。話。找。着。別。的。說。話。想。替。醉。蘭。解。悶。說。道。我。前。年。上。有。一。封。信。給。你。說。偷。有。一。天。在。清。風。明。月。之。下。得。和。你。找。個。緣。

蔭。深。處。談。一。回。心。我。的。希。望。便。算。滿。足。這。幾。年。來。夢。想。的。境。界。今。天。居。然。如。我。的。願。望。了。醉。蘭。聽。少。年。提。起。舊。話。也。破。涕。爲。笑。道。你。爲。我。化。費。的。錢。實。在。已。是。不。少。我。却。無。以。相。報。心。裏。未。嘗。不。明。白。對。不。住。人。幸。而。你。是。知。道。我。的。性。情。總。得。求。你。原。諒。我。少。年。笑。道。我。那。裏。有。這。個。意思。呢。偷。存。着。這。個。念。頭。那。一。天。那。一。晚。不。好。到。八。埠。去。問。花。尋。柳。醉。蘭。默。然。一。回。指。着。當。頭。月。亮。兒。道。怪。的。今。夜。月。亮。分。外。團。圓。嫦。娥。姊。姊。還。在。那。裏。笑。我。們。呢。少。年。道。不。用。說。這。般。的。結。合。大。事。就。是。聚。散。小。節。冥。冥。之。中。也。莫。非。有。人。主。宰。說。他。則。甚。醉。蘭。方。欲。答。話。少。年。又。道。肥。美。的。羊。羔。香。入。沁。脾。誰。不。愛。喫。但。已。經。飽。食。的。人。遇。着。就。也。只。能。對。着。看。看。可。不。是。嗎。醉。蘭。點。了。點。頭。道。你。這。比。喻。倒。狠。貼。切。我。記。得。鼓。曲。裏。有。一。落。

花有意流水無情」兩句話。這個究竟如何解釋的。少年笑道。這個意思。你可是誤會了。與其強而行之。何如留些不盡之緣。慢慢的咀嚼呢。醉蘭道。待到秋墳鬼唱宿草離離也。還咀嚼有味嗎。少年突然變色道。怎麼說得到這層呢。如果萬一不幸有這一天。我是預備千金市骨的。說罷緊握着醉蘭的手。好比有無限的感觸。一時說不上來。藉着手手相攜彼此心心相通。這時候園裏的遊人越發少了。兩人未嘗不想與辭。但覺得四年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夜的光景。就是以後再要想求這一天也極渺茫。所以看得比一刻千金的春宵還寶貴。自然非常依戀。這時候少年從月光裏偷瞧醉蘭。見他穿上一件蓮花色的華絲紗衫。下繫一條湖色秋羅裙。子淡掃蛾眉。薄施脂粉。便想道。似此丰神。真堪

入畫。醉蘭偶爾斜睨見少年。只管偷眼看他。不覺嫣然一笑。便有一種脈脈幽情蕩漾出來。自己覺得不好意思。趕忙拿說話來岔開道。我這回到漢口去。心裏還存起一種念頭。你前回不是說關外要請你去嗎。像你這樣才情。本來不是久居人下的。關外的機會果然不錯。應當前去。恐怕等到我從漢口回來。我們未必能春明重逢呢。這也是我不願去的一個原因。少年道。出關不出關。我此時却難斷定。倘然我出關。你越發不能中止。漢行現在你為我而留。將來我却不能為你不走。能對得住人嗎。何況我若要走。你就不往漢口。也是要分別的。總之我兩兒感情雖好。意見却是不同。不過我總未免辜負你的盛意。醉蘭想了一會兒。說道。道高一丈。魔高十丈。情深一層。魔深十層。想穿起來。原算不

得什麼事，但總是想不穿的，不好。少年道：我們的遇合本來，很是奇怪。此中自有天意。我是合也付諸天離，也付諸天罷了。醉蘭又道：你還記得醉紅阿姊嗎？他已經嫁人了。男的是某銀行的行員，雖然抱衾與裯，但是男兒三妻四妾，不足爲奇。我們不抱衾裯，也高攀不上。少年知道這番說話，含着取瑟而歌之意，又點化他道：有錢有勢的人，衣錦披繡，窮人往往衣不蔽體，這是什麼緣故呢？無非是因地位階級的不同，享用便有分別。窮人倘要衣錦披繡，本來沒有人禁止他，可是他自己沒有這樣力量。如果他有一天，也能和有錢有勢的人一般樣，自然也可衣錦披繡了。醉蘭得這話，仔細打量，默無一言。只因少年的話，體會過切，觸動心緒，便吊下淚來，簌簌索索，恰巧滴在少年手上。少年這一

會的悽惶也，覺不知從何說起，只向着醉蘭，吟紅梨記上成語道：只愁緣分淺，到底成空。以下便喉音梗塞，不能續了。醉蘭也噙着淚，唱道：歎生前冤和孽，纔提起聲先咽。單則爲一點情根，種出那歡首愛葉，他憐慕兩下無分別……唱到別字，少年趕忙打諢道：這是長生殿補恨一齣，你也唱熟的嗎？醉蘭道：拳不離手，曲不離口。我們既然靠此混飯，曲子常在口頭，自然是很熟的。少年取着羅巾一壁，替醉蘭擦淚。一壁又說道：我們就此散罷。心裏沒有說出的話，彼此早已心照。再坐一會，也不過淚眼相對。又何苦大家做淚人兒呢？醉蘭道：明天我們還能再見一面嗎？少年道：見着面，更是難受。就此算了。吧。醉蘭道：你既然是如此說，當初又因何勸我走呢？少年聽說長歎一聲，默然不語。醉蘭又道：

有什麼話又不好出口呢？少年道：「說他做什麼？」「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我早就和你說過，我們的結合是非常奇異自然的。愛情是一天一天的暗滋漸長，人爲的功夫却還極力遏止，惟恐熱度增高，「不能結果，何必種因？」我是常有這種懺悔念頭，所以我們做了四年朋友，我不敢有一句侵犯你身體的說話，並且從來沒有這個念頭，如此說來，難道我是坐懷不亂的魯男子嗎？不然，難道又是蠢然一物的傻子嗎？這個不但我自己不能承認，連你也以爲我不是這樣的人。老實說，我偷和你發生特別關係，在情理上爲應有的事，在道德上也沒甚問題，然而我竟不作此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唉！你要知道，我們終免不了分道揚鑣的一天，多此一舉，更增懊惱，我雖不

是大智大慧，這種地方也還想得透澈，這回勸你到漢口去，正是如此用意。至於你剛才說以後見不見的話呢？不見本是遲早不免的事，就是以後見着也沒甚意思，譬如你將來嫁人之後，我還能和你做朋友嗎？這種是完全以性克情的苦肉計，但是現在到臨別時候，彼此又覺黯然魂銷，這種又是愛情的表現，並不知素來的主張衝突。這番說話，我一向想告訴你，總沒有說的機會。今天居然嘮嘮叨叨傾筐倒篋，而出你可聽明白嗎？醉蘭垂頭不語，遲疑了半晌，少年見他雙背聳動，隱約有啜泣聲息，知道他心裏狠是難受，但也無言可以慰勸。好一回兒，只見醉蘭一壁擦淚，一壁立起身來，哽咽說道：「如此說來，你真是鐵石心腸了。我們走吧。」少年聽說走的一字，趕忙把手錶一瞧，已經將近一

點鐘園裏的遊客早經散歸，除却他們兩人外，恐怕再找不出第三個來。少年說了兩句什麼話，「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的話。兩人便沿着一帶綠蔭，冉冉的向外走了……看官們吓，再會了。你道少年是誰？沒姓沒名，大家去猜吧。

彩票瑣聞

(鄭逸梅)

掃街夫某有彩票癖，一日購慈善券一時適盛暑，裸裎無可置處，乃納之帚柄中，越日開獎，號數標出某之券恰為頭彩，某喜極狂躍，將帚一擲於河，曰從此不作掃街生活矣。既而憶券留於帚柄，亟撈之，已漂沒不見。某遂懊喪而成神經病，云友人尤祝君言。

古 人 奇 號 說

(梅 逸)

太半公

唐李德裕稱牛僧孺曰：太半公，半牛也。

三語掾

晉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阮瞻曰：將毋同戎咨嗟良久，即日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鏟平王

明仙人鄧茂七，稱鏟平王。

雙雁太守

行漢虞國遷日南太守，每縣有雁飛翔隨其車，歸則止於廳事庭中。時人嘉之，號雙雁太守。

孝童

唐段秀實六歲，母病，勺飲不入口，至病間乃食。時號孝童。

長頭叟

賈逵號賈長頭，司馬光自少稱迂叟。

贈歌郎綠牡丹

集定尺句

(君博)

歌鐘詞賦兩漂零。座客蒼涼酒半醒。一騎傳牋朱邸晚。自障紈扇過旗亭。
卯角春明入塾年。道場醜鵠雨花天。我從宅壁低徊聽。小語精微瀝耳圓。
玉樹堅勞不病身。難憑肉眼測天人。高樓特啓櫻桃宴。歌泣無端字字真。
數罷鸞期又鳳期。凌晨端坐一凝思。江湖聽雨歸來客。怕聽花間惜別詞。
天花拂袂著難消。聲滿東南幾處簫。從此清歌行路易。萬千哀樂及今朝。
梨園纓本募誰修。團扇才人踞上游。世事滄桑心事定。東南一部小陽秋。
閱歷天花悟後身。恥爲嬌喘與輕顰。蘭因絮果從頭問。不是雲屏夢裏人。
燕蘭識字尙總明。極動當筵炳燭情。撐住東南金粉氣。非將此骨媚公卿。
耳根何福受清圓。亦是今生後起緣。一種春聲忘不得。況聆珠玉瀉如泉。
紅豆年年擲逝波。江湖俠骨恐無多。栽花鄭重看花約。其奈尊前百感何。

喜情
短篇
賣花女郎之佳話

(雙 熱)

姑蘇城外有一佳境曰山塘。顧湄虎邱志所謂白公堤者是。塘之長可七里。塘腰有橋曰丰塘。自是迤邐以達虎邱山門。塵囂漸遠。清氣豁然。中間復有石梁二。曰青山。曰綠水。人家臨水。居多。樹藝以爲業。水陸草木之花。善以手術栽培之。類多盆栽者。此等人家。舍後拓地爲花園。門前列肆爲花市。陳列紅紫於以炫人。而待賈。此其操業殊不俗。而以明秀之山塘得此羣芳香色。四時點綴。映帶生姿。遂覺山塘一衣帶水。彌增明媚也。

山塘種花者家。其人享清福。正復不淺。直觀界感受山之明水之秀花之色香。不啻朝夕寢饋於美術世界。從而印入人之腦海中。靡不繡染。

賣花女郎之佳遇

一幅美術畫。生兒勿論。男女要多秀麗可喜者。吾書所謂賣花女郎者。其尤也。

凡山塘種花者家。其妻孥所習爲者。要不外乎花事。一花一草。其培植若灌溉。了男司之。若乃採擷而盛之筐。編製而成美人頭上之飾物。則女子司之。味爽。母女姊妹。婦姑妯娌。忙甚。薄暮亦如之。取將當行出色之花。有連枝帶葉者。有加以手術而矯揉造作球狀蝶狀帶狀者。燦然盈筐入市行售。其人雖頰白。嫗而聲聲喚賣。亦復嬌滑如春鶯。妙齡女郎固無論矣。賣花者靡論爲媼。爲中年婦。爲嬌小女郎。厥足皆天。厥舌皆伶俐。惟其天故。奔波街頭。無倦容。惟其伶俐。故花易脫售。而傾其筐。而妙齡女郎所賣花。索值昂而脫售尤易。此無他。買其花者。非真愛其花。大抵愛其人耳。

賣花者等諸魚婆蛋婦。上而朱門。下逮蓬戶。咸得出入無拘。而賣花者之足跡。要以金閨門外。十里洋場間之一。一女闈爲集中之點。良以娘兒愛俏。尤必借花以助妝飾。雖昂亦弗吝也。苟賣花者之人面娟娟。則章臺狎客。方將假借。因緣從而狎之。杏幸梅媒。得少佳趣。尋常賣花女郎。往往樂與周旋。恬不爲怪。甚言之。賣花而兼賣笑矣。而吾書所舉之賣花女郎。獨不然。女郎李姓。不著芳名。或叩之。第言於姊妹行中。爲第三人。家人習呼三丫頭云云。三丫頭殊娟秀。出必攜花。行香氣。恆吞吐衣袂。間步亦婀娜有致。緣其圓膚六寸。稍稍行纏。厥趾斂亦殊步。步嬌也。吳中輕薄兒。咸嘖嘖以爲美。私上三丫頭。尊號曰珊珊。而又以其葳蕤自守。冰玉無玷也。則更以三字。素心蘭爲三丫頭字。見輒呼之三丫。

頭。慚識其處。明日避道。弗復過矣。然而素心蘭三字。頭銜業爲好事者游揚傳播。三丫頭芳躅所之。靡有不熟視而嘖嘖稱道者。三丫頭益慚。三丫頭有父有母有姊有弟。父嗜飲。灌園之暇。輒向酒家眠。所飲者汾酒。望之有特徵。厥鼻赤兩頰亦粒粒綻。小紅豆。小有姿色。厥舌慧。調笑無雙。姊伯若仲。早夭。弱弟貌亦白皙。試從乃父學圃。諳練乃如夙習者。凡所手植。雖脫根垂萎。爲父所廢棄者。靡不活。三丫頭蓋真好女子也。孝於親。悌於弟。睦於鄰。貞潔於躬。鄰家賣花女郎亦夥矣。類似天仙化人所至。儘人調戲。三丫頭居雖近。墨而耳。不爲所濡。目不爲所染。三丫頭行於途。亦旣疾。夫人之屬而目之曰素心蘭。素心蘭云云。泊後每出。弗復踽踽行。輒致束鄰老孀婦曰。老鴉者。偕老鴉貌。黑醜。性嚴正。而

口。潑。辣。遇。輕。薄。兒。向。三。了。頭。作。邪。視。者。老。鴉。則。瞪。目。而。怒。之。脫。更。進。以。游。辭。鴉。叱。咤。隨。之。矣。職。是。之。故。三。了。頭。未。嘗。爲。輕。薄。少。年。窘。輕。薄。少。年。卽。欲。色。餐。秀。菊。渴。望。酸。梅。抑。亦。弗。能。稱。意。則。素。心。蘭。之。矜。貴。亦。足。稱。矣。

三。了。頭。家。舍。日。用。家。具。外。無。長。物。其。所。視。爲。長。物。者。厥。惟。水。陸。草。木。之。花。舍。後。拓。地。三。弓。栽。花。盈。圃。三。了。頭。父。之。視。其。圃。不。啻。農。夫。之。視。田。培。之。殖。之。經。之。營。之。布。種。譬。諸。布。金。種。花。譬。諸。種。玉。然。此。不。僅。三。了。頭。父。之。視。其。圃。也。然。諸。凡。種。花。於。圃。者。何。莫。不。然。吾。人。以。爲。三。了。頭。家。所。可。惟。我。獨。尊。者。非。花。亦。非。圃。凡。種。花。者。皆。有。圃。凡。有。圃。者。皆。種。花。我。有。之。人。亦。有。之。是。奚。貴。者。可。貴。者。正。惟。三。了。頭。耳。貴。乎。三。了。頭。之。冰。清。玉。潔。爲。不。可。多。得。之。女。貞。花。耳。三。了。頭。家。之。後。圃。三。

面。環。短。籬。以。爲。垣。籬。以。外。東。西。皆。鄰。圃。也。其。北。則。與。鄰。翁。曰。秦。先。生。者。之。蘭。畦。相。望。焉。凡。諸。種。花。者。不。知。秦。先。生。畢。竟。何。許。人。第。知。其。爲。秦。姓。時。有。誦。聲。琅。琅。傲。比。鄰。則。是。讀。書。而。吃。墨。水。者。也。相。率。尊。且。禮。之。呼。曰。秦。先。生。秦。先。生。云。秦。先。生。殊。和。易。可。親。其。髮。皤。矣。而。談。笑。殊。健。旺。時。負。手。籬。外。與。三。了。頭。之。父。評。隲。羣。芳。語。至。津。津。有味。自。言。諳。於。蘭。譜。好。與。蘭。交。且。謂。花。之。可。愛。者。莫。如。蘭。若。試。視。吾。畦。種。種。林。林。莫。非。香。草。足。徵。吾。之。情。有。獨。鍾。矣。秦。先。先。語。時。口。操。越。音。未。嘗。與。人。一。述。家。世。着。者。以。意。度。之。其。人。殆。古。之。所。謂。隱。君。子。歟。

秦。先。生。之。卜。居。於。山。塘。也。一。身。以。外。無。長。物。一。日。三。餐。餐。諸。市。視。所。居。直。類。傳。舍。不。置。備。亦。不。設。炊。具。朝。暮。挈。一。銅。壺。入。市。有。時。貯。茗。有。時。盛。

酒以故鄰人或飲秦先生之酒者酒乃醞醞有
茶味反是而飲茶則又醇醞有酒味鄰人或叩
秦先生曰先生家何在先生之眷屬又何在秦
先生笑上其手而指賃廡曰家在是下其手而
指一畦香草曰眷屬在是時則蘭方著花先生
邀其鄰陟畦一瀏覽先生東西指點狀忙甚某
花白似老人眉而瓣之爲狀亦酷肖是曰壽眉
是蘭也閱歲浮於予我長上也某花作凝脂白
酷類美人玉顏是曰笑靨我狎視之以爲山妻
云此外一蘭淡欲無言慧能解語我得而類
別之以爲寵姬以爲良友以爲承歡膝下之孫
曾兒女吾於不近人情處用吾情殊覺別饒風
趣也秦先生又嘗喟然而歎語三了頭之父曰
晚近衆生都好相識於千百人中求一二素
心人亦且不可得吾毋甯親蘭友蘭眷蘭何以

見其可親可友可眷爲其心之素耳時則三了
頭從父立聞秦先生言覺其玄妙可味三了頭
之父忽綻其紅頰作淺笑目視三了頭而語秦
先生可笑個妮子聞人呼以素心蘭而慍三了
頭汝不聞秦先生言乎蘭有素心蘭人無素心
蘭汝固非蘭汝心奚素秦先生於千百人中弗
覩一二素心人何物妮子被人呼作素心蘭汝
當喜耳而慍秦先生曰然素心云者本乎素而
全其天實卽不動心之謂也吾聞人言三了頭
聞人呼以素心蘭輒慍人有眈眈以視者則大
慍卽此便非素心可慍不慍可喜不喜漠然淡
然吾行吾素無所動於中者斯真素心人矣三
了頭曰必若是儂將愈慍果如秦先生言可慍
者不必慍可喜者不必喜然則可羞者亦將不
必羞耶秦先生撫掌笑曰好好三了頭雖不得

謂爲素心人要亦可謂素心蘭矣蘭心之所謂素與人心之所謂素者異紅色之華者也白色之素者也素心蘭者其心不著一點紅者也三了頭之一顆心白亦無玷淨亦無塵而貌之娟秀亦稱是三了頭休慍汝真素心蘭耳於是三了頭之父笑笑先生笑三了頭亦笑秦先生因熟視三了頭者移時鄭重語三了頭父曰識之勿忘吾言三了頭他日不落窠必爲士人妻享三十年伉儷福若爲三了頭相攸毋草草三了頭父漫應之殊弗敢信念三了頭是個種花人家女兒安得爲士人妻秦先生乃云然甯不奇絕彼豈習相人術歟從來術士之相人或驗或不驗然則秦先生之言詎足信哉

當暑秦先生浴於溪科頭赤足入哇納晚涼哇有綠槐一樹高大能蔽日光况復夕陽墜矣清

風徐來秦先生手一卷書坐矮竹椅爲狀至閒適而三了頭母女姊弟亦雜坐花間閒閒揮扇如蛺蝶舞與籬外秦先生各適其適各望望然相忘於無形時則槐上有蟬三兩競鼓無弦之琴其聲清而永三了頭之母聆此清籟遂振歌喉而歌十二花詞蓋俚唱也凡賣花者取其不離乎本地風光恆歌之久而傳誦及於童稚三了頭母一振喉三了頭及其弟皆應聲應節以和秦先生亦復把卷吟哦其聲弘壯於是三了頭等之歌聲遏矣遂中輟相與傾耳而聽秦先生誦三了頭私語曰秦先生之歌乃好聽煞人惜其聲口野儂弗能辨著者曰想秦先生所誦者當是古詩歌無怪三了頭等娛於耳而不能會於心耳已而秦先生之誦聲變矣三了頭等聞之莫得而名焉久之天色垂暝秦先生乃輟

誦三丫頭從隔籬嬌喚秦先生先生讀書樂乎
 秦先生曰然讀書之樂其樂陶陶三丫頭吾與
 汝言書就若所目擊者必曰百物雜陳無奇不
 有莫玄妙觀若其實非也玄妙觀之形形色色
 何足稱大觀大觀當於書中求之書中乃真百
 物雜陳無奇不有乃真無上玄妙不可名狀三
 丫頭之母曰哦怪底人有恆言曰秀才不出門
 能知天下事天下一切事書中殆無不有也秦
 先生曰然天下應有之事書中無不有之甚至
 天下不有之事書中亦無不有之惟其然故讀
 書樂也三丫頭欣然曰可惜儂乃不能讀書秦
 先生曰是胡不能欲讀便讀耳而三丫頭之弟
 則疾首蹙頰而吁曰阿姊休聽信秦先生秦先
 生謂讀書樂者謊耳予也曾讀得一疊書來弟
 覺書中空空蕩蕩無所有人乃昏昏沉沉渴欲

睡他且勿論便是先生一條無情棒動輒沒頭
 沒臉敲撲人予乃苦極而何樂之有哉秦先生
 笑曰唯否讀書之樂安足語於不求甚解之蒙
 師蒙師讀得些兒死書亦自昏昏沉沉渴欲睡
 無聊之極乃以死書授其徒夫凡讀死書者流
 安得知有天下事者又安得不苦者若曹亦嘗
 一聆柳敬亭者流之評話乎亦嘗一聆評話者
 之演譯三國志乎三國志亦一書也書之含有
 樂趣者也若曹識之含有樂趣之書不知凡幾
 三國志直不足道耳長日無事吾願為若曹解
 釋三國志俾若曹恍然於讀書之果可樂也何
 如則姊弟皆大悅三丫頭朝暮賣花歸輒向隔
 籬嬌喚秦先生說三國志久之三丫頭姊弟皆
 奮然曰讀書洵可樂也願秦先生教吾曹讀秦
 先生曰善若曹不必讀他書便讀三國志可矣

讀饒有興趣容易了解之。三國志勝讀圖吞棗徒爲蒙師衣鉢之五經四子多矣。自是而三丫頭子弟恆以餘力從秦先生讀。秦先生殊循循善誘，句必傳其神，字必析其義。於是而三丫頭及其弟皆樂甚。時則三丫頭十五歲，三丫頭之弟則十一歲，讀二年，三丫頭畢三國志。秦先生笑曰：讀書樂乎？三丫頭曰：果然讀書之樂，其樂陶陶。秦先生乃撮唐人詩之抒情寫景饒有佳趣者，授三丫頭誦。三丫頭時於花間吟哦之，吟聲嬌以柔，雖鳴春之乳鶯弗若焉。三丫頭則益驕貴如天人，謂姑蘇市上儂薄兒糞土耳。自頂至踵，直無一雅骨。以語秦先生，秦先生笑曰：然若固當爲士人妻耳。然士人亦有無行者，士人亦有自頂至踵無一雅骨者。若其善擇所天哉，若識之得郎如意，女子之福命也。若果欲善

擇所天乎？與其得一富於才者，曷若得一癡於情者？好自爲之。他日青衫紅袖，雙坐書城，其樂正無窮也。三丫頭聞秦先生言，瞥然遁去。然殊心儀秦先生，言以爲金科玉律，不啻焉職是之故。三丫頭之賣花，彌復矜其色，身不苟言笑，以爲他日之儂將爲士人妻，則儂當具大家風範。正未可與尋常賣花女子一般，落拓風塵也。山塘一帶人家，男女老幼，無有不嘖嘖贊美三丫頭者。凡爲三丫頭之親戚朋友，亦無有不嘖嘖贊美三丫頭者。子弟皆欲得之，以爲妻。長老皆欲得之，以爲婦。於是執褰修者，乃絡繹於三丫頭之門。秦先生知其事，則復諄諄爲三丫頭之父母告曰：若曹爲三丫頭相，攸千萬勿草草脫其來，問名者非讀書人，勿許也。讀書人亦有賢不肖，吾能辨之。若曹識之，脫有求風者，而爲

讀書人則試詳詢其里居姓字其人可壻不可壻吾目未盲當爲若曹借籌代謀良以三丫頭乃福命女子彩鳳不當隨鴉三丫頭又爲老夫女弟子以故彼之婚事老夫請得而與聞之若曹識之脫老夫言而不驗脫三丫頭曾不得壻一吉士者老夫之眸子可攬也於是三丫頭之父母姑妄聽之良以三丫頭尙年稚婚事猶可緩乃以婉辭拒一一求婚者

已而秦先生病呻吟殊苦秦先生之鄰咸往存問而三丫頭及其弟以秦先生爲其師也則更迭侍秦先生疾秦先生殊多能疾不外索醫自診而自藥之疾不減亦不增如是者累日秦先生作苦笑曰昔也自藥輒愈今則否疾殆不可爲矣然予早知疾之不可爲矣方當未病之先業馳書召予孫予孫日暮且至日暮不至者不

及送我死矣三丫頭曰初不聞先生有孫先生有孫胡不留膝下俾承歡今先生病矣舉目無親其何以堪先生曰否親者未必皆可親而非親者未嘗不可親吾眷屬亦多矣可親者獨予孫耳若曹非吾眷屬而吾則以爲一一可親不必若曹凡與吾鄰者吾以爲靡不可親噫可親之若曹乎老夫行將與若曹別於是三丫頭泣三丫頭以告父母其父母亦變色而吁趨秦先生牀下淒然以視強慰藉之秦先生笑曰老夫未必便死曰疾不可爲者聊以試三丫頭之心耳然而三丫頭殊愛我彼愛我故惜我之死彼惜我之死故泣此真淚也從來女子之淚多詐而三丫頭之淚則不詐此便是三丫頭之素心也卽此幾點素心淚亦足以藥我疾矣三丫頭父母聞秦先生言竊竊以爲奇默察秦先生狀

則瘦若黃花矣。秦先生春秋高而病不食數日矣。正恐秦之不可爲耳。然則秦先生之言殆嚙語耳。嚙語病人往往有之。體熱甚而神昏溫也。然試摩撫秦先生而額而掌而胸。殊不然。方徘徊間而秦先生之孫匆匆來其人年事可十七八。溫文美秀書生也。秦先生呼之曰馨。覓得蘭蠶也。未予渴想。斂矣。故病馨曰。然得十頭因趨牀視老人疾。三丫頭見所謂馨也者。至以彼之色相矜持。勢當引避矣。而弗然。日所視視馨耳。所傾聽傾聽馨。異哉。三丫頭遇馨而竟忘形矣。情動矣。秦先生因指三丫頭曰。馨此我女弟子也。年長於若。若可姊之。又指三丫頭之父母曰。此其雙慈也。汝當禮之。馨則唯唯肅然。姊呼三丫頭而禮。三丫頭之父母（句）笑（句）便向三丫頭索沸泉。三丫頭亦唯唯烹而授之。馨馨出。

一盒於懷。啓而視呼大父曰。阿翁。蘭蠶猶蠕蠕動。無一儂者。阿翁之疾當無慮。三丫頭及其父母初不識蘭蠶。何若相將集視。馨所持盒則盒所貯者蜜也。有蟲略似初眠之蠶。露首蠕蠕而動。馨四顧。輒拔三丫頭髻上翡翠簪。入蜜中。撥所謂蘭蠶者。出厥色綠。有若柳汁。取二蠶置磁盎中。淪以沸泉。而覆以蓋。須叟啓其覆。則白水綠似嫩茶。而蠶渺不可覩。第聞蘭花香。蠶何在。蓋入水而化矣。馨以之飲。病人飲盡。曰。佳哉。吾思蘭蠶耳。何病之有三丫頭等咸嘖嘖稱奇。秦先生推枕半身坐起。復呼曰。馨可分杯羹與彼。一行人俾各一嘗試之。馨曰。諾。復淪二蠶先飲。三丫頭三丫頭受而先飲。其父母而已飲。其餘馨就坐於老人之牀。爲老人按摩。而目則弗屬。何屬屬三丫頭耳。三丫頭亦復屬而目之。

馨突語老人曰阿翁兒殊愛然這個姊姊秦先生笑曰若愛之乎良不謬吾許汝愛之也秦先生更吃吃笑顧三丫頭之父母曰馨兒來吾言將驗矣

明日之晨三丫頭方摘花於圃馨郎隔籬窺見之呼曰姊可許分我一枝否三丫頭微笑果贈之花馨則欣欣然佩之衿而一日而二日而三四五日花萎矣而仍佩之衿三丫頭笑曰色香凋謝盡棄之儂更贈汝以鮮者馨曰否此花姊所贈也予將佩之終身何可棄棄其舊而更求其新吾不為也三丫頭忖曰個書生乃真癡於情者矣未幾而三丫頭之父母又欲為三丫頭議婚三丫頭殊不作尋常女子羞澀態則竟直陳於父曰父乎母乎抑何夢夢秦先生不嘗曰馨兒來吾言將驗乎其父母皆笑曰癡丫頭

果欲為士人妻耶三丫頭愁笑曰非我求士人士人求我馨郎渠渠常於儂前暴其愛之忱矣父乃笑而頷之曰汝既昵呼馨哥兒曰渠則吾何樂而不昵呼馨哥兒曰壻於是而好事遂諧



浣溪紗

消寒社作示逸梅

(吳絳珠女史)

結社消寒不出門一觴一詠遣朝昏對
花苦憶種梅人鵝嘴會鋤三徑月魚
鱗父隔一江雲文通別賦最銷魂

此詞為吳絳珠女史所作，描寫消寒社之雅興。詞中「結社消寒不出門」句，與前文「三丫頭」之「不作尋常女子羞澀態」相映成趣，展現了文人雅士在寒冬中尋求精神慰藉的場景。

精說 醫兒悔罪記

(何海鳴)

近幾年來國內的生活問題簡直壓迫得人民喘不過氣來。謝幼存照樣受了這壓迫，祇逼得帶着妻子王玉珍往南洋羣島謀生活去。

爲什麼謀生活出遠門，還帶着家眷哩？一來是少年夫妻感情甚好，誰也離不開誰，而且把妻子一人丟在家裏，沒有六親照應，也有些不放心。二來有門熟親戚在南洋現經營着商業，聽說甚是得利，投奔了他去也還不算冒昧。於是夫妻二人收拾些細軟，從香港搭乘海船直往南洋而去。他們夫妻買兩張普通船票，隨帶一個剛滿周歲的孩子，却無須另出船價。這一次的海洋旅行算起來，還是三個人船行了二十幾天，到了目的地，細一打聽，他那親戚做了一筆投機買賣，一個不提防，大大失敗下來，破了

產，關閉了鋪子，不算還逃，避得無蹤，無影，顯見得他夫妻撲個空，要流落在南洋了。

一時無奈，姑且寄住在一家中國旅館裏。夫妻兩個人都憂愁得很，謝幼存沉吟道：「前一個月還接到那親戚的信，想不到人事變遷得很快。在我們海洋旅行的期中，他就輕輕被一件投機買賣破了產。如今是人地生疏，教我們夫妻去依傍誰？兼之回國的盤川都還帶得不够。這一來，真有些進退兩難。」夫人在一旁幫着嘆氣，算是伊對於丈夫的困難發生了一種憂慮的同情。然而這種嬌聲嘆氣的功效，只能助長丈夫的煩悶，不能代他分解半點愁懷。謝幼存百無聊賴，別要說聽見夫人嘆氣，覺得難受，就是看見夫人好好地坐在那裏，也非常觸目驚心。暗暗太息道：「這種的困境，一個人還好辦。」

如今拖累了妻也在這裏真教人好難兼顧。但是甯可逼壞了我不可急傷了伊做丈夫的。不能爭榮向上教妻子享受家庭幸福已經自愧得很。如今帶累了伊飄零異國跟着自己受困憂傷成那個憔悴樣兒這還不應該好好的安慰伊嗎？於是柔聲下氣的跑到夫人面前。安說道：天無絕人之路。每一個人都有他應該得着的機會。只要把機會抓着再努些力。沒有不能解除暫時困難的眼前。我們雖然好像是窮路絕。但是待我慢慢去想法子。或者上天可憐。終可以熬出些幸運來。你千萬保重些。不要爲這些事憂傷他夫人聽了點頭不語。似乎還是憂傷着。幼存急了跑到那一邊把那幾句安慰話又複述了一遍。夫人煩了。啐了他一口。說不要麻煩了。提防嚇了這小孩子。

那一歲大的小孩子。躲在娘懷裏吃乳。他却不知天好高地好厚。中國多大。南洋多遠。更不會領會他父母眼前有什麼困難。他自身將來有什麼危險。此時吃乳吃得痛快。吃飽了。後還得對着人嘻嘻的笑。幾下呀呀的叫。兩聲咧。幼存看看這孩子。也絞着心肝暗暗想道：這孩子有什麼罪。爲何也要跟着我受窮受難。天吓……我這一家大小三口將來作何了局呢……他正焦煩着那孩子小眼睛瞧見他了。蘋果般的龐兒充滿了喜樂。他被這小孩子喜樂之光籠罩着。幾乎把眼前的憂愁忘却。有這可喜愛的孩子。他們的前途。他們的未來。決不是沒希望的。

沉寂的光陰。黑暗的景象。一天一天。捱將過去。不覺得已是半個多月了。小孩子無意識的喜

樂終究挽救不了他父親有芒刺的憂傷有時細聽着妻子一絲兩絲的怨語再看妻子森陰沉下的愁容甚至於發見伊枕畔的啼痕本來自己這時還希望得人安慰那裏再有閒心情去安慰伊……可憐……他夫妻愛情上被一個窮神從中作祟好像已發生出一種嚴密的障壁了。

賬房先生道謝先生……你已經有一個多禮拜沒付房飯錢了。這樣下去終究不是事。我看你趁早打定主意脫了你那件長衫兒去做礦山中的華工罷。幼存想道慚愧……我還是個師範畢業生咧。不想如今流落南洋要做起苦力來。若是不幹這個住在這裏決等不出旁的機會來。欠房飯錢的成績還得一天一天往上加。這旅店主人勸告不行大概就得下驅逐令。

了。要是回去罷。又沒得盤川而且回家去也是尋不着職業不如就此躲在這裏賣肉體的勞動好在沒有熟人看見也辱沒不了什麼。於是很恭敬的納了旅店主人的勸告請他介紹去做華工。

但是他第一個熟人妻子王玉珍却知道他丈夫要做華工了暗暗歎氣道據他說到南洋來投透親戚改行經商二三年後怕不發大財。那知如今竟怎樣的不爭氣要去做工常聽見說南洋的華工人人都叫做豬仔他真要墮入畜生道去了。他做豬仔和我孩子算是什麼這真是一件極羞恥的事越想越煩躲在一旁哭將起來。

有家室的工人比旁的工人實多一層桎梏豬仔帶家眷更是亘古沒有的事這落難的謝

幼存想什麼良法去安頓他妻子呢沒奈何。覷覷着道吾愛……我實是愧對你拖累你到這地步如今沒甚說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請你將就些你也去做一項女工罷……吾愛……請你答復我。

忍無可忍他夫人怒了紅着臉叱道做雞狗都行祇是做不來豬……可憐……他又哭了幼存起初還下氣去勸勸來勸去越發哭得厲害幼存也惱了說依你之見你該怎樣呢王玉珍道你知道我嫁錯了人如今奈何你不得但是我不能夠去死嗎……說着捶胸哭喊把孩子嚇醒了哇的一聲也哭將出來。

夫妻們拌嘴不是很奇怪的事隔壁鄰近一羣旅客却跑來看熱鬧一打聽謝幼存是候補豬仔便引起鄙薄的批評說這窮小子發什麼窮

氣又道那一位娘子綺年玉貌跟着這窮酸受苦這真是鮮花插在牛矢上又不覺慷慨激昂怨天恨地說這是宇宙間很不平的事

難得隣人如此熱心替別人家妻子抱不平內中有一個熱心最甚的少年醫士穿着一身漂亮西服似乎抱着一腔熱忱就跑來安慰謝家夫婦尤其特別加上的安慰那美人兒王玉珍醫士自通姓名道我姓陳名小春學的是西醫對於小兒科最為擊手大有起死回春之概所以就名叫小春此外更能醫治女子的心臟病生性又好扶困濟危你們夫妻既然陷在這個困境我很願意同你們做朋友也教我來替你們盡些力我想謝先生你是個堂堂男子是應該求自立的你夫人若沒人照料不如搬到我那醫寓裏去慢慢學些看護之事我總決不難

爲他由伊每天隨意學學就是好在看護這們學問也輕鬆得很你謝先生放心去做工沒事時走到我這裏來看看你的妻子我也十分歡迎你就是你那孩子我也能拏出我的本事替他講求衛生包你調養得又肥又胖一生沒有病痛你看好不好哩

幼存碰見了這種好人暗想託妻寄子的事怎麼好意思施之於萍水初交但是萍水中遇見這種好人又是很難得的事要待不依又恐怕辜負了人家一番盛意繼又想了想這事是他妻子的本身安置問題還是請他自決罷便對玉珍使了一個眼色玉珍看了看自己那不成氣的丈夫又看了看那衣服鮮明有情有義的少年醫士心中不禁發生了一種什麼好感想臉上泛出紅色來便對丈夫道難得陳先生如

此關顧我們恭敬不如從命罷祇是到他們府上去打擾實是過意不去……醫士搶着說道不打緊……不打緊祇要謝夫人不嫌棄肯搬到我那裏去已是萬幸得很爲何又客氣起來不過有一椿……說着重重釘了玉珍一眼又續說道我是沒妻子的人又尋不着女伴來招待夫人還得請謝夫人包荒些……玉珍聽了忽又默默無語起來

交涉得很順利謝家夫妻和那小孩子就一同搬到陳醫士醫寓去所有欠的店賬也是醫士担認下來進門一看這醫寓也簡陋得很分一間屋子住下幼存自去作工玉珍也不與他說什麼神氣冷淡得很幼存以爲妻子心中難受也不忍去追問祇是幼存一不在家那醫士便跑來與玉珍嘘寒問暖說地談天彼此都非常

傾慕玉珍是一個尋常的婦人，禁不住陳醫士那樣的誘惑，便漸漸如魚兒貪餌一般，闖進陳醫士懷裏，將貞操交給他。陳醫士有所圖而來，時時在玉珍面前獻媚，直喜得玉珍心花怒放，嘗着平生未曾夢見過的自由戀愛的情趣。把陳醫士當作天地間唯一的至情種子，恨不得將愛情性命貞操靈魂一古腦兒全給了他。同時那勞動者的故夫謝幼存，每天工作完畢回到家來，已疲倦的了不得，看看小孩子與夫人，再說兩句不要緊的話，便自去睡覺，全沒有半絲裝做出來的情意，越發被王玉珍看待他像糟粕一樣。

陳小春誘惑的進行，漸要收全功了。他在王玉珍身上用了許多層出不窮的手段，意態點綴他別有目的的假愛情，宛如演愛情名劇一般。

玉珍迷戀得似個醉人，一時一刻一分一秒都離不開這醫士，祇牙癢癢地恨那謝幼存爲什麼，擊着丈夫資格從中添許多障礙，害他每天愛戀得不充分。陳醫士故意要激動玉珍棄夫的決心，每逢幼存回來，便躲了開去，或是暗暗給些苦臉與玉珍看，一來可使幼存不疑心他的舉動，二來教玉珍更思念他，幼存走後醫士又對玉珍嘆氣道：「我時一刻都離不開你，祇是你終究是他人的妻子，今生今世我們是終不會廝守在一處安樂的，要麼大家去尋死，做天堂上的夫妻，否則……」說着便又猶豫些時，不說出來。玉珍很激烈的說道：「我遇見你才知，道人生的樂趣，如今我也是離不開你，白死了，又怪可惜的，我們逃走了罷……」醫士一聽，暗想這婦人進了我的圈套了，一時快活得不知。

如何答復那玉珍又跌足道橫豎跟着那窮酸也一世不會出頭不如就此分手但不知你有這胆量沒有醫士這才答道彼此爲着愛情本來什麼事都可去做但是也得三思而行免得將來懊悔……玉珍很堅決道這是彼此情願的事將來誰也不許埋怨誰……於是醫士又說了一大堆謊話說他在旁的礦山上還兼着一個公醫職務又有些財產在那裏我們到那裏過舒服日子去是萬無一失的玉珍欣然答應便定好主意晚上就走臨走之時醫士稍爲收拾了些藥囊醫具和旅行用品玉珍却什麼都不會帶他也没有物事祇是那個孩子怎樣處置呢母之愛子出於天性玉珍本想帶着孩子一同上道醫士道太累費了幼存養不起老婆你捨棄了他他或者不

會來尋你你如帶走了他的骨肉他有些捨不得尋上來搗麻煩豈不是大大不便况且這孩子是那窮骨頭的血脈將來總脫不了窮的遺傳性也是決計不會好的如今我們做長久夫妻去一年半載怕不也生出一個可愛的小兒來那才是我們的愛情結晶品勝過這窮孩子十倍我勸你捨了他罷殘忍的玉珍因爲厭惡自己丈夫便也不喜愛這孩子就點頭應允了醫士無理的請求匆匆陪他上道剛一跨出門檻回頭把孩子看看已睡熟在床上天性上究竟有些捨不得跑回去輕輕的親了一個吻又滴了幾點眼淚說做娘的如今顧不得你了誰教你是你那不成氣父親的兒咧你從此放乖些不要與你那父親一般不成氣也不要抱怨你娘說你娘捨棄了你做娘的實出於萬不得已

已。你。還。是。怪。你。那。不。成。氣。的。父。親。罷。醫。士。在。一。旁。嫌。玉。珍。太。噲。噲。太。遲。頓。了。催。着。玉。珍。快。走。說。算。了。罷。提。防。他。老。子。跑。回。來。那。就。誤。了。你。我。的。大。事。玉。珍。心。中。一。發。狠。便。將。一。隻。玉。手。送。在。醫。士。脅。下。由。醫。士。牽。扶。伊。走。去。伊。的。命。運。便。全。交。給。了。他。油。滑。的。醫。士。了。

幼。存。放。工。歸。來。妻。子。和。醫。士。完。全。不。見。起。初。還。不。甚。疑。心。後。來。等。了。兩。夜。渺。無。消。息。沉。思。一。會。才。恍。然。大。悟。一。定。是。那。醫。士。設。阱。陷。人。把。他。妻。子。拐。跑。了。想。到。自。己。時。運。不。濟。連。結。髮。的。妻。子。都。會。拋。棄。了。他。在。宇。宙。間。做。人。真。有。些。窮。不。得。的。苦。但。是。陳。小。春。這。廝。誘。惑。一。個。婦。人。也。未。免。太。詭。詐。了。本。待。聲。張。出。來。訴。給。法。律。知。道。擊。法。律。來。制。裁。他。但。是。一。個。失。勢。的。人。法。律。未。必。肯。來。熱。心。保。護。况。且。說。出。來。也。沒。甚。好。聽。不。如。忍。

一。口。氣。由。他。們。去。罷。萬。一。玉。珍。竟。從。此。得。所。也。總。算。我。沒。有。陷。害。他。拖。累。他。一。輩。子。我。也。好。樂。得。清。閒。守。着。獨。身。主。義。減。少。許。多。負。担。不。過。夫。妻。相。處。了。好。久。一。旦。分。手。連。個。辭。別。都。沒。有。人。就。無。情。又。那。能。不。感。念。呢。最。傷。心。的。是。那。無。母。的。孩。兒。一。旦。沒。有。母。親。撫。抱。着。鎮。日。鎮。夜。的。啼。哭。令。人。心。如。刀。割。不。覺。又。嘆。口。氣。道。我。自。己。不。成。氣。連。累。這。孩。子。也。受。罪。這。真。是。那。裏。說。起。他。又。想。了。想。這。房。子。是。醫。士。的。他。一。去。之。後。我。却。撐。不。起。這。門。戶。况。且。逗。留。在。此。處。觸。景。生。情。還。得。添。無。限。的。悲。傷。聽。見。人。說。此。去。呆。板。板。賣。死。力。做。礦。工。決。熬。不。出。什。麼。機。會。來。的。好。在。我。是。一。個。無。契。約。很。自。由。的。工。人。可。以。隨。便。移。動。聽。說。網。甲。島。那。裏。有。好。些。人。在。那。穴。居。野。處。向。亂。山。中。掘。尋。礦。苗。一。旦。掘。出。

便可以向荷蘭政府領些補助費開工。采掘起來自己還是一個礦主。說不定三年兩載便掘出許多金銀發一筆大財。世界上錢這項東西是再好沒有了。我若有錢我妻子也不至跟人跑。我往後還是尋錢要緊。幼存主意。打定三天後就帶了自己相依爲命的孩子跑到網甲島去。在那亂山中租好一所茅屋安住了身子。便白天出去掘尋礦苗。或是向溪水中淘些金沙賣來度用。夜晚就陪着那孩子胡亂弄些牛乳飯團給他吃。幸虧他已一歲多了。斷了乳也不妨事。白天出去的時候將孩子用腰帶綁在床上。把門鎖着。不斷的回來看他。或喂些食物。他吃晚上關門睡着也預備了些刀杖防身。恐怕有猛獸前來襲擊。

方也是這網甲島。不過在旁的所在。旅居了好久。戀愛中甜密的光陰。漸漸不辭而去。旅費用完了。生活的壓迫也照樣緩緩而來……王玉珍好命苦。所從的還是一個窮人。從前怎麼有錢的話。全是些誑語。一對恩愛的人。又照舊彼此怨望起來。從前幼存身陷窮途。無論怎樣總念着夫妻情分。不會對妻子身上發生什麼歹意。這陳醫士本來就居心不良。此刻私慾上覺得有些夠了。摧殘婦人的手段。慢慢的往前施展。便對王玉珍道。我們到網甲島去罷。那地方我有一個現成的公醫職業。還可替你別尋一種優美的生計。王玉珍無奈。又跟了他。走到網甲島後。陳醫士搬到一所木屋裏。掛塊公醫牌子。自有他的舊朋友。常來陪他去游玩。那個地方工人既多。無事之時。無非是酗酒賭錢。看戲宿娼。

溫習那四門功課醫士手頭已不甚充裕便將
 從前蘊藏在心中的一條妙計盤將出來與一
 個人販子商量道我拐有一個婦人在此容貌
 倒還不錯你想個法子將他賣到娼家去罷
 原來網甲島華工甚多華娼甚少最寶貴的就
 是中國女子差不多隨便要賣五六千塊錢一
 個人那人販子聽了有買賣甚是歡喜假裝說
 是好友陪醫士去看了看貨色及見玉珍美貌
 得很就議定了七千塊錢身價要醫士賣給他
 醫士跑回來猶笑着對玉珍道我們兩人也是
 這樣受苦實在不是長事我如今替你找着了
 一個優美職業了玉珍問道做什麼醫士很從
 容的答道對不起就是當娼我已經同人議定
 身價了玉珍一聽好像晴天來了一個霹靂急
 忙很驚訝的問道你剛才說的什麼醫士冷笑

道當娼玉珍聽明白了恨的是上了這廝的當
 犧牲了貞操不算還得被他變賣做娼妓悔的
 是不該拋棄了丈夫和兒子如今落到這般結
 果竟要千里迢迢被人賣作娼妓這比猪仔更
 不如了一時悔恨交集指着醫士怒罵道你好
 ……你竟這樣……你害得我好苦……我與
 你拚命罷……一頭闖將過來就要搥陳醫士
 的頸子醫士跳在一邊冷笑道不要如此持蠻
 到了網甲島就算墮在我的網中你飛也飛不
 去了夫人……你將就些罷我替你謀的那個
 優美職業實是安樂舒服得很頗合你棄舊迎
 新的身分你要是不依誰教你跟我來咧說完
 哈哈大笑跳出門去把門反鎖上去覓那人販
 子來以便人財兩交了却這層公案
 玉珍哭倒在塢上想不到世情這般險惡做女

子的。這。樣。容。易。上。人。的。當。事。到。如。今。悔。也。來。不。及。不。如。逃。命。要。緊。難。道。我。王。玉。珍。竟。甘。心。跑。到。外。國。來。當。娼。麼。四。下。看。看。門。雖。鎖。着。牕。子。還。開。在。那。裏。趕。快。從。牕。口。爬。了。出。來。信。步。亂。跑。以。免。再。墮。入。樊。籠。中。去。

作。孽。得。很。把。自。己。的。丈。夫。兒。子。拋。却。不。要。如。今。大。難。當。前。竟。成。了。孤。苦。零。丁。一。個。人。想。找。自。己。丈。夫。來。保。護。是。萬。萬。不。能。的。了。又。不。料。走。了。一。會。天。黑。下。來。一。大。片。黑。雲。從。東。南。角。飛。到。黑。暗。把。天。空。占。領。了。狂。風。驟。雨。追。着。伊。跡。上。打。來。好。像。代。表。陳。醫。士。追。捕。逃。犯。又。好。比。是。替。謝。幼。存。懲。戒。逃。妻。掙。命。狂。奔。心。中。沒。有。半。點。主。張。遠。遠。看。見。前。面。有。點。燈。光。照。出。來。一。所。茅。屋。便。奔。向。前。去。及。至。趕。到。已。是。筋。疲。力。盡。暈。倒。在。那。茅。屋。門。邊。驚。動。了。屋。子。裏。面。的。人。開。了。門。將。玉。珍。扶。

了。進。去。玉。珍。也。慢。慢。醒。轉。來。了。攙。扶。伊。的。那。個。男。子。將。煤。油。燈。捻。大。些。對。伊。一。照。彼。此。都。有。重。大。的。驚。訝。原。來。那。男。子。就。是。謝。幼。存。

幼。存。碰。見。這。種。意。外。的。事。祇。可。惜。那。件。心。早。已。碎。完。了。倒。還。鎮。定。得。住。玉。珍。不。料。在。這。危。難。中。見。着。故。夫。追。念。前。情。重。勾。新。恨。頓。覺。羞。愧。得。無。地。自。容……幼。存。先。開。言。道。玉。珍……你。不。去。陪。伴。陳。醫。士。這。樣。風。雨。之。夜。爲。什。麼。如。此。奔。忙。玉。珍。被。此。一。問。幾。乎。無。言。可。答。心。想。還。是。明。說。了。罷。便。跪。倒。在。幼。存。面。前。泣。訴。逃。後。一。切。的。經。過。說。完。又。嗚。咽。道。我。如。今。已。不。成。其。爲。人。懺。悔。也。來。不。及。了。但。是。做。娼。妓。我。是。甯。死。不。肯。請。你。念。在。從。前。夫。妻。一。場。你。保。護。我。這。一。點。將。我。暫。且。容。留。在。這。裏。不。致。被。那。賊。捕。獲。了。去。少。時。隨。便。你。怎。樣。責。罰。我。或。打。死。我。我。也。是。情。願。的。幼。

存聽罷十分傷感。雖說伊是孽由自取。然而我總得原諒伊是個無知識的婦人。被人愚弄到這步田地。我又那能見死不救。便將玉珍扶起。還是安慰着道。從前的事。祇怪我不曾小心。教你被人騙去。這是你知識短淺的原故。怪你不得。如今你既然在危難之中。碰見了我。我決不忍見你這麼一個無辜婦人。陷入虎口……玉珍你去看看你。我那可憐的病兒。罷玉珍聽見病兒二字。又覺得他真對不起這兒子。便急忙跑過去看那孩子。這兩天病倒了人類中的慣例。孩子是應該母親保護的。這不幸的孩子被母親狠心拋却。他怎麼不病……玉珍向孩子額角上輕輕一摩。哎呀……怎麼這樣燙手。眼見得這孩子是害了最危險的熱病了。玉珍哭道。我一時糊塗。拋棄了我的愛兒……兒呀。

做娘的却也時時在一邊想念。你并不是真忍心把兒棄却……兒……你知道嗎。我今天好容易得見着我兒。偏又病成這樣……兒……這都是做娘的不好。害了我兒……兒。你千萬不要死去。待為娘的代替你死。娘也是願意的。呵說完。哭得甚是傷心。幼存一旁聽了。也覺得心痛。便很溫和的呼道。玉珍……哭是不濟事的好。好好想個法子救這孩兒。生命罷。可憐。我想了一天。也沒個好主意。這裏有什麼醫生沒有……玉珍仔細一想。臉色劇變。很悽慘的呼道。天呀……除非是那萬惡的陳小春。幼存有了主意。問明小春住處。便囑咐玉珍道。你好好看着兒子。我去找小春去。便很堅決的走了。玉珍想攔阻。又沒有這般勇氣。然而暗暗擔心。這兩個個人見了。面想必有一

場廝打不要教幼存吃了虧才好。再說陳醫士陪同人販子歸來徧尋玉珍不見人販子怪他失信一怒而去想出去追尋雨越下大了正在無計可施忽然砰的一聲幼存闖了進來嚇得正想躲避却被幼存一手捉住那一隻手顯出一把利刃來瞪着怒眼喝道怕死的就得跟我走那治小兒疾病的藥囊和醫生用具也好好的替我帶上……大凡善媚婦人的男子都不見得有甚麼勇氣祇好伏伏貼貼取了各物同一條小羊一樣跟着到幼存家裏來一眼見了玉珍也在那裏不覺魂飛天外以爲今晚活不成了嚇得放聲狂喊幼存吆喝道不許你叫……那廂有我的孩子病倒在床你快去替我小心診治如有不測你便休想活命小春不敢不依姑且鎮定驚魂施展他的醫生

法術來。

門外鬧了一夜的風雨門內三個人沉靜得很醫治一個垂危的小兒不惟不知道外邊有風雨并忘了世間一切的事該應陳醫士有活命那孩子被藥力灌救着和母親擁抱着竟然從死那裏跑了回來第二天黎明時候那醫士拭了拭額汗噓口長氣道好了……這孩子已走出危險時期了幼存這才發言道陳醫士……我謝謝你如今我們該來解決玉珍這個問題了醫士駭然道你不說醫好了小兒就不殺我嗎幼存道不是這個……玉珍……你當着我二人面前你說一句心坎裏的話你願意往後跟着誰我是決不強迫你的玉珍一心一意的看護孩子忽聽他們提到這

件事心中又不免一急及聽幼存教伊選擇的話知幼存還有心於伊又不覺一喜暗想幼存這人真個光明磊落不由感情衝動向幼存這方走來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撐向前抱住幼存放聲大哭道我還是捨不得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幼存……你看在孩子分上你恕了我罷……這樣一來把那無恥的陳醫士也羞得低了頭了。

幼存嘆一口氣一手抱着他悔禍的妻和復活的兒一手敲指着醫士道我也恕了你……你也該走了醫士也嘆了一口氣恍惚卸了一個重擔子懶懶的走出大門忽然又聽見幼存喝道回來……還有話說醫士又嚇得站定了掉轉頭來只見幼存又嚴厲的說道往後不許你再勾引旁人家的女人若是不知反悔被我查

出我同你算總賬……醫士只好又點點頭搭趣着出來仰面一望風雨住了天明了紅日高升了滿山都是清氣良知也發現出來他也對天懺悔了他救了那孩子一條性命總算得是贖了罪了。

那一天晚上幼存對他妻子道你如今還嫌我窮麼玉珍一聽滿面羞慚央告他道請你完全恕了我罷幼存笑道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在我們見面和孩子得病的前一天我掘着金礦苗了說着把衣袋內的金砂倒出來給玉珍看玉珍喜得笑出眼淚來對幼存道就是沒有這個我也得從此很誠心的跟你過一輩窮日子幼存又笑道不是這孩子我們夫妻不會重圓看在這孩子分上替他留點產業罷那孩子被母親抱着被父親用金砂逗着他小

口。又。張。開。起。呀。呀。的。笑。了。茅。屋。中。充。滿。着。喜。樂。
從。前。種。種。都。隨。同。着。昨。晚。那。陣。大。風。雨。全。無。半。
絲。聲。息。也。沒。半。點。影。痕。了。

沈烈婦

(邵 雋)

蠶。到。無。絲。蠟。作。灰。三。生。有。約。鳩。爲。媒。形。鹽。
豈。是。消。魂。物。只。算。金。荃。露。一。杯。
一。夕。無。端。閉。藥。房。猿。聲。惻。惻。斷。迴。腸。五。銖。
奇。服。雙。龍。縞。碧。落。重。尋。沈。侍。郎。
紅。泪。泫。泫。漬。壘。池。蜀。箋。用。寫。愁。思。芙。蓉。
城。下。無。多。路。破。鏡。重。圓。世。不。知。
天。外。罡。風。路。不。迷。相。從。眞。有。上。天。梯。迦。陵。
自。是。雙。飛。鳥。歷。劫。重。教。比。翼。栖。

集句詩

(龐樂園)

小。灶。留。燈。悟。養。生。棟。花。風。信。曉。寒。輕。看
春。又。過。清。明。節。臥。聽。黃。鸝。啼。一。聲。(陸
遊)(武衍)(寶常)(薛暨)
閒。來。無。事。不。從。容。硯。匣。留。塵。盡。日。封。藥
物。屏。除。知。病。減。魚。鮮。飯。細。酒。香。濃。(程
明道)(柳宗元)(陸遊)(白居易)
鞦。韆。人。散。雨。千。絲。衣。覆。薰。籠。誦。獨。詩。身
世。悠。悠。不。可。問。少。年。心。事。劍。相。知。(方
岳)(陸遊)(司空曙)(高啓)
茶。煙。輕。曙。落。花。風。簾。外。殘。霞。挂。熟。紅。盡
日。高。齋。無。一。事。行。歌。欲。訪。采。芝。翁。(杜
牧)(羅虬)(韋應物)(吳師道)

秋柳園律用王漁洋原韻并序

(郭紹裘)

歐陽方讀忽驚樹杪之秋陶令歸來閒種宅邊之柳傷美人之遲暮舞態含愁慨時事之顛連笛聲帶怨感懷往日桓宣武涕泗橫流迴想前朝王文簡聲情激越彼其之子意實堪憐僕亦恨人思何能遏况復終天抱痛風木未甯抑且避地絕交曇花已悟哀音疊奏寄陳迹於玉門結習難忘譜新歌於金縷仍次漁洋原韻重興詩社聯吟誰是知音共灑青衫之淚還期同調更投白雪之章

西風吹斷旅人魂故宅歸來子候門垂老年華青眼倦翻新時樣赤眉痕驚醒冀北紅樓夢高臥江南黃葉村荆棘銅駝低首見宮門往事且休論

鬢影絲絲漸染霜已無春夢到池塘靈和殿裏聞羌笛鼓吹社中掩劇箱(新劇發生於春柳社實藉以鼓吹革命迨革命告成該社亦匿跡銷聲矣) 疏樹風推終棄子蓼莪詩廢孰哀王枯楊幸協生稊吉那有閒情問教坊

妄想當年汗染衣鳳池無分悟前非暮雲春樹相思慣殘月曉風消息稀賸有衰蟬尙能唱儘多乳燕已高飛少時曾譜陽關曲落葉歸根願未違

樓臺零落正堪憐聲起西南頓化煙辜負驪歌音嫋嫋渾忘鶯友意綿綿徐娘老去支殘局張緒風流異昔年徒使桓溫悲舊事木猶如此恨無邊

奇情
情天心影記

(癩 媛)

客談顏生與張麗容事其奇顏生者閩人忘其名字弱冠時文名藉甚其居恆讀書之樓瀕近伎寮有一小樓與顏所居之樓相錯張姥挈其女麗容居麗容者羣芳中之翹楚也美秀能詩顏偶得其篇什擊節嘉賞遂與倡私久之兩情益稔乃締婚嫁之約以顏父嚴未果歸然兩心之不渝則有爲皦日也無何閩省將軍某任滿入覲時某權貴方柄政炙手可熱將軍思有以媚之乃命於各府官伎中選才色俱優者數人以獻麗容哀然居首焉顏生聞之驚痛欲絕亟出重賞爲賄謀脫麗容卒不可得麗容臨去遺書顏生以必死爲誓舟旣發顏生徒步從之每遇停舟時必伏水次終夜號泣不已如是者兩月餘跋涉三千餘里足膚盡裂無復人相麗

容亦涕泣絕食張姥哀之曰汝死我必不免乃稍稍食一夕麗容使舟子謂顏曰妾不卽死以母故耳母去妾必死以報君君可以歸勿徒自苦也顏生得書一慟而絕舟子憫之瘞諸岸側麗容聞顏死亦縊於舟中將軍大怒曰吾欲致汝於極貴之地汝視吾命而懇懇一貧兒以死洵賤種哉乃命裸其尸而焚之尸盡而心弗灰焚者以足踐之忽得一小物如人形大如指濯以水其質甚堅色澤瑩潔中現人形面目衣冠纖悉畢具宛然一顏生也焚者持報將軍將軍詫爲異物把玩不已衆請并驗顏生將軍曰可遂又發顏尸焚之心中果得小物一狀亦如其肖像則麗容也將軍大悅曰洵異寶矣遂函以香木囊以美錦題曰心堅金石之寶攜至京獻某權貴權貴喜其啓而觀之則已無復人形

惟敗血兩叢臭穢不可嚮邇乃大怒賞將軍於法坐以強奪人妻之罪聞者快之以爲冥報弗爽云。

天下事往往無獨而有偶顏生與麗容事奇已然猶有不止此者若吾壘所聞劉葉兩生事皆與此不類而類者也清康熙間贛章江門外有劉某者素業瓷晚年舉一子極聰慧年未弱冠而所爲書畫已絕秀美偶以施諸瓷器得者珍若拱璧故利市恆什倍鄰有薛某亦業瓷生一女與劉生年相若技亦相似也好事者稱爲佳偶每購瓷必兼購薛瓷以配之以爲兩美必合之朕劉故與薛稔生與薛女亦以繪事之研究數數往來耳鬢厮磨不稍避忌而情絲之暗縛實在是時所未遽觀成者正式之婚約而已未幾劉某夫婦相繼死家遂中落生以業毀致疾

薛女數往慰問僅乃稍瘳薛夫婦憎劉貧又以女將及笄在勢宜遠嫌故戒令勿復往女爲親命所迫無如之何然一縷芳魂日夕縈繞於劉生之臥榻視生之呻吟牀蓐爲尤苦故不旬日而嬌姿瘦損寢食於以俱廢薛夫婦雖知其隱然但強使服藥終不令一見劉生女病遂日增劇卒乃至於不起薛夫婦大慟幾絕而劉生未之知也日惟與藥爐茶竈爲伍以久不見薛女故病亦加甚其猶未卽死者以欲得最後之一面耳一日強起詣薛求見女頓觸薛夫婦之奇痛乃怒詈曰汝殺吾女罪宜死胡猶覩既人世耶生乃知女已死且其死實爲已遂往哭其墳次一慟而絕聞者傷之後二十年劉族中人收生骨檢其胸次得一物類瓷質長約寸許中現一麗人形諦視之酷肖薛女好事者以爲奇復

德令薛之族人發薛女尸檢之果得一物似玉非玉一美男子像鑄琢其上則宛然劉生也遂以與薛像爲偶兩像甫相接遽化爲一血餅模糊不復可辨說者曰此兩入之心頭血各以居恆朝夕之眷戀凝結而成形者及既相接則仍化爲血且合兩入之血而爲一乃所以成其志也然而異矣

葉生浙人年弱冠美丰儀善畫能文竊喜自負某年春買棹北上至揚州舟泊缸橋下日暮矣偶在鷓首佇立忽見岸上一少女倚樓牕注目視已盈盈欲語生微睨之蓋絕色也默念此女子平日素未識面胡爲流盼不已既而自語曰是家得非倡樓耶遂入膳後復啓舟牕視之則女子猶倚樓頭未入也生疑女與已有緣將往訪之會舟子欲趁潮夜行遂不果既抵京猶眷

念此女不已久之乃漸忘旅京年餘忽作歸計道經揚州又泊舟於虹橋下生乃忽有所觸憶女不置亟登岸訪其家則女方病沒舉家痛哭猶未斂也生望而却步甫欲去適爲其家人所瞥見遽大呼曰是矣是矣力拽之入女母方撫尸啜泣舉目視生曰貌類甚乃命人持一血塊影片出令生觀之血塊長闊皆寸許光明如鏡諦辨之中有一船船首立一少年宛然己之小影也嗅之無血腥而隱有香粉氣生捧之以泣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冥冥之中負此膩友矣乃問血塊所自來則女自見生後一病年餘自言所思不見吾病決無生理醫藥百易卒罔效及彌留時乃從口中嘔出此血塊生復潛然曰情之所至銘心篆肺不圖今日竟親見之乃祝於女前願爲立木主奉於家且以子

女爲之嗣。女死後。貌如生。淚眼。熒熒。至是始瞑。既葬。生迎女母歸。遂終養焉。

著者曰。曩見鉢池黃河先生金壺逸墨。有記事一則云。浙東女子某氏。父賈蘇州。僑寓於南壕。女所居樓。故臨河。有楚州生者。因事至蘇。泊舟樓下者。十八日。一日晨起。女方擗簾。傾盆水。猝見楚州生。不自覺其盆之失於手也。自是卷簾憑牕。作書刺繡。與楚州生嘿然相對。幾至無間。晨夕然意態閑靜。絕不類世俗。日成眉語者。所爲生友。蔣君距女家僅數武。偶覩是狀。謂生曰。名節事大。勿妄想也。生遂移泊胥門。去庚申之亂。南壕塵市化爲焦土。女及母妹焚焉。亂至定。貧民多於瓦礫河渠中拾取器物賣錢。度日或得一物。大如拳。非木非石。下圓而上銳。中軟而外堅。反復視之。不能識也。適有軍士兩人至。

曰。我能爲辨。認舉刀剖之。劃然兩半。文理分明。諦視之。則垂柳數株。中有小樓樓下繫一舟。一少年倚牕而眺。眉目如繪。衆皆驚異。再剖之。片片皆然。會蔣君過其地。索觀之。絕似楚州生狀。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乃攜其一片歸而玩之。久而恍然曰。此必某氏女子心也。乃秘其事。緘以小盒。密寄生。生得書。悲感不已。焚香奉盒拜而啓之。則祇存一汪碧血而已。按此與浙葉生事絕相類。若閩顏贛劉兩生事。則其大同小異者也。精誠所結。感而成形。於理殆宜有之。惟据近世生理學者言。凡人神思夢想之事。感印其迹象於腦。若心中留影之說。則殊罕聞出以質諸當世之博雅者。

閩人日記

(一) 序言

讀者諸君須知我是個甚麼人呢。我是個政界要人。也是個學界要人。眼前的中國談政治談學術都脫不了我的關係。因此人家都說我是個閩人。閩人這個名字固然好聽。却不料閩人的生活也苦極了。旁的事不說。便是寫日記也要假造兩份。假造便假造爲甚麼。要造兩份呢。原來一份是給自己家裏太太看的。再有一份是給學術討論會裏的朋友們看的。你道麻煩不麻煩呢。讀者諸君不信。請看我最近一星期的日記便知道了。

(二) 給太太看的一份日記

五月一日星期日。晴。今日衙門裏照例休假。但總統因有要公相商。早晨八句鐘。便用電話招

我入府商議要事。同席討論的有某總理。某總長。某總長。某次長。午刻在總統府中午飯。總統親自替我斟酒。這件事是從來所沒有的。午後三點鐘。從總統府中出來。某次長邀我去聽戲。我怕他纏擾。回絕了他。徑自回家來。

五月二日星期一。晴。參謀部次長到我衙門裏訪我。我拒絕不見他。午後叫書記作壽文一篇。賀吉林督軍六旬大慶。並作輓對一付。輓前清劉宮保的太夫人。午後三點鐘。時剛要回家了。忽然記起宣統約我今晚往那裏去吃晚飯。少不得往清宮裏去。走一遭。見了宣統和他行了平等之禮。宣統稱我叫老兄。自稱小弟。這也是稀有之事了。吃過晚飯。又談了兩三點鐘。宣統問我外面的情形是怎樣。咳。外面的情形很多。我怎樣好。老老實實告訴他呢。只說了些謊說。

外面情形同十三年前差不多罷了。

五月三日星期二大雨今日因大雨不高興往衙門裏去便請了一個假在家裏義了半天麻雀午刻總統特別頒給我一個嘉禾章夜裏陪太太聽戲因戲園裏沒有知道我到了不曾跳加官我以為很不恭敬姑且原諒他一次不和他理論罷十一時太太先歸我歸去時汽車碰傷了一個行人照例是可以不理會的姑且體恤他賞了他五十元那人叩首稱謝而去

五月四日星期三晴外交總長發起賑濟飢民捐款約我加入以資號召我以情面難却當即列名加入並捐銀二萬兩晚七句鐘同外交總長拜訪外國領事在他領事館中吃晚飯當時在座的外國人英法俄德各國都有幸虧我能通十三國言語所以能一周旋毫無阻隔席

散之後又和外國領事打了一場撲克輸了五千元。

五月五日星期四晴下午雨因東三省巡閱使嫁女豫備送禮親自選購金鋼鑽二粒價銀二萬全房紅木嵌螺鈿外國式木器一套價銀五千金殼一尺圓徑時鐘一座價銀三千金花瓶一對價銀一千古磁花瓶一對價銀一千共計三萬開單呈送同事的人都說這份禮物是很豐美的但是我自己還覺得太菲薄不知送了去是怎樣呢或者巡閱使講交情也不計較禮物的厚薄罷

五月六日星期五晴總統又頒給我一個勳章我入府稱謝他便叫我換了便服他也換了便服兩人合拍了一照據人家說這件事也是從來所未有的今日忽聽見人家說宣統快要娶

親了。這消息如確，應該要預備送禮。哩。夜間聽戲。這回戲院裏知道我到了，忙跳了一個加官。我賞了他三十元。永安公司送來從外國定製的雪茄煙十盒，每盒百支，每支五元。當即開一支票，叫他往外國銀行裏去支取代價。

五月七日星期六，兩今日午刻十二時，外交部請客。帖子早已來了，但是一時財政部也請客。帖子也已來了一時半。教育部又開特別會議。電話來過三次，了一時四十分。宣統又請我往清宮裏去聽戲。這四處照例都是不能不去的。但是從十二時到一時四十分，要赴四處的約。怎樣能分身呢？到了這一處得罪了那一處，到了那一處又得罪了這一處，叫我如何是好呢？只好一處也不去罷。想他們總沒有話可說了。底下人張義因我前天痛罵了他，他便在我家

裏散布謠言，說我每月的薪水不過二百元，還連欠了三個月，拿不到。我在家裏搭得都是空架子。咳，張義這個人真該死極了。

(二) 給學界朋友們看的一份日記

五月一日星期日，晴。早晨寫信四封，第一封給張泰炎，和他討論國學。第二封給程大繡，和他討論『馬開斯問題』。第三封寄往英國，去給何是非先生，和他討論國音問題。第四封給崔年，裴爲得，是大學改組的問題。午後，連接到六封信，都是人家請我去演講的。我因爲時間的關係，還沒有答應。他們夜間讀畢了六册新出的新潮叢書，已一點鐘了，便匆匆解衣就寢。五月二日星期一，晴。著『中國社會改造之方針』。自晨至夜，共成八千餘字。此書自去年秋間屬稿，至今尙未畢業。有許多的朋友很希望

我這部書早點出來也有幾家書館都要和我預約將來讓給他們出版但是我自已覺得很慚愧我做這部書不過算是我研究學問的一種成績罷了那裏好算是著作呢至於出版的時期愈遲愈好或者等到將來沒有出版的必要將他放在書箱裏睡覺也不妨

五月三日星期二大雨本來約好了去訪劉博士的因大雨不能出門仍在家中續著『中國社會改造之方針』並寫信六封分寄各友
五月四日星期三晴劉博士打電話約我去吃午飯並責我昨日失約今日一天的光陰都在他那裏費掉了但是和他談了一天的話也很得了一些科學智識他並約我停了幾天一同去訪羅素

五月五日星期四晴下午雨寫信給高等學校

校長介紹三位教員夜間和內人討論婚姻問題內人見解甚好大約是主張絕對的離婚自由並主張寡婦自由再嫁

五月六日星期五晴和內人續行討論限制生育問題因此問題在目前極為重要不得不加以研究但內人和我的意見略有不同之處討論了一天尙未解決夜間和兒子談談他學校裏廢除考試的經過又寫信四封十二時寢
五月七日星期六雨晨起閱報忽看見一張日報上大大的攻擊我說我毫無實學徒博虛名咳這句話可笑極了他們因為和我意見不同便不問是非肆行攻擊究竟有甚麼用處呢尤可笑的他們還加了我一個名目叫做學閥咳他們如此胡鬧我也不值得和他計較只好由他去罷了

小說 佛法無邊？

(碧梧)

今天。是。甚。麼。日。期。爲。何。這。等。鬧。熱。無。數。的。男。女。老。少。少。都。一。直。向。城。南。走。去。人。人。手。裏。都。提。着。一。隻。竹。籃。兒。竹。籃。裏。面。又。都。是。放。着。一。樣。的。東。西。幾。炷。香。幾。對。蠟。燭。和。幾。串。元。寶。他。們。一。面。走。路。一。面。嘴。裏。嘰。嘰。咕。咕。還。不。知。念。些。甚。麼。我。既。不。知。道。他。們。的。去。處。這。支。筆。就。祇。好。隨。着。他。們。前。去。看。個。究。竟。原。來。城。南。地。面。上。有。一。座。火。神。廟。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何。日。築。成。但。看。廟。的。屋。頂。上。生。滿。了。瓦。草。最。長。的。足。有。一。尺。多。高。瓦。片。也。凌。亂。不。齊。分。明。久。不。修。葺。了。再。看。廟。的。裏。面。牆。壁。上。的。白。粉。都。變。成。黃。黑。色。也。不。緊。貼。在。牆。上。祇。須。有。人。撞。上。一。撞。必。然。立。刻。脫。落。下。來。大。殿。的。正。樑。和。椽。子。上。因。爲。久。無。人。打。掃。再。受。着。香。烟。的。薰。炙。也。都。成。了。黝。黑。色。一。掛。掛。

的。灰。塵。垂。在。那。兒。好。似。天。然。的。排。鬚。殿。的。當。中。却。安。坐。着。一。位。金。身。菩。薩。斜。披。着。一。件。紅。袍。頭。髮。和。鬚。子。也。都。是。紅。色。兩。隻。眼。睛。瞪。得。很。大。似。乎。向。人。動。怒。他。這。副。神。情。驀。然。看。上。去。真。個。要。嚇。人。一。跳。呢。這。廟。既。是。火。神。廟。這。位。尊。神。自。然。就。是。火。神。菩。薩。據。說。今。天。正。是。這。位。火。神。菩。薩。的。生。日。倘。有。善。男。信。女。今。日。趕。來。燒。香。討。着。火。神。的。歡。喜。這。一。年。當。中。火。神。就。大。施。法。力。保。護。他。家。太。平。無。事。包。管。沒。有。火。燭。的。危。險。大。凡。一。個。人。家。沒。有。不。怕。火。警。的。因。爲。強。盜。來。搶。至。多。把。那。貴。重。的。衣。服。首。飾。搶。個。乾。淨。罷。了。倘。若。遇。了。火。警。就。能。不。一。刻。的。工。夫。叫。你。家。產。蕩。盡。無。家。可。歸。萬。一。脚。下。跑。得。慢。些。說。不。定。就。葬。身。火。窖。做。那。焦。頭。爛。額。的。死。鬼。所。以。我。們。一。聽。有。火。警。就。覺。得。心。驚。胆。戰。不。寒。而。慄。如。今。難。得。有。這。

麼一個好所在。花錢不多，就能保住一年裏面。不遭火險。這是何等便宜的事。無論甚麼人也得來討上這一個便宜。所以每逢着火神菩薩過生日這一天，人人都來到廟裏燒上一炷香。磕上幾個頭。近處的人不必說了。就是遠處的，也都得虔誠而來。等到他們燒香磕頭之後，人的臉上又都露出很愉快的笑容。因為他們心裏以為香已燒過頭已磕過，可以安穩太平。過這一年了。其實這位火神菩薩究竟可有叫人家失火的權力。本是一個絕大的疑問。假定他真個有這權力，看人家不來燒香磕頭慶賀他的壽誕，心裏就不願意賣弄手段去放一把火燒得這個人家一無所有，說不定再燒死一兩個人。像這種行為，還能算個正直無私的菩薩麼？簡直是個殺人放火的大強盜了。再說他

見人家特來燒香磕頭，就去保護他。這也是受賄行私的舉動。偌大的菩薩器量，也未免太小。太好貪圖小便宜了。但是那班善男信女，會想到這一層，仍舊去燒香，仍舊去磕頭。其愚蠢無知，真是不可及了。細想起來，可憐又可笑呢。這所火神廟房屋不甚寬大，祇有三間正殿，就是火神菩薩的安身之所。左右兩邊也是迴廊。當中供着許多大小不等形容各異泥塑木雕的神像，也不知是些甚麼名目。正殿當中火神面前安放着一口大鐵香爐。比較人家燒飯用的鐵鑊子，差不多大上好幾倍。香爐旁邊就是一對木製的燭台。這對燭台和人家平常用的可就大不相同。約有一人多高，却分作三層。每一層上有許多鐵杆子，就是插蠟燭的所在了。本來燒香的人多，必須有這種特製的燭台方

可。穀。用。但。是。今。天。是。火。神。的。生。日。燒。香。的。人。比。較。初。一。十。五。至。少。多。了。三。十。倍。以。上。照。每。人。一。對。蠟。燭。計。算。也。有。上。萬。對。的。蠟。燭。這。蠟。台。上。面。那。能。穀。插。慢。說。這。燭。台。了。那。偌。大。的。鐵。香。爐。容。積。不。可。謂。不。多。却。也。容。納。不。下。幸。虧。鐵。香。爐。面。前。還。有。一。隻。大。鐵。鍋。直。徑。足。有。四。尺。以。外。那。些。善。男。信。女。兒。香。燭。都。已。無。處。安。插。就。放。在。這。鐵。鍋。裏。讓。他。一。燒。而。盡。也。算。是。心。到。神。知。了。還。有。那。些。紙。元。寶。和。甚。麼。錢。糧。也。都。放。在。這。鐵。鍋。裏。當。做。燒。香。燒。燭。的。火。種。所。以。這。隻。大。鐵。鍋。裏。火。光。熊。熊。火。焰。直。冒。仿。佛。是。西。遊。記。上。說。的。火。燄。山。搬。到。這。裏。來。了。再。說。燒。香。的。人。真。是。人。山。人。海。擁。擠。不。開。那。些。迷。信。菩。薩。的。人。又。常。常。說。若。能。趕。到。燒。頭。炷。香。則。獲。福。也。就。最。大。因。為。有。這。一。句。俗。話。所。以。來。燒。香。的。人。都。是。爭。先。恐。後。趕。

早。跑。來。距。離。路。遠。的。人。還。沒。等。到。天。亮。已。經。起。來。急。忙。上。路。所。以。到。了。天。亮。的。時。候。這。火。神。廟。裏。早。已。到。了。許。多。香。客。後。來。越。聚。越。多。就。擠。得。個。水。洩。不。通。還。有。那。些。輕。浮。少。年。因。為。燒。香。人。當。中。頗。多。青。年。少。婦。和。貌。美。閨。娘。他。們。就。趁。這。機。會。也。來。湊。個。熱。鬧。看。見。有。年。輕。的。婦。女。來。了。他。們。就。故。意。湧。了。上。去。直。擠。得。東。倒。西。歪。站。立。不。住。可。笑。有。許。多。婦。女。們。平。日。裏。被。人。家。無。意。撞。了。一。撞。就。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破。口。大。罵。如。今。直。擠。得。立。脚。不。穩。身。上。也。被。人。家。抓。一。把。或。是。捏。一。下。却。祇。是。閉。口。無。言。一。聲。不。響。難。道。爲。了。燒。香。應。該。有。這。等。犧。牲。麼。還。有。許。多。小。孩。子。跟。着。他。們。的。父。母。前。來。燒。香。不。想。被。人。一。擠。早。已。失。了。他。父。母。的。所。在。就。大。哭。大。嚷。鬧。個。不。了。總。而。言。之。這。三。間。正。殿。上。面。簡。直。是。擾。亂。不。

堪說不到秩序兩個字了。最可笑的還有一件事就是無論甚麼人走進了這正殿不由得叫你哭了出來。兩道眼淚直往下流。你越揩的快他也越流得快。你道爲了甚麼呢。原來這正殿裏面都充滿了很濃的香烟。好似落霧一般。那麼人的眼睛受了這香烟的激刺。那能不哭將出來呢。但是他們的眼淚儘管往下流。他們燒香的手續却仍舊照常去做一些也不肯錯亂。敬上了香。插上了蠟燭。就恭恭敬敬朝着那位紅髮紅鬚紅袍的火神菩薩拜上幾拜。又把錢糧元寶焚在大鐵鍋內。再在身邊掏出些錢放在廟裏特備的錢櫃裏。這就叫做香錢。他們做完這許多事後。這纔一面揩着眼淚。一面向外邊走。他們極大的心事就算是完結了。但是當人多的時候。也不能照這般做法。他們費了許

多氣力。好容易擠到正殿裏面。把香燭元寶。古腦兒放入大鐵鍋。向着殿上連唱幾個大喏。就算完事了。因爲這正殿裏面真擠得連立脚之地也沒有了。那裏還有跪拜的餘地呢。那香爐面前的一隻大鐵鍋。容積雖大。可是這許多香客把香燭元寶都紛紛的投到裏面。不許多一刻工夫。也就堆滿了大半鍋。無數的火燄。大大小小。高高低低。都直往上冒。好似一窠火。練蛇爭先出洞一般。又如猙獰的山狼。想吃人肉不住的掉動他的鮮紅舌頭。那些香客見了。不由得念聲阿彌陀佛。道火神菩薩的威靈。於此可見一斑了。因爲火神菩薩靈驗非凡。纔能引得人人相信。大家都趕來燒香。這香火纔能如此之盛。但是我們既然這等供奉着這火神菩薩。不怕路遠。不怕花錢。都趕來燒香。磕頭。這

位。火。神。菩。薩。定。然。真。心。實。意。保。護。我。們。地。方。上。面。再。也。不。會。有。火。警。發。生。了。還。有。幾。個。刻。薄。嘴。的。看。客。聽。了。這。話。也。就。笑。着。道。這。個。自。然。這。火。神。菩。薩。若。不。保。佑。你。們。仍。舊。讓。你。們。家。裏。被。火。燒。了。祇。須。你。們。說。一。聲。這。火。神。菩。薩。是。沒。有。靈。驗。的。大。家。都。不。來。燒。香。這。火。神。菩。薩。享。受。不。着。香。烟。祇。好。餓。死。了。如。今。你。們。橫。豎。已。經。燒。過。香。已。經。磕。過。頭。火。神。菩。薩。當。然。隨。時。保。佑。你。們。你。們。就。是。把。火。放。在。柴。草。上。或。是。把。煤。油。澆。在。火。上。包。管。也。能。個。熄。滅。再。也。不。能。燒。起。來。的。香。客。聽。了。這。種。無。禮。的。話。都。道。阿。彌。陀。佛。你。怎。麼。說。出。這。些。話。來。不。怕。觸。怒。了。火。神。菩。薩。麼。你。家。裏。縱。然。不。怕。火。燒。可。是。你。家。裏。失。了。火。也。得。連。累。鄰。居。呀。罪。過。罪。過。我。們。不。再。和。你。多。說。了。當。心。火。神。菩。薩。怒。了。也。怪。到。我。們。身。上。來。我。們。可。禁。

担。不。起。呢。他。們。說。這。話。時。火。神。菩。薩。果。然。顯。靈。了。原。來。正。殿。上。那。根。正。樑。和。旁。邊。的。椽。子。上。都。冒。出。火。來。很。小。的。火。燄。在。那。兒。一。掠。一。掠。眼。看。着。慢。慢。蔓。延。出。來。了。你。道。這。上。面。那。來。的。火。呢。原。來。那。只。大。鐵。鍋。正。在。這。下。面。鐵。鍋。裏。的。火。燄。既。然。直。往。上。冒。而。且。燒。香。的。人。越。來。越。多。這。鍋。裏。香。燭。元。寶。也。就。越。堆。越。高。火。燄。也。就。越。過。越。大。離。開。那。正。樑。並。沒。多。遠。畢。竟。正。樑。是。木。頭。的。受。着。這。烈。火。的。薰。烘。自。然。慢。慢。發。熱。等。到。熱。極。了。也。自。然。發。出。火。來。可。是。當。這。火。初。起。的。時。候。並。無。一。人。看。見。因。爲。真。心。來。燒。香。的。人。個。個。都。是。俯。首。低。眉。參。拜。神。像。那。敢。東。張。西。瞧。望。到。這。上。面。去。至。於。那。些。趕。熱。鬧。的。閒。人。兩。隻。眼。睜。祇。管。去。尋。年。輕。婦。女。說。說。笑。笑。又。那。有。工。夫。朝。着。上。面。望。再。則。正。殿。裏。面。充。滿。了。香。烟。縱。然。有。人。

偶爾拾起頭來也覺模糊模糊不能看得清楚。所以這樑和椽子上已經燒了半天還沒一人曉得。後來有一個小孩子首先看見了，就喊道：屋上有火。他的父母聽說這纔抬頭細看看。個分明不由得大吃一驚，高聲喊道：屋上失火了。趕快逃呀！他喊了這一聲，還不打緊，擁在殿裏的人聽了都抬頭看看，果然見屋上有了火，也就不約而同齊聲喊道：逃呀！逃呀！嘴裏這般喊，脚下自然都向外跑。這一陣擁擠比先前來時還得利害百倍。有的鞋子擠掉了，赤着雙腳跑到外邊；有的髮髻擠散了，披着头髮好似活鬼一般；還有的簇新衣服擠得東拉破一塊，西撕碎一條，也就不成個人的模樣。最可憐的就是那些帶着子女來燒香的人，經這一陣拚命的亂擠，不是失散了兒子，就是女兒不知去向。急

得大哭大嚷，好好的昇平世界，不肯安分坐在。家裏那要出來嘗嘗逃難的滋味，不是自討苦吃麼？他們這樣亂擠亂嚷，那屋上的火也就大了起來。看看將要冒穿屋頂了，在這危險的當兒，火神菩薩理應大施法力，熄滅了屋上的火，保守住自家的安身所在，永遠享受愚民的供奉。但他祇是披着紅袍，瞪着眼睛，呆呆的望着。這火越燒越大，廟裏的和尙和用人起初還想救熄，但見火已得勢，料想不能救熄，也就一蹶逃出廟來，不消一刻的工夫，這一座火神廟已變成火燄山，黑烟四冒，火蛇亂攢，救火會裏得了信，連忙把皮帶車開來，用力澆灌，怎奈一些沒有用處。廟的隔壁真是一家香燭元寶店，平時靠着這火神廟做了多少好生意，今天因為是火神的生日，店裏更是堆滿了香燭元寶，不

料。火。神。菩。薩。性。子。太。急。等。不。及。人。家。買。了。香。燭。敬。到。他。面。前。的。香。爐。裏。他。却。移。樽。就。教。趕。到。這。香。燭。元。寶。店。來。所。有。的。香。燭。元。寶。完。全。收。去。一。些。不。留。當。做。一。份。很。厚。的。壽。禮。香。燭。元。寶。店。過。去。就。是。一。家。火。油。棧。這。真。是。火。上。澆。油。火。勢。就。格。外。不。可。收。拾。皮。帶。車。裏。射。出。來。的。水。澆。在。上。面。那。直。冒。的。火。燄。也。不。會。稍。爲。低。些。從。吃。中。飯。的。時。候。直。燒。到。下。午。火。勢。方。纔。減。小。然。而。一。眼。看。過。去。已。是。一。片。焦。土。變。成。個。瓦。礫。場。了。這。一。場。火。災。燒。去。的。房。屋。不。必。計。算。又。燒。死。十。幾。個。人。都。是。面。目。焦。黑。肢。體。不。全。情。狀。十。分。可。慘。還。有。許。多。遠。地。的。人。聽。了。這。個。消。息。也。都。趕。來。說。是。他。們。家。裏。也。有。人。來。燒。香。的。却。至。今。不。會。同。去。想。是。已。燒。死。在。廟。裏。了。說。罷。也。就。大。哭。不。止。更。有。些。老。太。婆。仍。舊。念。着。阿。彌。陀。佛。道。哎。喏。喏。

這。必。是。有。人。觸。怒。了。火。神。菩。薩。所。以。火。神。菩。薩。顯。出。靈。驗。叫。你。們。曉。得。利。害。以。後。再。也。不。敢。得。罪。他。老。人。家。如。今。我。們。倘。要。招。賠。火。神。菩。薩。請。他。老。人。家。不。必。動。怒。仍。然。保。佑。着。我。們。我。們。就。得。趕。快。募。化。些。錢。重。造。廟。宇。再。塑。金。身。呀。然。而。有。許。多。人。聽。了。這。話。並。不。去。理。睬。他。們。掉。頭。而。去。

我。正。寫。到。這。裏。忽。聽。得。救。火。車。跑。過。我。的。弄。口。我。想。莫。非。是。火。神。菩。薩。又。動。了。怒。麼。當。心。他。也。來。尋。着。我。我。是。個。窮。人。禁。不。起。他。來。光。顧。我。就。不。敢。再。寫。下。去。祇。好。就。此。擱。筆。罷。

畫意

(范鵬哥)

炊烟繚樹澹金暉
村落家家靜掩扉
小犬鑽籬搖尾出
欣欣來接主人歸

擬香詞

(逸梅)

女。件。紅。闌。笑。語。頻。阿。儂。今。日。是。生。辰。鄰。家。小。玉。郎。偷。看。隔。一。重。簾。看。未。真。
兒。家。夫。壻。擅。風。流。替。畫。雙。眉。曲。似。鈎。妬。煞。舊。時。諸。姊。妹。問。儂。豔。福。幾。生。修。
隔。簾。花。影。自。紛。披。鳳。子。輕。盈。過。院。遲。且。喜。晝。長。無。一。事。教。成。鸚。鵡。念。新。詩。
涔。涔。粉。汗。染。衣。香。紈。扇。頻。揮。不。覺。涼。憎。煞。檀。其。情。太。切。炎。宵。未。許。暫。分。牀。
曉。妝。理。罷。換。新。羅。並。坐。拈。針。笑。語。和。郎。說。秘。辛。儂。刺。繡。圍。房。樂。事。少。年。多。
芭。蕉。庭。院。碧。陰。多。姊。妹。鄰。家。幾。度。過。一。枕。梨。雲。慵。不。起。簾。前。忙。煞。綠。鸚。哥。
甲。剪。香。濃。漾。碧。烟。晚。妝。卸。處。鬢。鬆。蟬。一。輪。明。月。疏。簾。透。映。得。紅。腮。別。樣。妍。
冬。閨。清。課。訂。來。多。晨。起。當。窗。麝。墨。磨。十。有。三。行。臨。玉。版。毫。尖。寒。凍。要。郎。呵。
沈。沈。畫。閣。幔。深。遮。揮。塵。清。談。樂。事。賒。七。腕。盧。同。郎。雅。癖。安。排。活。火。煮。新。茶。
闌。干。花。月。影。重。重。寶。帳。香。溫。夢。也。慵。嗔。煞。檀。奴。輕。薄。甚。紅。羅。偷。解。看。酥。胸。

題說

一個土倡的歷史

(民哀)

我上一個月到松江去調查公事完畢之後。就同當地朋友到私門子裏頭去頑耍松江地方正當事業不見得發達獨有這一項祕密賣淫的生涯却不弱似上海我不過住得一星期目中已見着了十餘個土倡資格最老叫做梅飛仙前清時候就有她這樣一個人其次叫做朱如明曾經做過緝私統領沈的外妾餘外一個叫何品秀是商會裏一個有勢力人包着所以叫他商業總會一個叫施近真姓名不得而知松江人多說他容貌近於西施所以叫施近一個叫老八出身的確是個女學生很識幾個字也會幹這種營生還有姚小弟譚老大一個是書香之女一個是前清松江提督譚糊塗的

女兒現在多變作密賣婦了。唉。雖則是生活程度一天高一天。天災人禍。沒有一年沒有過逼得他們走這條路。但是松江社會風俗淫惡的實備也免不了的了。有一個姓張的朋友說你（指著者）不過到了西門幾家人家還有城內和東門華陽橋一帶你還沒有知道。照此說來松江地方的私門子簡直和各衙門單拿薪水不幹事的人員一樣。真不知有多少我生平最喜歡實地調查做這樣的文字。倘然和不通世故的人談起來。一定說我無賴做這種淫穢筆墨。其實我的宗旨是寫出來供給改造社會大家研究資料。並無別種用意。自信是有價值的。紀載和那面壁虛造的說謊專門家文字別有一種旨趣。我在松江一陣子亂跑。居然被我跑出一段極好的小說資料來了。聞言敘過書

歸正傳

那一天我在一家半開門（滬諺曰台基亦稱鹹肉莊又名待合所）人家遇見一個土倡年紀祇有十七歲。臉子生得不十分壞。性格略覺暴躁些。她一見了我到非常親熱。我自己很明白。這幾天在此地化錢。手面和在上海北京一樣。並不當他內地。所以他們當我是好主顧。無論誰見了面多親熱得很。這是錢的關係。並無別種原因。我身在客邊爲着無聊。所以到此地。也就借着金錢勢力同她們鬼混。一陣回頭我一走之後。腦筋裏洗得清清爽爽。不見得牽掛。她就是她的腦筋裏迎新送舊也未必見得有。我當時我照例牽絲扳籐胡纏了一陣。那時候已有十一句鐘。要曉得內地到此晨光二更已經打過六街三市。祇有吠影的犬聲。人是老早

睡靜了。我立刻掏出錢來打發她預備回寓睡覺。她問我明天動身麼。我說恐怕事情來不及了。局還得担擱一天。她說既然如此。請你把錢收回去。明天再算罷。我想她一定嫌少。所以說這樣漂亮話兒。橫豎我明天也許再來多給些。她也不妨因而一老一實收回了錢。同她明天再會到了。第二次老辰光又遇到了她。她知道我事情尙有餘液。未了先說今晚你不必把錢拿進。拿出積到臨走那一天。躉當給我罷。一到第三天晚上。她曉得我明晨是一定走的了。她到預備着幾樣菜替我送行的。酒量極好。一個人喝了二觔黃酒。一些沒有酒意。我是南人。北相歡喜。喝高粱本來可以喝十二兩。那天喝了半斤。不到覺得喝不下了。一瞧壺內還有不少。一問她們方才明白原來她們打了一觔所

以我。喝。了。好。久。還。祇。喝。了。了。將。近。一。半。我。說。心。中。有。事。酒。不。喝。了。她。笑。盈。盈。的。走。過。來。拿。起。我。的。酒。壺。就。喝。我。說。你。喝。過。黃。的。怎。麼。又。喝。白。的。兩。色。酒。一。喝。容。易。醉。人。一。面。說。着。一。面。伸。手。上。去。止。住。她。又。誰。知。她。拿。住。了。酒。壺。死。也。不。放。照。脖子。兩。三。伸。把。我。喝。賸。的。半。觴。多。些。高。粱。多。喝。下。去。了。喝。完。之。後。順。手。把。酒。壺。在。地。上。一。擲。對。着。我。一。味。的。笑。我。掏。出。錶。一。瞧。已。經。十。句。敲。過。因。爲。明。天。起。早。動。身。所。以。不。敢。熬。夜。趕。緊。拿。出。二。十。塊。錢。授。給。她。笑。着。道。本。來。想。剪。一。件。衣。料。送。給。你。但。是。時。間。促。祇。好。乾。折。的。了。你。拿。去。胡。亂。用。罷。她。臉。色。一。沈。對。着。我。冷。笑。了。兩。聲。咬。牙。道。你。也。太。瞧。不。起。人。難。道。說。你。倚。靠。着。幾。塊。錢。的。勢。力。就。想。壓。迫。倒。人。家。麼。我。雖。然。是。下。賤。之。人。却。重。情。不。重。財。的。你。一。味。的。把。錢。來。骯。髒。

我。你。自。己。也。失。了。人。格。我。萬。不。料。受。她。這。樣。的。責。備。一。時。呆。看。着。拿。錢。的。那。條。手。伸。又。不。是。縮。又。不。是。祇。好。陪。着。笑。臉。道。你。喝。醉。了。發。酒。瘋。麼。就。算。你。不。要。錢。你。家。裏。是。要。的。呵。若。是。你。家。中。也。不。在。乎。此。你。又。何。必。出。來。幹。這。樣。的。……我。的。事。字。沒。有。出。口。她。忽。然。向。傍。邊。一。張。沙。發。上。一。躺。掩。着。面。哭。起。來。了。始。而。還。是。嗚。嗚。咽。咽。隔。不。了。十。分。鐘。竟。然。放。聲。大。哭。我。益。發。楞。住。了。想。不。出。什。麼。說。話。慰。籍。她。祇。好。自。己。拿。起。酒。杯。來。把。杯。子。裏。的。餘。灑。一。口。飲。盡。長。嘆。一。聲。道。一。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樓。臺。一。別。永。相。望。一。又。對。着。她。道。你。何。必。這。樣。呢。總。算。我。沒。有。眼。珠。子。把。你。錯。當。着。尋。常。桃。李。賣。笑。春。風。你。也。算。錯。用。了。一。番。深。情。密。意。遇。着。我。這。樣。一。個。濁。物。祇。要。下。回。留。意。就。得。哩。

她忍住了悲聲聽我講完了這一番話。她站
起身來把手中那方哭濕的手帕向我面前一
丟。說道：你的手帕拿來讓我擦一擦臉。你捨得
麼？我也猜不透。她用意順手把我的一方手帕
也向她一丟。她接着了望袖中一擦。對我點了
點頭。望外就走。那晚却巧時風初動。梅雨已來
雨下得像瀑布一般。她竟冒雨而去。我覺得非
常無趣。先把她留下的溼手帕向懷中藏好。把
錢也收了起來。心中暗忖：難道現在世界上還
有有錢買不到的事情麼？這個時候我的一個
知己朋友一向在南京省公署辦事。曉得我到
松江他特地趕回故鄉來。盡地主之誼。知道我
在那地方頑耍。也是冒雨尋來。我一見他。面別
的不談。就把適才那件事告訴他。我那朋友也
奇怪起來。一面把帶來的玫瑰家釀傾出來。同

我對酌。一面細細的研究這個問題。
我那朋友道：要研究她。今晚道理。讓我把她
歷史述一述。她姓何。從小就沒有爹娘。和着一
個兄弟。多是娘舅舅姆撫養的。到十四歲那年。
被土倡老前輩梅飛仙看上了。領過去做乾女。
兒替她取名叫做亞仙。想把衣鉢傳給她。認了
女兒。不多時就帶到上海去住了。好久等待回
來。已經胸高眉散的了。亞仙的娘舅舅姆非但
不同。梅飛仙交涉。并且非常歡喜。說祇要有錢
給他們兩口子開伙食。抽大烟。隨便人家怎樣
擺佈。着外甥女兒。其時有個姓張的。因為沒有
兒子。想物色一個人材。以充下陳。有一天瞧見
了亞仙。異常合式。替他換了霞纖二個字。還用
心教了兩個多月。女子教科書。回頭就托人提
議。婚嫁問題。那混賬的娘舅舅姆那時已定了

章程。霞纖曰：天出去要抽一塊錢稅率。晚上加大洋伍角。如果喚了去不合式，打回票也要兩角。小洋遮羞錢。有一天霞纖給人家打樣退回來。人家沒化一個大錢。娘舅舅姆不答應。指定霞纖吞沒。霞纖沒奈何向人家借了兩角小洋。拿回去和上捐似的。方才無話。但是抽捐雖捐得嚴緊，對於霞纖的穿着插戴，吃喝一概不管。莫說別的，單講紮髮辮的絲線，現在時行紮得長大起碼一天用七根絲線，每根銅元一枚，要兩千一百文。一月也得霞纖自己安排。那時聽說姓張的娶她本人，非常願意。誰知娘舅舅姆一商量，霞纖嫁掉了黑白兩飯，靠誰開支？所以咬定牙關不答應。而且還說做妾不願意。那種冠冕話，姓張的開場一定要霞纖，所以答應身價不妨貴些。娘舅就說要一千舅姆，說最少八

百塊。姓張的允許了六百塊錢，沒有答應。就此作罷。那兩個混賬東西依然逼着外甥女兒去把皮肉換錢來供他們飽肚子。過烟癮。假如霞纖有感冒或是懶着接客，就把霞纖辛苦賺來的幾件衣飾拿去當錢來修五臟廟。總之逼得霞纖不能不幹。這件沒廉恥的事情，這是她過去和現在的歷史。

我聽完了這番說話，忙道：如此說來，霞纖又何以不拿我的錢呢？我那朋友道：說也奇怪。這孩子認識了幾個字，畢竟和別的土倡兩樣。些如果遇到合意的客人，情願當自己東西拿回去交賬。對於這一方面，不是一定要錢的大約。她對於你也是這個緣故。你不妨明天晚上動身。白天再去喚來問一問她的用意。你說送衣料給他，就剪端正了，當面給了她，完一重公案。我

很贊成。這個辦法到了第二天。依着我那朋友說話進行。但是她始終沒有來我剪的衣料。還是託人轉交。不知道她受了沒有。我總算了。一樁心事……但是我受了這回感觸。至今心上有兩層疑團。A 是否可以算愛情試驗。B 霞纖墮落是誰的過失。

千秋歲

壽叟公

(君博)

品茶量酒還憶當時否。雲樹隔情彌厚。故鄉聊送目。佳節頻回首。花盡矣。興來總被東風負。家世清河舊。高隱玄真後。年五十。宜稱壽。丰標誰比擬。濯濯靈和柳。翻笑我青春。做了龍鍾叟。

梅 盧 非 詩 話

鄭 際 雲

數年前肄業草橋中學校。有同學某君。(姑隱其姓名)文理素不通順。適旅行虎林歸來。教師即以西湖二字為詩題。某君呼哦兩小時。煞費經營。始成四句云。一碧清。水是那湖。此是越中之西湖。四顧一望。見岳墳。想見當年獄中苦。詩成。自以為得意。炫示同學。同學皆匿笑不置。嗚呼。中學生之國文程度。若此。我於此未免歎國學之淪亡也。或曰。此詩已為佳作。故肯自炫。尚有幾許秘不示人者。更不知所云矣。

機情
荔枝灣感舊 (慶霖)

粵之城西有水一灣稱曰荔枝蓋兩岸綠葉紅
顛延長十里初不讓晉太原武陵之桃花林也
如斯勝地既有天然美景而富於建築性之粵
人又豈肯舍其人力經營不爲之點綴一二哉
於是每值春末夏初灣中畫舫如雲小艇往來
穿插倍於畫舫入夏尤甚遊人避暑男女雜沓
其中不乏靡風敗俗之行執政者曾幾度摧殘
此河灣豔跡欲使癡男怨女發乎情止乎禮其
奈三令五申若輩感置之不理現值解放潮流
澎湃時期安能以腐敗空言束縛一般青年男
女余曩歲隸振武軍麾下妄治軍書忝參帷幄
高雷一役非戰之罪指揮無人全軍覆沒龍使
君地盤喪失北走燕京而吾輩依人作嫁既失
其泰山之靠是又不得不以青衫蹭蹬四字爲

失意時之口頭禪矣是年七月余由高州而陽
江過往鐵城省視嚴親起居後治裝晉省藉圖
瞰飯地當道率齒冷吾儕斥爲龍黨今之坐比
皋擁大嶽治民事司財政者當使君開府東粵
時何嘗不奔走門下趨趨囁嚅以無鼻息可承
仰爲憾比比皆是苟能得黨使君揣其心理且
榮及先人於地下是昔日求之盼之而不可得
者今日斥之非之矣吾於此不禁又興蒼狗白
雲世態炎涼之感想矣

落紅陣陣無計留春悶坐旅齋書空咄咄偶然
興起趨車至城西作荔枝灣游藉啖新鮮果實
比抵西郭舍車買棹直放中流聽其所止而兩
岸叫賣荔枝聲較斷腸時節賣花聲尤覺聲聲
悅耳嗟嗟舊遊慨念風景不殊看人海茫茫衆
生蠢蠢軍政商學各界人物其心理於此清涼

境。地。完。全。盡。於。面。上。不。爲。稍。減。其。遊。則。同。也。其。志。趣。則。未。嘗。或。同。焉。其。最。足。爲。此。灣。生。色。者。有。二。人。焉。一。則。爲。錦。繡。才。人。一。則。爲。小。姑。居。處。蓋。才。人。不。乏。佳。什。爲。此。一。泓。清。水。而。吟。咏。則。他。日。河。山。破。碎。文。字。有。靈。古。蹟。留。傳。惟。此。善。頌。善。禱。之。詩。歌。爲。之。廣。增。身。價。歷。萬。古。而。不。朽。而。小。姑。居。處。尙。未。有。郎。一。點。芳。心。馳。逐。清。流。運。其。慧。眼。物。色。人。材。臨。流。對。影。阿。儂。尙。覺。自。憐。縱。不。嫁。個。玉。堂。金。馬。狀。元。郎。也。當。嫁。個。器。宇。才。華。過。人。一。等。者。爲。紅。閨。中。遺。留。一。段。佳。話。方。不。辜。負。此。生。其。最。可。憐。最。高。尙。最。足。令。人。欽。佩。亦。爲。此。灣。中。點。綴。品。者。則。販。夫。走。卒。是。卽。今。所。謂。勞。動。家。也。或。作。小。本。營。生。以。博。蠅。頭。微。利。或。舍。血。汗。身。軀。以。氣。力。做。生。涯。日。得。數。百。錢。養。其。八。口。之。家。吁。嗟。苦。矣。余。正。於。此。萬。千。心。事。湧。上。心。來。之。際。忽

聞。隣。舟。有。喚。余。字。者。回。首。視。之。則。十。年。老。友。劉。子。襄。也。子。襄。揖。余。而。言。曰。兩。年。不。見。子。何。憔悴。若。是。余。不。遑。卽。答。但。速。彼。過。舟。歎。然。把。握。略。詢。家。事。彼。之。堂。上。固。皆。康。健。與。余。同。此。則。堪。以。互。相。告。慰。者。子。襄。曰。回。憶。舊。遊。河。上。瞬。息。經。年。子。誠。熱。中。功。名。試。問。浮。雲。富。貴。過。眼。都。非。將。軍。之。子。房。仍。是。歸。來。從。赤。松。子。遊。徒。負。玉。人。一。片。心。而。彼。一。縷。香。魂。九。泉。含。恨。其。所。以。不。爲。子。崇。使。子。畢。命。於。砲。花。彈。雨。中。者。妮。子。多。情。仍。有。不。忍。雖。然。吾。料。其。終。必。不。甘。異。日。將。爲。厲。鬼。捉。子。陰。庭。對。簿。刻。心。而。視。之。究。有。無。薄。倖。兩。字。鐫。於。心。頭。也。否。子。襄。愁。直。而。豪。放。除。詩。酒。流。連。風。月。縱。情。外。他。無。所。知。非。不。知。也。蓋。亦。今。之。傷。心。人。耳。其。言。諷。而。哀。哀。而。忿。忿。而。所。以。近。譴。矣。子。襄。更。進。而。言。曰。非。我。好。爲。謾。責。之。詞。實。則。子。太。忍。矣。

當彼病時。三電而不復。迨病篤。再電告。竟以軍書旁午。四字以辭之。嗟乎。子於其時。苟肯回粵。彼或不死。彼死矣。我以惡耗達。子假惺惺。貓兒哭鼠。兩首歪詩。豈足文子之薄倖耶。子雖不殺玉人。玉人實由子而死也。休矣。彼縱恕子。我與子友善。此生此事。我不能恕子之薄情也。余聞言。正襟危坐。不敢置答。默念舊事。淚下沾襟矣。靜坐移時。毫無聲息。惟聞舟子打槳而已。俄頃子囊仰天微喟。扣絃而歌曰。『惱煞潘郎擲果年。章台何事慣情牽。忍心辜負柔條柳。拆作將軍怒馬鞭。』愛花愛國總魂銷。花事闌珊國事飄。縱使紅旗能報捷。祇聞奏凱不聞簫。『噫嘻。此何歌也。蓋卽子囊所謂歪詩也。我之斷腸詞。我之傷心史。用之以悼鳳兒者也。鳳兒何人。子囊究因何而詰責。請將此傷心斷腸事一告諸

君兼誌余過

初某歲值暑。余日造灣上消夏。蓋赤帝施威。逼人太甚。丹雲不倦。白汗頻揮。昔人齊酷吏於大暑比長日。如小年。良有以也。獨此灣上清風。逍遙打架。飽看山色。湖光略領。衣香鬢影。不啻置身清涼世界。胸中暑氣。爲之銷盡。沉瓜浮李。雪藕調冰。未能比美。一日余舟以轉掉不慎。致與來舟相觸。舟內無多人。僅一粲者。攜一雛鬢而已。粲者月容花貌。可丰姿不減當年。君王知是荔枝來。時旁坐微笑人也。余目爲眷屬。出於大家。未敢效劉楨之平視。舟子則互相聲。嘗猶猜未已。粲者嬌叱舟人。誰叫汝自不當心。嘗人奚益。余赧然內愧。以過實在余舟。既不能謝。過於玉人。亦惟有轉斥舟子之妄。乃粲者忽橫波一笑。更舉皓腕遙擲一物。墮余懷中。視之。剝殼

之荔枝也。水淋漓沾余羅衫。余大訝。個妮子態雖媚而不蕩。何輕狂如是。嬌憨耶。挑情耶。驚疑特甚。以云。嬌憨則妮子明眸皓齒。聰慧照人。必不肯對此陌上蕭郎。無端擲果。以云。挑情則鰥生無福。形影自慚。又何敢希冀。豔遇而生奢望之心哉。方默想。凝視間。粲者笑謂。雛鬟曰。個書生假斯文。強端莊。看他目灼灼似賊。暗地已經垂涎三尺。我故請伊吃荔枝。來時舟已距離稍遠。雛鬟揚巾而呼曰。我家姑姑囑耶。君黃昏來岸西紅樓第五家門前。有馬櫻樹者是矣。余始恍然。蓋岸西多北里姊妹。居彼粲而麗者。殆亦平康中人耳。願妮子眉頭眼角。非是薄福相。何竟墮落。操此賤生。涯心焉憐之。決往訪晤。逗遛灣上。未遽入城。少焉金烏西墜。暮色蒼茫。遊人都道歸去也。余亦舍舟登陸。緣岸西行。既抵

兒家。輕輕叩門。應關者。則先前灣上所見之雛鬟。笑迎余入。而余既為不速之賓。復作升堂之客。入得門來。小院清幽。略陳花草。雛鬟曰。姑姑盼煞耶。君矣。請逕登樓。余領之。拾級而升。樓中鋪設。知為妝閣。泥人香氣。陣陣侵入心脾。亦不知從何處發出。妮子見余至。起立相迎。低首含羞。偷摩衣角。輕不若灣上之瀟灑神情。余細視伊已脫却蟬翼紗衫。換着白羅衣。寬而有致。雲鬟不整。鬢邊斜簪茉莉花。又似歸來浴罷時。又似小夢剛回。景余笑語之曰。卿何默默。今夕之會。尚望勿吝荔枝。再賜若干枚。受惠多矣。雛鬟吃吃笑曰。耶君勿鬧。饑荒吾家。姑姑菩薩心腸。必使耶君飽啖也。伊佯未聞。呵之曰。紅兒。佳賓來。弗去烹茶。做麼生。胡亂道。獨不畏佳賓責輕狂耶。轉對余曰。個丫頭年十五矣。癡呆甚。幸君

恕之。互相轉詰。姓氏居里。妮子江姓。芳名鳳嬌。年二十。僅一寡母。粵之佛山。人流寓省城。有年。鳳本小家。碧玉年十四。茫然戀愛。爲浪蕩子。誘破其貞操。會家貧。無所依。蓬門未識。莫託良媒。不如娼娼可濟。貧兼能養母。此鳳兒墮落之遠因。亦紀實也。余雅不願爲之。點綴鼓吹。如世俗所謂本亦宦家女。幼爲匪人拐誘。鬻入平康等語。殊多事矣。余是夕未歸。連流鳳所相與。燕好事理。必然初無足諱。從此余遂不作荔枝灣頭客。而爲鳳兒妝閣隸矣。相處日久。兩情益篤。鳳不吝我。我亦不妓。鳳也待鳳對母。一如家人時。余雖不敢謂浪子。尋花萬金。豪擲然。纏頭之贈。所費亦不貲矣。蓋余有妬癖。以爲鳳既與好。養之可耳。且彼神女。生涯初無可操之必要。鏡衣繡闥。固不容第三人攙入。其間韶華。到眼輕消。

遣過後。思量總可憐。轉眼秋風起矣。余與鳳秋來。心事倍覺淒涼。一則欲娶而不能。一則欲嫁。又不可其事。實困難。究因何故。余亦莫知。大概不免抄襲花月痕上所謂韋劉之故事耳。一夕之夜。獨坐鳳室。閱鳳學作小詩。太平。堪能上口。細爲刪削。夜深矣。風雨頗劇。鳳尙未歸。心殊快。快魚更三轉。瞻多車聲。麟麟。意是鳳歸。俄果門闌。鳳母低聲曰。爾等歸。何晚。累得老身枯等半。夜猶其小事。恐樓上郎君獨坐。心焦死矣。小紅曰。姑姑今日被酒過甚。爛醉不堪。延途嘔吐。使僕無措。現馱車中。恐難獨步。乞嬖嬖助。僕扶伊上樓也。鳳兒入室。顧余獨在。仍欲強作周旋。余禁之。使臥維時。鳳星眼微。餞桃花滿頰。四肢無力。蟠臥牀中。彷彿入夢。余坐守之。鳳忽索茶。連呼口渴。伊母與小紅均憊甚。而臥。余爲斟溫茶。

以飲之。鳳微呷而噴之曰：此茶何冷？乞君以熱者來。余告以非冷，不過微溫，頗適口。卿何爛醉冷熱且不辨？鳳慍曰：君何瑣瑣？溫者僕亦不欲，非熱不飲也。余無奈，另易熱茶以授之。始徐徐吸飲，少頃酒微醒，倚余懷，嬌態萬狀，柔弱不支，似不僅被酒而醉，勞碌車塵已也。心頗疑之，因調之曰：卿何嬌怯不勝？豈又擲荔枝來？鳳聞余意，哇然而啼曰：事實有之，請不必爲君諱。彼王姓子恃其財勢，久覷僕色，第無隙可乘。今夕在東亞旅社召僕與會，座上悉豪客，彼黨也。姊妹行復助爲虐，灌僕酩酊，陷入重圍，無可遁脫。雖然，僕娼也，非君妻妾，君雖不愉，僕亦無奈。非說負氣話，嘗要君攜僕去，君又不可。今夕之錯，非偶然也。殆亦因僕之地位不得不如斯耳。明日余遂絕跡鳳所，會所設軍要機關，爲執政破獲。

幾喪厥身，起而走瓊崖，參與戰役，余自絕。鳳後伊哭泣，終日不飲不眠，如醉如癡。好友子襄極力調和，其間余終不承回首思之，誠忍人也。去粵後，鳳縱自怨自艾，亦無所用，鬱結而病。孕七月，產一雄，產後病加劇，遂不起。嗚呼！鳳竟永辭濁世而捐香矣。伊不幸之阿母，痛女情深，不願獨居人世，病未旬日，亦向黃泉道上，追其苦命女兒去也。子襄頗任俠，厚葬鳳母女於粵秀山麓，立小碑爲誌，並嫁小紅於鄉間。聞伊夫係一長厚之子，惟鳳所生無名氏之兒，據子襄云，啼聲頗壯，頭角崢嶸，非凡品也。並強謂酷效余形，鳳彌留時亦以此兒相託，余無可辭，第究難告人，謂余骨肉，其誰信之？攜之燕京，寄養姊氏。今五齡矣，聰慧異常。兒去年北上得觀，是兒戀戀牽衣，啼嬌嗚乎，童子何知，令我惆悵，徒增耳自後，余每啖荔枝，輒思鳳兒不置云。

小說 盜穴出險記

(詞之)

周厚餘他雖有三五萬家貲已是宜陵鎮上數一數二的首戶他這天正坐在書房裏噙着那根三四尺長的旱煙袋吐出許多白煙出來差不多將這間房屋要塞滿了在這當兒周貴却在這濃煙圈子裏遞進一封信來厚餘接在手裏慢慢將口內餘烟吐盡才問道這信是誰送來的周貴垂手回道是閻璧王老太家小兒子送來的他說是一個黑臉大漢請他送到這裏厚餘一聲不響在抽屜裏拿出一副大玳瑁眼鏡架在鼻準頭上才將信抽出來看了一遍說也奇怪這封信似乎含着電力一般頃刻間厚餘臉上罩了一重嚴霜那兩條腿也就索索的抖戰起來才將信放下忽的地板上霹拍一聲嚇得厚餘直跳起來彷彿腦筋裏受了炸彈震

動似的再低頭一望却是那支旱煙袋豎在桌子旁邊經他老先生抖倒下來巧巧碰在痰盂缸上周貴將那支旱煙袋拿起又送到厚餘嘴邊厚餘噙在嘴裏蹙着眉頭硬將心神定了定望着周貴說道你去將本區區長請來就說我同他有要緊事商議周貴也不曉得主人爲着什麼事這樣驚惶

一間客室裏厚餘和那個區長余子舟說道甚麼叫做鐵血團這不是分明來敲我的竹槓嗎而且他們的口氣也過大動不動要一萬兩萬我固然沒有這力量就是有這力量我也不能白白將這銀子送掉子翁是這本鎮的長官當然有保護人民維持治安的責任老夫說不得要重託子翁事平之後理當酬謝子舟笑道厚翁先生過於客氣這是我義不容辭的事你但

請放心兄弟多派幾個便衣警士在府上前後暗探着好了而且這種恐嚇信現在也沒有甚麼價值不過我們寧可防其有不可防其無厚餘聽他這話心裏真個放了一百二十斤重擔也覺得自己未免過於膽小故意鎮靜着說道子翁說的話原是我們就這樣辦法罷

停了兩天周厚餘仍在那書室裏吸着旱烟周貴又在這烟霧圈子裏遞進一函他拆開來念道

我們這鐵血團是監督政府懲戒污吏的一種機關目下因經費短絀才稱你通融那曉得你這人一點道德心和義務心都沒有還要叫那些膿包警察來保護你這就是你愚蠢的弱點試問那些膿包警察能保護你的生命財產嗎我們團裏已經議決限你二十

四點鐘將款子預備好了派人領取你如允許請你在門口畫一白十字你如不允許請你門在口畫一白圈子你如不照我們的辦法那是你居心和你的生命財產作對我們當然有一種相當的手段對付

中華鐵血團啓

周厚餘接到這第二封信心裏兀自撲通撲通的跳起來彷彿他這書室裏已經埋伏了炸彈佈滿了黨人一樣他再回想到可愛的金錢上覺得這笨拙身軀似乎有些敵不上他不由勉力站起身來到了內室裏和他夫人斟酌了半天他夫人也百般的安慰着這些人不過一種恐嚇罷了你隨處留些神請警區多派幾名警士梭巡着看他們究竟有甚麼手段來對付厚餘點了點頭狠以他夫人這話爲然不曾隔了

一會工夫那壁上自鳴鐘已鏗鏗敲了八下他
心裏一驚道哎暗已過了十個鐘點還有十四
個鐘點就是我們末了的一日到了他想到這
裏心裏委實解決不下來轉垂頭喪氣的向床
上一躺好像聽天留命也不來解決這問題了
他正朦朧的時候彷彿見房門口進來一人再
仔細一望他不是鐵血團裏的人是誰呢手上
還拿着牢什子的手槍他心裏因爲不肯犧牲
這二萬可愛的金錢轉虎也似的跳下床來一
腳將那人手槍踢掉雙手將那人頸項死命掙
着嘴裏不住的狂喊亂叫他夫人這時給他驚
醒忙坐起來笑道你發甚麼瘋掙住這枕頭又
算甚麼物事厚餘睜着眼睛笑道我不掙死他
我這兩萬金錢不要白白送掉了嗎來來來好
人你幫住我掙死這廝他夫人格格的笑道你

將這廝看清楚了厚餘再仔細一望不由怔了
一怔狠詫異的說道我分明掙的是個黑大漢
怎麼變成這個枕頭定了定神才知道是神經
錯亂弄成這種幻象
周厚餘夜裏迷離恍惚着到了天亮時委實疲
倦極了轉跼呼暢睡起來在這時候太陽已照
在紗窗上那周貴氣敗壞的進來喊道老爺
區長那裏已着轎子來請說黨人的機關已給
他破獲了捉住好些黨人立刻請老爺去說話
厚餘在睡夢中聽這話早一骨碌扒了坐起來
問道是真的嗎這一來我這可愛的金錢可以
保住了說畢下床盥洗後高高興興的出了大
門還看見那兩個制服警士站在旁邊他也不
和他寒暄一脚才跨進轎裏那警士拿着一塊
白手帕在厚餘臉上一拋頓時知覺全失聽他

們拾着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到了第二天，厚餘才甦醒過來，再一細望，兀自叫起撞天屈來。這裏是甚麼警署，不是那鐵血團的機關嗎？那兩個黑大漢，見厚餘已睜開眼睛，對他笑道：周先生，這裏委屈你了。

周厚餘住在那鐵血團裏，約莫有半個多月，雖說受他們種種嚴刑種種恐嚇，他都不肯犧牲。他可愛的金錢說也奇怪，這天傍晚時候，天落了一陣細雨，他身邊的兩個看守的人忽的不知去向，他想我這時候不逃走還等待甚麼時候呢？忙站起身來，惻惻的開了後門，他也不問東南西北，徑向那條小路上一直走去。天上有雨，地上又滑，可憐走了半夜，再抬頭一望，不迭的喊着苦呀，前面原是一條大河，後面犬聲吠着，好像許多人追來，他這一急，恨不得投河自

盡。再看，看離他身邊有一二丈遠，隱約間有座浮橋，他也顧不得死活，奔了去。一望，果然是座橋，喊了一聲，僥倖逃過來。又沒命的狂奔，好不容易到了天明，才走到一個鎮市，問了問人，才知道離開宜陵鎮倒有一百多里。忙叫了船，回家進了門，裏見他老妻一搭眼，淚一搭鼻涕，對着他，姪少爺周光能商議請他設法呢。那桌上洋錢鈔票擺滿了，這時他老妻見厚餘回來，不由驚訝道：才預備去贖你，你怎麼倒回來了？姪少爺說：你被了五百皮鞭子，不算數，還拿臘燭燒你，腋下窩我聽他這話，到這時心裏還難受呢。厚餘聽這話，再向他姪少爺臉上一望，心裏已明白大半。這時光能見他叔子回來，那臉上頓時泛著灰白色，心裏暗暗急道：完了，完了，這一次可算是白費心機，怎麼會給他逃走出來，他

正在這裏作急。他叔子勞口問道：「這鐵血團，你還清楚嗎？」光能紅着臉，搭訕着說道：「這兒不盡清楚。厚餘又問道：「你既不清楚，這鐵血團的內容，你將這款子預備交代給誰？」他姪兒怔怔的答道：「鎮東那個開茶館的小李，四他說可以託人想法。厚餘聽這話，下死勁釘了他一眼，也不說甚麼。轉對他老妻說道：「你替我將這些錢收進去。我們這裏還能容身嗎？」

兩個月後，那鎮上數一數二的首戶周厚餘，居然離開宜陵鎮，遷到揚州城裏。度他安閒歲月，有一天，厚餘和他老友王子卿談到這次遇盜出險，他原原本本告訴子卿，末了，還恨恨的說道：「甚麼叫做鐵血團，原來還是家庭變罷了。子翁子翁，世風不古，禍起闔牆，我還貪戀那個彈丸宜陵，叫我防不勝防呢。」

贈歌郎綠牡丹

蘇定方句

(君博)

好夢如雲不自由，今番嫩夢怕沈浮。
小橋有人癡立，但折梨花照暮愁。
春夜傷心坐畫屏，佩聲耳畔尚泠泠。
瓶花帖妥鑪香定，夢斷查灣一角青。
一代人材有歲差，又來蕭寺問年華。
牡丹絕色三春暖，此是宣南掌故花。
午夜天風伴玉珂，紅牆西去卽銀河。
侍兒不敢頻頻報，恐是天孫別淚多。
乞得人間一度游，三生花草夢蘇州。
惺忪斂袖鎮無語，鳳泊鸞飄別有愁。

紙帳銅瓶室叢拾

(逸梅)

同社范子烟橋箸述素富。曩曾示其鷗夷室雜記。爰錄二則於左。袁一掌少時往屯村報恩寺觀劇。人擠甚。一掌身短不得見。乃以兩臂從人叢中分開。人遂如潮退。一時喧聲如沸。寺僧某見一掌勇概不可一世。乃一手輕拍其左肩。一掌即斂手。譖視僧曰：公子神勇可歸矣。一掌不之較而去。蓋其時已覺臂痛有如斷折。歸家遂病。翌日往謁甘鳳池師。甘察臂良久。謂之曰：此僧擅少林術。爾左臂廢矣。並戒其以後毋再目空一切。後左臂果廢。而右臂力遂倍之。得一掌名。又楊龔先生少時跳盪不守繩墨。家人惡其擾禁之後。院不令出。但給衣食而已。院空洞無物。龔偶得一釘。無聊時畫地下磚作蚪蚪篆文。蓋穎悟略能識六書也。其尊人見磚上刻畫頗有古致。乃授以鐵筆。遂成名。吳中自文三橋後。當推此老。其所作章皆一氣呵成。不加雕琢也。

社會小說 專制婚姻的反響

(逸民)

章若仙是荻港一家舊紳士也是一位讀書人。因仗了先人的庇蔭捐一個分部郎中。但一輩子沒有出過鄉關一步的他所以捐這個虛榮的頭銜心裏頭祇要能殼炫耀鄉里就是了。又因為椿萱早失。纔到了十六歲就娶一位鄭淑英爲妻。唱隨快樂。鸞鴦情深。旁人見他夫婦倆沒一個不羨慕是福慧雙修。但是結褵了十年。方生下一個嬌女。因鍾愛得如同掌上明珠。一般所以就取明珠二字爲愛女的名號。明珠呀呀學語的當兒。就有一種天機活潑的形狀。往來親戚隣居們。見着他。都要嗅這粉裝玉琢的小腮兒呢。若仙的左隣錢百通。也是書香後裔。家道富裕。膝下祇生一個兒子。名叫

夢花。那年正是三歲。百通夫人常常將夢花抱到若仙那裏來。同明珠互相逗玩。倒是姿態相若。年歲相同。真算得天生的一對寧馨兒。後來百通夫婦與若仙夫婦對這兩小無猜的兒女。就想到後來的幸福。雙方都存着莫被他家攪奪的意思。所以彼此先從口頭上攀起親來。磋商了一個月。方實行婚約上的手續。即將兩個無知無識的黃口乳兒。居然媿成了休戚與共的夫妻了。後來百通忽的官廳發作。捐了一個未入流的末職。到江蘇聽鼓去了。他的家眷就搬到前村自己造的新屋去住了。忽忽過了五六年。明珠已是八歲了。就由他夫婦教導讀書。小妮子性質絕穎。過目成誦。到了十七歲。所有四書五經。詩詞論說。都能背誦如流。講解純熟。偶作小文。也頗有可觀。此時有某翰苑及第回

鄉。聞明珠的名。便欲乞婚。後來知道他已配錢氏之子。遂作罷論。後來這個消息也曾傳入明珠耳朵裏。明珠却毫不介意。

一天早起。忽見父母。倆忽忽忙忙。籌備遣嫁的事。心中很是奇怪。又聽得喜期即在目前。益覺不解。所以遂暗中多方刺探。只才將若仙與媒妁耳語的話聽得清楚。頓時受着極猛烈的刺激。就覺頭昏目眩。大大的不自在起來。即步入房中。坐下。止不住的心跳。簡直坐立不安。心亂如麻。忽站了起來。繞着一張圓桌盤旋不停。那時芙蓉色的粉腮。竟一陣子紅。一陣子白。忽又轉了青。把一副天眞爛漫的神態。頃刻變成慘淡淒涼的景象。又把那嘻笑快樂的生氣。全被淒風苦雨的環境一齊罩住了。

章若仙和那媒妁耳語後。就滿面憂愁的步入

後園。垂頭不語。在那裏踱來踱去。手裏捧着一枝水烟袋。吸個不住。真一味兒悶悶的打算這一樁事。又念女兒嫁後一生的苦樂禍福。究不知得個什麼結果。正在左思右想的當兒。猛聽得明珠房裏送出一縷淒慘幽怨的哭聲。又接着一聲巨響。若仙趕忙三脚兩步直趕到明珠房裏。斗見明珠滿面淚痕。色如死灰。兩拳緊握了。倒在地。上不由的嚇了一跳。於是拚命狂喊道。明珠的媽呀。快來呀。不好了。鬧出天大的亂子來。呀。明珠的媽。快來。快來。快來呀。

那位淑英夫人本來爲了女兒的婚事。心裏頭正在不住的悲痛。既悔當初的輕諾。又悲今後。的吉凶。他雖在廚下操作。心實罣在女兒身上。忽聽得若仙一陣的狂喊。亂叫估量着不知鬧出什麼岔枝兒來了。連忙跑到明珠房中看見

女兒這種情形不覺手足無措一味蹙足頓地的連喊明珠名字那知明珠早經失了知覺在地上躺着一聲兒也不應若仙就同夫人顛巍巍的把明珠扶到床上並用種種灌救的方法忙個不了。

諸君曉得明珠這個人心地何等瑩潔舉止何等端凝從沒有受過半點不快的事這幾天驟見父母匆促辦嫁的情形已是大惑不解今又探得萬惡的消息便將此事縈繞心頭致激犯了肝氣衝入了腦經裏像這嬌嫩的弱質那能支持得住難怪就要昏暈過去迭經父母婢媪等對着他的耳朵沒命的喊明珠呀小姐呀約莫喊了幾百聲方纔悠悠的甦醒過來忽見父母一副惶急痛惜的形色復觸動了心事便又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淑英夫人知女兒一種

隱痛難言悲哀入骨的情狀也愈加抽抽噎噎的哭說道

吾的兒呀你何苦急得這麼樣呀吾兒的心事做娘的早經知道的但是吾兒果然命好安知過了門後病人不能化凶爲吉仍做百年偕老的夫妻呢要知這事都是我們二老害了你不應三歲時候就把你許配他如今已經千金一諾真教大錯鑄成那能不依他們的辦法吾的兒你是知書達禮的人切勿過於悲怨傷了千金般的身體若仙又接着說道唉我兒當知婚姻一事都說是前世注定的福命二字也是自己帶來的你三歲的時候我同錢家伯伯很是要好（你們要好誤女終身）他見了你很聰明我見夢花很伶俐又是年歲相若品貌相同真是門當戶對彼此稱心所以結了這一門親

那知現在得着這個惡果呢。但夢花害了這樣的重病，設有三長兩短，不要說你誤盡終身，便是我們二老的生趣，不是完全斷絕了嗎？萬望吾兒祇好聽諸天命，勿直急出毛病來。叫我們愈加難過呢。可是夢花的體質，向來是很是結實的，諒不至一病不起……若仙話尚未完，淑英夫人又接着說道：「是呀，我看夢花的病，一定不礙的。況婚姻這一件，是五百年前定了的。總之吾兒既已許了夢花，正是生為錢氏人，死為錢氏鬼，萬事都可假借，惟獨夫妻二字，那是不能變通的。如今他們迎娶吾兒去，沖喜也是沒有別的法，照女子從一之義講起來，我們怎能拒絕？唉，定親已十五年了，現在平地起這一個風波，不是吾兒命裏該有這一樁磨折呀？（父母賜的，何嘗該呢）爲今之計，旁的都不成。

問題，但望吾兒過去，沖了喜，夢花就慢慢的好起來。那時吾兒真是錢氏門中的救星呢。若仙在旁聽了夫人的話，都是遵從古禮的教訓，又仔細一想，人事變遷，豈可預料？設有不測，豈不拿個活潑潑的愛女生生送他到愁苦城中去嗎？想到這裏，不覺涕泗橫流，深悔那天完全答允錢家的，不是於是長長歎了一口氣，說道：「這事叫我怎麼樣呀？我們兩年將半百的人了，單生這一女，今竟逢着這種惡事，要叫吾女去做救命王菩薩，無如我們是書香之家，焉可說出半句推却的話，致貽人家議論？吾的兒呀，你遭這人生最難堪的惡劇，總是爹娘當年種下的冤孽，到了現在，即使追悔欲死，也來不及明珠聽了爹娘這番話，益想到女子事一而終的舊俗，一經許配，就將生命幸福都付與人家了。

三番五次要我。去冲喜。我祇得唯命是聽。果能
有效。日後仍得享團圓之樂。設或不測。我已
犧牲幸福的人。惟有妄博貞孝節烈的虛榮了。
况自古紅顏多薄命。我又何敢怨天尤人呢。惟
不放心的椿萱將老。纒膝無人。竊恨未報。覆載
之恩。反累切膚之痛。不孝之罪。尙可道呀。怎奈
環境逼來。二者不能並顧。想到這兒。忽很堅毅
決絕的哭說道。爹呀。娘呀。人生像我這樣。尙有
什麼趣味。這必是前生帶來的冤孽。所以三歲
就陷入孽海。他事都不打緊。祇是父母的恩未
……說到此。悲慘不能成聲。竟忍不住的號啕
大哭。連連說道。罷了。罷了。身子向牀。了一倒。若
仙夫婦見女兒這樣情景。深恐肇出別的禍端。
於是用好言勸解道。呀兒。既以父母爲念。總
須善體父母之懷。勿再增加別的悲劇。方算是

孝順的道理。呀。明珠嘴裏雖然答應着。心中仍
是鬱鬱不樂。不一會。竟自睡了。若仙夫婦遂將
繡帳輕輕放下。緩緩的退到外室。趕緊去料理
贈嫁的物事。比及明珠睡醒時。已正午。淑英夫
人因記罝女兒剛同乳媽來。視忽見明珠端坐
床沿。淑英就挽了女兒的手。回到外室。共進午
餐。明珠跟了母親。就跑到外間。須臾吃完。却
仍不改常度。若仙見明珠恁般舉動。甚是擔憂。
只是說不出口。
過了三天。男女家的佈置。各各齊備。在伯通夫
婦幾乎望眼欲穿。若仙夫婦巴不得挨一刻好
一刻。兩家父母的心理。雖各有不同。然而都不
免含有沈悶難言的隱痛。到了午後。忽遠遠聽
得鑼鼓喧鬧的聲音。不一刻。一夥兒的人。擁護
着鸞輿。直到若仙家中。迎娶新人。那時若仙夫

婦雖鎮定了神志，但心裏的感觸，非筆墨所能描寫。淑英拉住了女兒的手，居然仍說些必敬必戒的套語，還竭口說了多少希望話，又裝出不慌不忙和緩歡喜的態度來，但喉嚨裏很有咕叻咕嚕的艱澀聲音，眼睛上又像有一層水晶簾子罩着。明珠却是從容不迫，分向父母叩了別領了訓，然後發出極淒惋的聲音，說道：「凡事都是兒命，所該務求爹娘恕兒不孝之罪，勿再以兒爲念。言畢，卽徐徐步入彩輿，親友們見明珠態度幽閒，舉止端重，無不同聲讚美。惟若仙一個人仍默默的憂急，不再說彩輿已抵錢氏府上。明珠窺得滿堂燈彩喧闐，異常掀簾下輿堂上，已坐着一個殭屍樣的男子，穿了衣冠在那裏老等。勉強由五六個人扶起，同明珠對揖了四揖，驟見男子的頭已像向日葵

下垂了。大家知道不妙，馬上由兩個有力的臧獲措上了背，飛奔送到新房。一面仍由親族的女眷們陪了明珠坐席，明珠剛剛行過一切禮節，忽聽得內室送出一片凶惡的哭聲，在堂觀禮的人個個呆住了。齊向明珠望着，明珠早已明白就裏，立卽喚了兩個本宅女僕，陪入洞房，忽見夢花口眼齊張，形狀駭怖的躺在床上。明珠倚立床側，哭說道：「郎竟舍儂而去呀！儂命何竟如是之苦！但儂身自幼許郎，今猶幸尙有這一面的緣，今生不能作比翼的鳥，死當結連理的枝呀！儂的冰心一片純潔，無瑕決不負三生的盟約。郎可安心先去，勿必以儂爲念呀！說着，囑女傭呈上熱巾一方，明珠舉起纖纖玉手，親與夢花揩拭面目。霎時間，可怖可駭的怪狀漸次斂閉，反變了隱隱快樂的笑容。伯通見明

珠這樣的賢達深悔白白的害了他終身似乎萬分痛惜明珠却毫無怨恨隨即更換了吉服親自料理喪務伯通夫婦得着這位賢媳總可稍慰喪明之痛但據明珠的哭語却很有大大的害怕呢明珠守過了四十九天的孝幃就寫了一封辭別父母的信真是一字一淚令人不忍卒讀足可喚醒迷信的家庭尤堪挽回野蠻的惡俗到了夜深時分就用三尺紅羅去找夢花做那地下夫妻去了等到若仙夫婦得了驚報快步趕來已經不及援救兩家的父母目擊構成如是的慘劇竟不覺互抱大哭道願世上有兒女的父母再不要像我們早訂無意識的造孽婚約更願世上兒女們的家庭決不可幹無人道的萬惡迷信尤望全國同胞對於頑固迂腐的婚姻習慣快快改良糾正勿再演我們

的雙齣慘劇呀唉我們現遭的慘劇實是我們任意孤行所造的惡果死者已不能復生但求世人永以我們爲戒俾稍慰明珠無妄的冤魂成全青年終身的幸福罷了

俗典

(鄭逸梅)

長命富貴。唐書姚崇傳引佛經求長命得長

命求富貴得富貴。

開市。易林開市作喜。

鬪牌。劉子暈詩鬪牌擊鼓多伎倆。

鬼話。通俗編以虛誑辭爲鬼話。

凝香詞

(逸梅)

曠曠曉日護窗紗。纖手玲瓏理鬢鴉。卻喜雛鬟能解事，妝臺置有玉梅花。
宵深嬾上鬱金牀。月照銀屏似水涼。卻要蕭郎常憶妾，偷閒著意繡香囊。
碧天如洗午風清。鳥語花香信有情。好與檀奴消永晝，梧桐陰下對楸枰。
曲闌斜倚二更前。螺髻輕衫分外妍。爲愛團圓明月好，費郎幾次喚儂眠。
燕支留頰似微醺。星眼蒼騰綠鬢粉。堪笑阿儂初睡起，有人偷看裏春雲。
半規涼月入羅幃。膏燼蘭釭冷不輝。只恐鷓鴣鬢伴睡，熟教郎膩語要低微。
深垂繡箔映朝霞。掃罷雙蛾理鬢鴉。嬾下紅樓纔幾日，小園開徧碧桃花。
寂寞房櫳祇自憐。蛾眉長鎖別情牽。幾回展讀平安信，銀燭宵深猶未眠。

小說 車夫之母

(冷波)

人力車夫張三生來命蹇時乖可憐自從出世以來無時無刻沒有不在風雨飄搖之中一天快活日子也未享過不是失怙就是斷弦不是伯兄沒就是仲弟亡最勢利不過的快活之神一年到頭只會趨炎附勢向有錢的人家噓寒送暖做那錦上添花無恥的小人從不肯悲天憫人向破落的門戶扶貧濟弱學那雪中送炭義勇的君子張三家中貧窮也非一日自從呱呱墮地時他家就已三餐不繼並且無隔宿之糧卽或有食時也不過藜藿粗食一碗薄粥罷了唉張三小時偷若餓拳凍斃入登鬼籍倒也不會有今天這麼的一日生在這勢利的世界上爲衣食驅迫以致日暮途窮不生不死和牢獄的犯人架着桎梏一般飽受無限的痛苦可

是老天偏又不順人意非惟不給他一死且還時時保佑將他壽命延長直至今日仍然活在世上雖因家中屢遭不測之事自家久想謝此塵世無如家中還有年邁老母未丁稚子在在需人照顧畢竟良心上有些裁判不過去因此打銷此念如今他的母親病了不消說得他心中早如箭攢刀剗般難過口裏只叫的苦但他老母一病不起臥倒在牀成日不想粒米下肚終非一味着急可以濟事的必須延醫診視飲湯喝藥或可起死回生然而張三一生淒苦貧不可支既無至好又鮮親戚卽使有的也都窮得衣食不週自己尙不能過活又如何能借錢與人他既無處告貸這筆診金藥費叫他打那裏來呢他遂抱定老主意祇有仍做他日常賣腿力的勾當想多拉些乘客多得幾文錢可以

替他老母延醫診視。兀耐這幾天又是陰雨連綿。穿街過巷亂走了許多地方。除拉了幾位到火車站。客人外再也沒人照顧生意。可憐張三這幾天所拉得車錢。除應付人力車公司。子裏租費外。竟無分文。餘款仍不能請醫生替他老母看病。所可喜的他母病依然不好不壞的。睡在牀上。心中因稍稍寬慰了一點。直到第五日。天公方始微露笑靨。放出光明來。籠罩着大地。張三一早便出來拉車。大賣氣力。東跑西攢。走了無數的地方。兜攬了好幾起乘客。生意尚過得去。恰巧這天又是端陽佳節。路上行人來來往往。絡繹不絕。遊戲場及戲館子裏的營業。也比往常利市三倍。這天不論上中下等社會人家。沒有不大吃大喝。一頓出門看戲或逛遊戲場時。從不肯勞動他的兩條腿。一出門便是

坐車。以爲這日乃是端節良辰。一年祇有一次。用掉幾錢也是分所當然的。所以張三這天進帳也比往常多上幾倍。但却苦了他的兩條腿。從下午天起一氣拉了六個鐘點。一刻也沒停過。雖然有些饑餓。說也奇怪。腰包裏比往常沈重了好些。轉覺得肚皮不餓。腿也不酸了。心中正自高興。忽然車上的坐客喝一聲到了。那客下了車。付了車錢。向前面衙子裏走着去了。張三拉着空車。沿着街旁歇了歇。復行拉着車。要回家。望他母親的病。誰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纔走出街口。拉到半路上。無巧不巧。給巡捕見了。不分皂白。舉起棍棒。向張三臂上打將下來。說是不該違背租界上定章。在馬路拉空車子。旁邊看的人都以爲打了幾下。便算了。那知這巡捕的心腸。却與常人不同。接着

又拿車墊望地上一擲，把張三車上的照會盡行摘將下來，向車子後面很用力的踢了一腳，執着照會，背着兩手，聲勢洶洶的圓睜着兩眼，道：「拉到行裏去！」

張三聽得行裏去三字，心裏嚇了一跳，忙分辨道：「先生，小人原不敢違背租界上的定章，只因小人母親病勢甚重，屢欲延醫診視，叵耐家裏又沒分文，兼之日來又是陰雨，連絲老天只管下個不住，不肯讓我們窮人多賺幾個錢，今日好容易天氣纔晴，況又是端陽佳節，生意也比往常多些，小人正想回家替母親請醫生看病，叵奈這街後面又不十分通達，還須轉灣抹角走多少路，兜多少圈子，纔能出了這街，小人因思母心切，急要回去，祇得打從這路走去，較為便當些，因此也就顧不得許多了，那知走不到

數步，已給先生瞧見，此事小人明知違章，沒話多說，不過我們都是中國人，應該互相提攜，提攜才是道理，我聽你的口音，好像是山東人，倒是我們的同鄉，大家同在客地過活，格外應該互相照顧，話還未了，這巡捕早鐵青着臉，道：「放屁！什麼中國人，不中國人，現在一般做官的那個不是肥己瘠民，大發橫財，賣國的賣國，蕩產的蕩產，眼子裏誰還有中國人，大家各顧各的，尙還來不及誰還問你中國人，不中國人，快走，別多囉囉，不然我叫別人將你車子拉到行裏去，看你再囉囉罷！」張三下跪道：「先生，先生，請你體諒，體諒小人……巡捕先生呀，請你體諒，體諒小人罷，說時聲音越發嗚咽，悽慘了，這巡捕沈下臉色，喝着道：「胡說誰來體諒你呀……說着，棒如雨點般打下來，正把張三打的叫苦。」

不迭的當兒人叢中忽然走出一個漢子來。摩拳擦拳挺胸突肚的走上前來問這巡捕道：「你叫他把車子拖到行裏去做甚麼事呢？」這巡捕聽後面有人問話忙回頭向那漢子看時原是一個窮措大模樣身穿布衫腳踏布鞋望上去不像是有錢的人因瞋目道：「拖到行裏去罰錢。干你甚事？你既會管閑帳這罰金就叫你出那麼你拿出五毫大洋來。」

漢子聽了憤說道：「這人力車夫原不與我相干。不過路不平總有人剷你如此兇橫無禮專在這些窮人身上認真叫旁人怎生看得上眼。往常聽朋友說租界上的巡捕專欺侮這些人力車夫。我只以為旁人之言不足為信。今日我偶然出來有事。果不其然便看見你們竟有這樣事情。上海租界上的巡捕不計其數。人力車夫

也不知有多少。像這樣或是更比你兇橫的正不知幾許。人力車夫受你們所賜的當然也不在少數。你們對於人力車夫如此又安保對於旁的苦力不是這樣呢？唉！真是小民之不幸。好同你們這些人也沒話多說一面說着一面從衣袋中摸出錢來如數交與巡捕轉身問張三家中尙有何人及家况如何。張三見漢子問他不禁淚珠汪汪滴下。但他後來一想他家中老母病在牀上的情狀。至今只因沒錢尙未延醫診視。倘有三長兩短不知怎生結局。何不及早告訴他聽了或可動其惻隱之心解囊幫助也未可知。如此一想當下因便一一依實對答。漢子聽了張三的話果然不出所料。臉上露出有些不快之狀。便從懷中皮夾內摸出一張名刺復抽出一支鉛筆在後面寫了他的地址遞

與張三手裏一面又摸出十元鈔幣向張三說道：「這十塊錢權且送給你快去替你母親延醫診視切莫誤了事方纔給你的一張名刺後面寫的是我地址若是沒錢用你便到我這邊來我力所能及的無不竭力幫忙現在有事我要走了你好好回去看護你母親的病我們過後再談罷。」張三聽如此說真是啞子拾黃金說不出的歡喜只因生平與鈔幣無緣不知是方是長是什麼樣兒今日第一遭見面當下接過來時只見花花綠綠長方方的一張紙兒眼睛早看花了半天執着手裏不知如何是好但說道：「先生仁義的先生今日早使遇着你救星爭些兒這廝將我帶到巡捕房子裏去好便好萬一不好把我關起來小人母親的病又沒人醫治豈非白白送在這廝手裏麼？」唉！小人此時真

是銘感五中說不出個謝字來惟有代家母感激涕零的了。唉！可憐呀！可憐張三的母親竟然去世了左隣右居始終沒有一人知道一個年方五歲的小孩子又不懂得什麼張三回到家裏小孩子又不能告訴他那里曉得他母親已經死了呢？心中只以為母親或是喊倦了纔得合眼睡着倒反歡喜了一會。唉！可是事情無論怎麼樣到了後來真相自然然而會不待表白便知道的。張三前兩天總聽見他母親不斷的呻吟聲和歎嗽聲但這夜聽他母親一點兒聲息都沒有心裏早嚇了一跳。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早晨見他母親仍舊動也不動的睡着張三頓時如同得了瘧疾病一般渾身格格得的抖個不住。心裏別別撲撲地跳得不知什麼似的。斗

的。從。地。上。一。骨。碌。爬。將。起。來。向。他。母。親。牀。上。一。撲。伸。手。摸。他。母。親。身。上。時。只。覺。冰。冷。如。鐵。一。般。不。禁。大。叫。了。一。聲。『。啊。呀。』。嘴。裏。頓。噴。出。一。口。血。來。濺。在。他。母。親。身。上。唉。可。憐。張。三。已。不。省。人。事。昏。暈。倒。地。了。停。了。好。半。會。工。夫。他。才。悠悠。甦。醒。過。來。便。將。預。備。給。他。母。親。做。診。金。的。苦。力。錢。把。來。做。了。殮。費。才。算。將。他。母。親。草。草。埋。葬。了。

陰宇示逸梅 (艸轡吟客)

陰。宇。先。曾。栽。綠。柯。危。樓。何。日。起。峨。峨。苦。無。餘。屋。人。皆。滿。慮。及。歸。裝。書。太。多。常。笑。健。忘。空。涉。獵。妄。思。老。去。事。編。摩。百。年。豪。氣。消。除。盡。塵。海。茫。茫。感。若。何。

凝 香 詞

(梅逸鄭)

遲。遲。日。影。度。苔。甃。檢。點。紅。綾。刺。白。蓮。瞥。見。了。鬢。簾。外。立。戲。將。蛺。蝶。繫。花。前。蟾。光。如。水。冷。蘭。房。斗。帳。低。垂。白。玉。牀。只。有。檀。奴。消。受。慣。鴛。鴦。枕。上。綠。雲。香。破。瓜。年。紀。正。愁。嬌。九。曲。清。谿。蕩。畫。橈。蕩。向。柳。陰。深。處。去。柔。絲。低。拂。鬢。雲。翹。未。施。脂。粉。未。描。蛾。白。苧。長。衫。稱。體。多。笑。煞。紅。鸚。簾。外。喚。誤。將。儂。認。玉。哥。哥。荳。蔻。香。湯。浸。玉。肌。含。嬌。怯。怯。起。來。遲。冰。綃。未。掩。銷。魂。處。卻。被。檀。奴。偷。眼。窺。

世說 可憐的婦人

(寄萍)

端陽前一夜。我因爲同我夫人淘氣。就乘着七點十五分鐘的特別快車。跑到嘉興去了。這一段。去不。打。緊。却。叫。我。賠。去。幾。點。眼。淚。添。了。一。段。可。憐。的。小。說。資。料。不。妨。寫。出。來。供。獻。諸。位。我。臨。出。門。的。時。候。本。來。攜。着。一。本。閱。微。草。堂。筆。記。好。預。備。破。那。火。車。中。三。個。鐘。點。的。岑。寂。車。行。之。後。我。就。打。開。書。本。消。遣。那。車。子。跑。得。非。常。之。快。只。聽。得。嗚。嗚。嗚。嗚。汽。笛。聲。音。一。會。兒。過。了。徐。家。匯。一。會。兒。又。過。了。新。龍。華。其。時。小。雨。初。晴。天。容。如。墨。四。面。看。不。見。一。點。東。西。只。有。那。幾。點。殘。星。在。空。中。一。閃。一。閃。的。爭。耀。他。那。點。靈。光。好。像。笑。車。中。一。班。利。鎖。名。纒。的。乘。客。脚。根。無。定。庸。庸。碌。碌。不。知。忙。些。甚。麼。那。火。車。頭。上。不。做。美。的。一。股。濃。煙。又。復。佈。滿。了。空。際。似。乎。如。那。幾。點。星。光。不。許。他。

在。空。中。爭。耀。一。般。一。會。兒。汽。笛。又。叫。起。來。我。曉。得。已。經。到。了。松。江。遂。把。書。合。起。看。那。行。人。上。下。在。這。富。兒。忽。然。跳。上。一。個。年。約。二。十。餘。歲。的。少。婦。雲。鬟。不。整。寶。髻。蓬鬆。那。梨。花。粉。頰。上。罩。滿。了。一。層。一。層。的。愁。幕。眼。角。旁。邊。還。隱。含。着。兩。滴。沒。乾。的。淚。痕。上。車。時。候。先。向。四。面。看。了。一。看。見。沒。有。甚。麼。空。位。就。隨。便。在。我。身。旁。坐。下。我。此。時。並。不。打。量。他。的。裝。飾。只。斜。着。眼。觀。他。那。一。副。愁。苦。芳。容。心。中。還。兀。自。盤。旋。個。不。住。諸。位。此。時。不。要。會。錯。了。在。下。的。意。思。在。下。並。非。是。想。那。沒。魂。勾。當。實。在。看。這。年。紀。輕。輕。的。一。個。少。婦。爲。甚。麼。不。攜。僕。役。獨。自。首。途。爲。甚。麼。眼。角。眉。稍。隱。着。重。重。慘。霧。沒。有。重。大。的。心。思。決。不。至。於。淚。痕。流。露。沒。有。緊。要。的。事。情。也。決。不。至。於。在。這。黑。夜。裏。孤。行。咳。我。不。能。做。他。肚。皮。裏。的。蛔。蟲。探。不。出。他。何。故。

這般愁苦。想問他幾句。又恐怕那旁邊乘客。笑我想轉甚麼念頭。我隱忍了一刻。實在忍不住了。遂用誠懇的聲音問他道。女士在下。冒昧得很。敢問女士在這黑夜裏。踽踽獨行。而且淚容滿面。不知道爲着甚麼緊要事情。又不知預備到甚麼地方去呢。能否示知一二。他聽了我這話。起初猶淚眼含曠。愁眉半皺。好像怪我多事。後來見我具着這誠懇狀貌。並沒有半點輕浮氣息。方才提着他那哭啞的聲音。宛轉向我說道。敬謝先生垂問。不妨爲先生略陳一二。咳。先生大凡世界上做女子的是再可憐不過了。做那連父母都沒有的女子。格外可憐。既然沒有父母。他一生的希望和幸福。可就全靠着他將來的夫婿。果然嫁到一個知心合意的丈夫。能夠憐惜他。愛護他。紅圍春暖。還可度那未來的

甜美歲月。倘上蒼不仁。再促短他丈夫壽命。使他嘗那未亡人的滋味。那麼他就非獨是世界上的一個可憐蟲。簡直他畢生的希望和幸福都沒有了。我不幸做了世界上的一個無父無母的可憐女子。天公還容不得我。一定要使我做世界上永無希望和幸福的一個未亡人。纔罷你道那天心慘酷。不慘酷呢。唉。我今天既然做了未亡人。就要永遠嚐那未亡人的滋味。這一種滋味。必定是最苦最酸最辣的。叫我如何能一天一天的消受過去呢。我今天在這黑夜裏。獨自孤行。就因爲同航料理我丈夫徐峯青的喪事。先生你道我丈夫甚麼道理死的。哩說起來。使我格外傷心。我丈夫死的原因。實在是嫖賭兩個字。葬送了他的生命。一半固屬是自己不好。一半又不能不歸罪我那死去的翁姑。我丈

夫。天。資。雖。不。聰。穎。從。前。在。學。堂。裏。每。逢。攷。試。都。列。在。最。優。等。的。前。三。名。足。見。他。於。於。自。己。的。前途。還。奮。力。向。前。進。取。毫。沒。有。一。點。雜。念。在。他。那。心。中。盤。旋。至。於。他。待。人。接。物。天。生。的。溫。厚。和。平。毫。沒。有。一。點。浮。躁。驕。奮。的。習。慣。在。那。衆。學。生。之。中。要。算。得。起。個。少。年。老。成。了。他。在。上。海。某。大。學。畢。業。之。後。同。我。那。翁。姑。商。議。想。要。再。往。美。國。去。遊。學。幾。年。多。增。一。點。閱。歷。和。學。識。將。來。在。社會。上。做。事。好。多。一。點。資。格。這。種。要。求。做。父。母。的。理。應。讓。他。前。去。數。年。學。成。歸。國。豈。不。是。很。可。有。爲。的。嗎。誰。知。我。那。翁。姑。千。方。百。計。的。不。讓。他。前。去。在。他。們。老。人。家。的。意。思。以。爲。風。燭。殘。年。面。前。只。有。這。一。個。兒。子。不。忍。使。他。遠。走。重。洋。受。那。異。地。淒。涼。無。人。照。護。的。諸。多。苦。處。我。那。丈。夫。本。來。也。很。孝。順。聽。見。我。翁。姑。這。番。話。想。了。一。想。父。母。已。

經。偌。大。年。紀。自。己。又。沒。有。兄。弟。倘。若。跑。到。外。國。去。父。母。有。個。三。長。兩。短。那。便。如。何。是。好。他。仰。體。親。心。就。打。消。了。他。本。來。遊。學。的。志。願。在。父。母。前。定。省。晨。昏。了。因。爲。這。麼。一。來。那。無。形。無。影。的。惡。魔。就。跑。到。他。命。宮。裏。去。叫。他。做。那。非。禮。的。舉。動。那。死。神。也。就。跟。着。他。寸。步。不。離。了。他。終。日。坐。在。家。裏。沈。悶。不。過。就。跑。到。外。面。去。活。動。活。動。沒。有。多。少。時。候。那。些。嫖。友。呀。賭。友。呀。遂。被。他。結。識。得。一。天。多。似。一。天。也。跟。着。他。們。在。外。面。鬼。混。起。還。恐。怕。父。母。生。氣。不。敢。明。目。張。胆。後。來。却。越。過。越。壞。簡。直。整。日。整。夜。的。不。歸。家。可。憐。祖。宗。遺。下。來。一。點。薄。薄。家。資。竟。被。他。揮。霍。將。盡。那。衰。老。翁。姑。也。就。被。他。活。活。的。氣。死。他。非。但。不。知。省。悟。竟。敢。纏。頭。一。擲。不。惜。千。金。我。見。他。如。此。沉。迷。也。時。常。力。勸。他。他。始。終。不。聽。我。曉。得。這。破。碎。家。庭。快。要。

冰銷瓦解了。遂趕忙自己想法子圖自立於去年。託同學姊妹們在松江某女學謀了一個位置。從此我就做那教員的生活。隨便我丈夫一個人去胡鬧了。但是我這顆心究竟放家中不下。就請人不時的函告我家中情形。誰知我那丈夫自我去後。格外的爲所欲爲。今天賣房產。明日賣田地。弄得連自己住的一處房子都要賣去。而且還欠了一身的債務。今天噩電傳來。說我丈夫受不過那諸債主的逼迫。竟出於自殺了。忍心撇下無父無母的一個人。使我嚐那最苦最酸最辣的未亡人滋味。咳！先生你道我可憐不可憐。傷心不傷心呢。我不是因爲我的丈夫屍骸未殮。窀穸未謀也。決沒有這一番跋涉。同先生在這火車中相遇了。今天雖然爭此須臾遲早也是免不了一個……言至此已哽。

咽不能成一語。我聽他這斷斷續續的聲音。曉得他傷心已經到了極點的地步。再偷眼看他那一副淚容。已是兩眼模糊。腫得同櫻桃一般。羅衫上面都被那啼痕溼透。將枯之淚。猶撲簌簌滴個不停。我聽見這悽慘的聲音。容貌一腔熱淚。也就被他勾引出來。旁邊的坐客也沒有。一個不代他傷心流涕。他休息了一會兒。復又繼續向我說道。先生。我將才的一番話。諒先生都明白了。但是我這美滿家庭。無端的弄得人亡家破。都是那嫖賭兩個字害的。我們如今擬懇先生將我所說的一番話。編成一段小說。好叫嗜嫖賭如命的那些人。看見趁早回頭。免得再蹈我夫的覆轍。也是勸世一番美意。先生以爲如何。我連忙答應。當時並欲加幾句勸慰的言語。爭奈竟想不出那不做美的火車鳴鳴。

叫。起。來。知。道。嘉。興。已。到。了。我。不。能。再。在。車。中。勾。
留。只。同。那。女。子。說。了。一。聲。珍。重。跳。下。火。車。去。了。
過。了。兩。天。我。由。嘉。興。回。到。上。海。便。把。他。在。車。中。
所。說。的。一。席。話。記。起。說。給。諸。君。聽。聽。

寄萍曰。余草此篇既成。已隔旬日。未悉該女
士果否尙在人間。惟默觀該女士。雖係新學
中人。其一舉一動。似猶未捲入新潮。流旋渦
則可憐。身世決非浪逐東風者。如已玉碎香
消。長辭人世。則亦不可知也。嗚呼。傷哉。

題啼蛄詞卽贈君博(鈍鐵)

吳苑春風拂酒羅。詞人爭說范鸚哥。相思
弔盡啼蛄月。一曲爭弦淚已多。
淹博才華出勝流。使君家乘數長頭。凭闌
眼底風雲闊。甘載青衫笑故侯。

可憐的婦人

詞 香 凝

梅 逸 鄭

鴛鴦慵繡。嚼檳榔。贏得風簾笑語。
香生恐鷓鴣。囊偷眼看。教郎佞倚。莫
輕狂。
銀刀盤裏。剖新瓜。庭院風涼。綠樹
遮。忽地侍兒來。報道蓮池開出。並
頭花。
庭院槐陰淨。絕塵蘭湯。試浴綺羅
身。小郎覷向紅窗隙。恨煞銀盆背
坐人。
美酒蒲萄進。玉觴柔荑纖。手細端
詳。只緣敷過桃花頰。一片脂痕掌
上香。

凝香詞

(逸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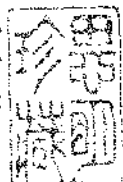
風雅蘭閨百慮忘。免毫吮帶口脂。香花前拈得銷魂句。便向檀奴索和章。
邇來風氣已全移。西語絲蠻不算奇。從此水晶簾底見論心。不怕侍兒知。
窄窄衣裳著素羅。天然風韻究如何。次回詩句堪移贈。秀髮明眸粉玉搓。
瓊窗四面鏤冰紋。飯罷消閒雅謔紛。說得小姑紅暈臉。明年抱子喜音聞。
春風十里草萋萋。更有流鶯樹杪啼。游罷歸來微覺乏。要郎替刻鳳頭泥。
玉人姿態絕無儔。只惜金蓮不自由。聽得瑤瑤纖屣響。了鬢扶上小紅樓。
衫子輕羅怯晚涼。梨花新釀勸郎嘗。農家殘飲郎偏愛。笑說杯中更有異香。
夜深寒透碧窗紗。倦倚薰籠月影斜。贏得檀奴愁不睡。並肩同看玉梅花。
四顧無人得自由。比肩私語信溫柔。尋常一樣閨中月。纔是郎歸便不愁。
酒飲醱醱未覺多。三分醉意自顏酡。深深庭院秋宵靜。戲捉檀奴拜月娥。



社會小說 塵海燃犀錄

第五回 施媚術私第讎新親 撒醋風華堂演活劇

江都貢少芹著



再說素倩嫁給老常之後。他所挾的志願。本想操縱老常在掌握之中。好達招權納賄目的。又恐他不易就自己的範圍。便從試驗上着手。默察他的性情舉動。比及相處日久。深知老常爲人。沒甚作爲。處處是剛愎自用。而且異常粗暴。素倩心中早有了把握。於是逐漸施展女將軍的韜略。了他的進行計劃。第一着是先從擴充母黨勢力爲入手辦法。這一天老常和素倩在上房裏談天。又詢問到他娘屋裏的話。素倩瞧老頭兒。甚是高興。便趁間進言道。我那姨丈得了京漢鐵路北段局長一席。雖然是黑總長薦任。但是飲水思源。仍是間接食的大帥之賜。前天大帥往晤金總理時候。我那姨母曾到這兒來探望。我述及我姨丈很想前來替大帥請請安。又恐大帥不肯賞見。所以不敢冒昧。意思問預備託我向大帥說一聲。只須大帥俯允他即便竭誠趨叩。崇階……老常聽他說到這裏。不等他再往下講。連忙說道。我愛你何不早些聲明。你既嫁給我。而且我又將你當做敵體看待。你的姨丈姨母可算是我的親戚。自家骨肉何苦這樣生疏。何況你自幼

兒便無父母你姨丈姨母將你視同親生的女兒一般撫養成人這種情義比較尋常姨父母又深一層今天咱們既結了親理應彼此往來才是道理爲甚麼要在我面前先容呢未免多此一舉既然如此此刻卽派個當差的拿我的名片到胡府上去請他二老明天到我這邊來咱們談個體己話兒好不好說着遂一迭連聲的傳話出去素倩見老頭兒恁般爽快心中暗喜回想當日說合這門親事之時黑總長夫婦說老頭兒不願直接與我家扳親而且要斷絕姻親上關係的那些話都是他夫婦從中作梗我其時就啓了疑團現在證以老頭兒這番言語足見我私心揣度確絲毫不謬的了但就他對我的感情論起來委實再好沒有莫如我索性將真話告訴他一者使他知我誠信不欺二者他以後待遇我的父母可以又親近一層有許多事體儘可直接要求不至再藉重老黑了斟酌已定忙向常將軍說道且慢叫人到我屋裏去我還有別的話向大帥陳述呢老常忙問是什麼話素倩正待發言忽的楞了一楞復行將話從舌尖上扯回咽入喉嚨裏望着老常只是嚙嚙的笑老常見他這種嬌媚模樣直樂得渾身都酥麻了便情不自禁的一把摟住他口中喃喃說道好人你不必和我裝腔做勢有甚麼話儘管對我說無論再難些我都依允了你素倩到此地步便掙脫了老常的手站起來驚然雙膝向地上一跪老常嚇了一跳急撲手要將他扶起素倩如何肯依含着兩泡清淚說道大帥你休得扯我時候我說完了我方起來呢還有一節求大帥要原諒我欺罔之罪老常一時摸不着頭腦不由着急非常復笑嘻嘻

嘻的說道。我愛你。快些說給我聽。無論如何。我絕對不怪你。素倩得了老常的允許。只將胡伯銘是自己的親生父母。因將我送與大帥。做妾。怕難以爲情。所以假說我是他的姨姪女的話。從頭至尾。說了個詳細。言訖。又嚶嚶啼泣。老常聽了。遂一面拉素倩站起。一面對他說道。我愛你。勿得傷感。我上次在老黑家。瞧見了你的舉止。便料定你一定是大家閨秀。你縱然不說我也頗疑猜你。準是胡家的女兒。難得你。今天據實告訴我。越發好極了。既是如此。咱們卽認一門親戚。罷好在。我的夫人。住在關外。輕易不到北京的。咱卽將你當做正夫人看待。也不礙緊。我立卽打發當差的。到你家中。請你父母。明日辱臨。我處素倩。又忙攔他道。你單單派人去請我父母。他們二老。未必肯來。莫小覷我的父親。官職雖小。倒也很有志氣。若不給他。個正當名義。隨便招呼一聲。他是決計做不到的。並非要替自己爭煞身分。實係怕外人議論。大帥你果然是真心喜歡我。且看我的情分。給些體面。與他罷。說到這兒。後又盈盈跪下。常將軍受素倩這樣柔軟。要挾。居然俯如所請。於是叫書記寫了兩封紅帖。署名。竟用子壻某某字樣。立卽着人送了去。請胡伯銘夫婦。前來會晤。素倩這一樂。非同小可。又怕他父母不知端的。俟老常出去之後。暗暗派兩名心腹婢女。私下到娘屋裏。說明原因。伯銘夫婦。真是喜出望外。因姻親上有許多手續。不曾預備。遂約定五日。後時期不在。話下。再說。常將軍的髮妻徐氏。本是關外人。自從嫁給常家。以後。老常逐漸關到這般地步。徐氏却不曾變易常態。仍是釵荆裙布。完他個樸素家風。老常嫌他過於老實。接

二連三討了若干姬妾衣羅被縠，翠笑爭妍。徐氏瞧在眼底，表面上雖不會表示妒意，然而心理上却大大的不以為然。老常也明白他的意思，即將幾個心愛的小老婆遷移到北京住宅內居住。他却藉籌商國家大政為名，常常到京和這些美妾尋歡作樂。徐氏故作癡聾，不聞不問。但是老常每逢進京，不到多時總是要出關一次。如今接連有兩個多月，一總並不回來。徐氏心下甚為詫異，估量着他必然在京又有了甚麼奇遇，因此樂而忘返。遂派了一名差弁悄悄進關刺探丈夫的近狀。原來這差弁是徐氏娘家的親戚，可算徐氏心腹。他到京之後，竟將老常娶素倩為正室夫人的一段故事調查得清清楚楚。趕忙回去告密。徐氏聽了這一氣，幾乎把肚皮漲破，罵道：「任憑他怎樣討小老婆，我是決計不撒醋風的。如今我不會死他胆敢同人家正式結婚，我千萬萬容忍不下，拚着不要這條老命，和這小狐精大鬧一場，好出我胸頭一口憤氣。」於是收拾一切，叫衛兵們在車站上扣留一輛專車，帶了幾名僕婦婢女進關。比及他到京的這一天，正是胡伯銘夫婦和常老頭兒會親之日。這時常宅真是熱鬧得很，裏裏外外張燈結綵，掛紫懸紅。清早晨光，老常便將自己乘坐的汽車着車夫放至胡宅，恭送丈人丈母降臨。伯銘夫婦身着禮服，購買了好多上門的禮物，乘坐汽車往常宅而來，才進了門。早見老常和素倩雙雙迎接出來，邀請伯銘王氏入了廳。事上老常和素倩對他夫婦倆行了鞠躬儀注，畢然後請入內室。老常陪着伯銘談心，素倩挽住王氏的手，訴說這幾時母女別離之苦。老常的幾房姬妾，儘管心裏不願意，但

是迫於常將軍威嚴也不得不過來和王氏周旋世務再說徐氏到了京師逕自先往黑總長私第却巧黑總長尙未到部聽說徐氏來了大吃一驚才見面徐氏放下臉色責備他不是黑總長發急道此事不能怪你家丈夫的脾氣你向來曉得的他要這麼幹試問我處在他的勢力範圍之下又處處仰他的鼻息何敢道聲不字即使不代他作伐憑他的金錢勢饒誰不替他效力呢徐氏忿忿的說道話雖如此總而言之你都不應做出這件事這些話我也不追究了我此番前來準備和他大大的開個談判有煩你做證人和我一道兒去黑總長聽到這兒真是難煞了若是同他前去打緊一定要被老常和素倩懷恨怕的於自家前程上很有些不穩若說拒絕他然而實逼處此這句話似乎說不出口左思右想遂拿定主意甯可被徐氏忿怒却萬萬不能開罪於老常和素倩當下拿話推託道最好表嫂先行一步和他們據理爭論等你們鬧到不得開交之時我再去兀自裝做不曉得然後從中做個調人如何辦理可以和平解決徐氏是個直心快腸的婦人聽黑總長說這些推三阻四的話早覺不甚耐煩不由氣忿忿的對黑總長冷笑道你不去便不去休得同我轉圈兒但我既經到了此地本打算和他大鬧一場並不要人幫助也不要人代我說幾句公話爲今之計我一人走一齣單看他可能活活的將我治死言訖站起來就走黑夫人想攔他如何擋得任當下徐氏出了黑總長私第乘車逕往常將軍別墅裏來到了門外下了車一直往裏闖入早有守衛兵士上前攔他問他尋誰徐氏大聲道我覓常大帥的

衛兵道。今天大帥會親。沒工夫見客。徐氏問道。大帥新親是誰。衛兵道。是新娶的胡夫人的父母。徐氏忽的虎吼一聲。大踏步。蹙入衛兵那里。容得他一把扯着道。兀你這婦人。好大胆。這地方容不得你撒潑。徐氏大怒。將衛兵千奴才。萬奴才。一頓臭罵。老常的家丁們。聽見外面有婦人喧嚷。聲音跑出來。一瞧。於是一壁呼喝。衛兵釋手。一壁上前。向徐氏請安。徐氏並不理會。直向上房裏跑。此刻老常正和胡伯銘。素倩正同王氏。坐在席上吃酒呢。冷不防從外面跳進一個婦人。逡遯。素倩跟前撲來。嘴裏罵道。我兀自不會死呢。你居然做姓常的正室夫人。便是想嫁我家大帥也。合該探訪探訪。他是否沒了。大太太你眼下那有我來。好好我。今天和你拚了。罷。素倩是個精靈。不過的女子。瞥睹徐氏氣轟轟的奔入。就知道事體不妙。又料定來人。準是老常的妻子。無疑。他早已由座位上站起。閃入臥室。另由一個小門。躲往別處去了。徐氏竟撲了個空。轉身。卽向臥室裏去。追趕素倩。王氏見了好生動怒。又恐女兒被他撈着。總要大大的吃一場虧。苦於是趕忙站起。阻攔徐氏道。你這位太太。何必行使野蠻手段。我的女兒和你往日無仇。近日無冤。你爲甚麼要同他過不去。縱然有開罪於你的地方。也須評個理。兒不應這樣持蠻。且請坐下。來有話慢慢講。徐氏扯不着素倩。一肚皮積怒。正沒處發洩。忽然有人橫枝兒插上。而且就是奪他壇坫。新夫人的母親。落得拿他出氣。猛然啐了王氏一口。道。你是那小雌兒的娘。麼更好。更好。我卽和你理論。罷言訖。一手扯住王氏頭髮。將他向外拖。原來徐氏是關外婦女。身體向來強壯。比尋常婦

女氣力大得多。加之他此次挾着滿腔抑鬱拚命前來尋仇。王氏被他抓住如何掙扎得脫。此時那個胡伯銘眼見得這種情形。明知自家女兒理屈更兼他胆氣最小。便趁那一亂之際。早溜烟逃走。老常本來有些懼內。今天見母夜叉大發獅威。拖住小丈母拳打足踢。又復看下去。沒奈何。只得上來解勸徐氏。益發動氣。惡狠狠的對老常吆喝道。咄。你這沒良心的東西。我打的是他。不會打你心愛的小雌兒。那小雌兒陪你睡覺。這老雌兒難道也和你有甚麼關係嗎。你不替他解圍。我還不氣你。越是袒護他。我偏要活活打死他。拚着抵償他一條生命。好在你兵權在手。儘可下道命令着兵丁將我網起。押赴刑場。給我個槍斃的罪名……老常聽他嘮嘮叨叨。一頓數說。轉楞住了一言不發。還是在酒席前侍奉奔走的一般小老婆。齊打夥兒直挺挺跪在徐氏面前。代王氏求饒。徐氏罵道。你們這班賤貨。平時何等邀寵恃愛。怎麼也肯甘心屈伏在小雌兒手下。將他當正室夫人看待。我今天打這老雌兒。正是代你們出一口氣。我料定你們必然要感謝我的。你們不幫助我。倒也罷了。虧你們好意思。反而來求情。當真那小雌兒待遇你們有甚特別好處麼。再不然想藉此獻媚。這老忘八想他在你們身上復行垂青。哼哼。你真是做夢。可知他既喜歡這小狐精。決計沒有挽回了。衆姬妾們心理上雖然很贊成徐氏的話。但是礙着老常面子。不得不做好做歹。懇求徐氏。只才鬆下手來。一屁股坐在椅兒上。吆喝着要尋覓素倩。這時王氏週身受了幾處傷痕。動彈不得。衆姬妾們又將他扶入一間屋裏。睡下。老常急得沒法。唉聲歎

氣。僕。婦。婢。女。嚇。得。不。敢。開。口。這。個。晨。光。猛。可。裏。從。外。面。進。來。一。男。一。女。大。家。望。時。却。是。黑。總。長。夫。婦。原。來。他。夫。婦。倆。此。番。到。來。並。非。踐。徐。氏。之。約。實。係。素。倩。親。自。前。去。請。他。的。當。素。倩。由。臥。室。後。小。門。跑。出。之。後。心。中。揣。度。這。件。事。一。定。不。得。和。平。了。結。要。得。解。此。重。圍。除。非。黑。總。長。夫。婦。不。可。當。下。急。忙。出。了。後。門。僱。一。輛。街。車。拉。至。黑。宅。見。着。他。夫。婦。倆。卽。將。上。項。事。情。一。五。一。十。告。訴。了。他。並。要。求。他。趕。急。走。一。遭。起。初。黑。總。長。兀。自。不。肯。後。來。禁。不。起。素。倩。再。四。哭。求。說。你。們。二。老。縱。不。看。和。大。帥。中。表。之。情。也。許。願。惜。些。乾。女。的。面。子。何。况。當。日。嫁。給。大。帥。是。乾。父。母。的。作。伐。今。天。乾。女。兒。這。樣。丟。臉。難。不。成。二。老。竟。忍。心。袖。手。旁。觀。麼。說。着。抽。抽。噎。噎。哭。個。不。住。依。黑。總。長。意。思。因。胡。伯。銘。與。老。常。直。接。認。親。事。前。既。不。來。約。他。赴。讎。又。不。來。通。知。一。聲。心。下。免。不。了。含。一。種。酸。素。作。用。現。在。徐。氏。陡。地。跑。來。鬧。到。這。種。地。步。落。得。在。旁。邊。看。笑。話。兒。聊。洩。胸。中。忿。氣。遂。預。備。拒。絕。素。倩。的。請。求。不。去。做。調。人。畢。竟。黑。夫。人。心。腸。較。軟。些。瞧。素。倩。這。等。可。憐。的。樣。兒。好。生。不。忍。於。是。逼。令。黑。總。長。一。同。前。去。留。素。倩。在。屋。裏。聽。候。消。息。黑。總。長。迫。於。闔。命。只。索。隨。同。夫。人。乘。坐。摩。托。車。兒。往。常。宅。來。徐。氏。不。知。其。中。原。因。只。當。他。夫。婦。倆。是。來。做。和。事。老。的。那。怒。氣。早。消。了。一。半。黑。總。長。和。黑。夫。人。先。勸。慰。徐。氏。一。頓。并。請。他。到。自。家。屋。裏。去。暫。住。兩。日。有。甚。麼。話。慢。慢。磋。商。徐。氏。決。計。不。行。怎。禁。得。起。黑。夫。人。死。拉。活。扯。只。差。跪。在。地。上。哀。求。徐。氏。方。才。應。允。黑。夫。人。並。不。耽。擱。隨。時。和。徐。氏。乘。原。車。折。回。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最新時事
章回小說

芝蘭緣 (續)

(昆陵李定夷著)

第八回 撒嬌撒慌裙下求情 含怨含顰燈前墮淚

話說當下小梅和芝芳分手之後，便趕到馬二家裏。僕人見梅老班是慣常出入的人，也就上去通報。小梅到得內室，見綠雲的貼身丫鬟，便上前說道：「煩你進去向太太說，我此刻有緊急事情，要見他。」丫鬟不敢有違，趕忙進去。稟知綠雲，綠雲便叫了丫鬟，招呼小梅進房。丫鬟如言轉達，小梅即便入內。綠雲正斜靠着楊妃榻上，見小梅走到跟前，有氣沒氣的說道：「多天不見你了，貴忙得狠，有話坐下說罷。」小梅一聽這話，覺得狠是生氣，模樣福芝芳的事，就有些難於啓齒。當下笑咪咪的答道：「多天要想來看你，只恐怕六爺不在家，他們七張八嘴捏造是非。」綠雲道：「罷了，你也不用哄人，他們是司空見慣。六爺也是作癡作聾，任我平分春色，他倘有一句不字，我就同他上官廳去理論。從來只有男女和姦，像他幹的勾當，是中外古今人道所不容的。你早就知道這裏面的交涉，剛才的話太不近情。你既戀着福芝芳，便也罷了，何必還哄人呢？」小梅道：「今天是特地來請罪的大人肚裏包小人，你海量着我罷。」說到這裏，就立起向綠雲唱一個喏，重複坐下。再說道：「這幾天你如何消遣的？明後天六爺許要回來了。」綠雲嘆息一聲，默然無語。小梅覺得芝芳的事總說不上去，心裏便焦急起來。一回兒走近綠雲身旁，就在榻上坐下，攜着綠雲的手，說道：「你待我十分恩厚，我是忙不了的。這回的事完全是六爺作主，你不要告訴六爺。老老實實對你。」

說他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我不過是幌子罷了。可是此刻却害得人家天翻地覆。雞犬不甯。他又到天津去了。人家來找着我。我實在辦不了。所以要向你求救。一番綠雲哼了一聲說道。原來你爲着這件事才來。你們幹的好事。不起便也罷了。我是不能代浪提蹄子作打算的。他（指福）在家裏是誰也知道。毛詩一部春風十度不問生張熟魏。手頭有三十塊錢。便可達到真個銷魂的目的。這種人比我當窰姐出身的更賤。他的主顧多得狠。咧有事就去求別的。罷小梅見話不投機。便央求道。你看着我。的分上罷。倘使事情關大了。我不但對不起六爺。四面八方都要責備。我還有那幾家無聊報館。沒事的時候。倘不免把我當小說材料。（著者按連我也罵在內哈哈）新聞材料竹槓材料。一旦鬧出笑話。他們更不免化小爲大。有一說十。我如何受得了呢。非但北京城裏再站不下去。連性命也恐不保。好太太。你可憐着我。幫一回忙罷。綠雲聽這話不覺撲嗤一笑。答道。你不要大驚小怪。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要拿死活來嚇我。這樣的話。頭我也哄慣六爺的。今天自己聽人家說着。却也覺突兀得狠。小梅便撒起嬌來。便道。算了罷。我今天受你的奚落。也就費了我把福芝芳家裏這回的風潮。從頭至尾說給你聽。你不要再來打趣。綠雲唯唯。小梅便將狗子到大外廊。營福家吵嘴。及芝芳預備避難的話。一五一十告知綠雲。說罷又道。這個問題。今天要解決的。你總算看着我的分上。收留了他罷。綠雲道。我這裏沒得給閒人喫的飯。你到別地方去想法罷。小梅道。這件事怎樣好去告訴人家。你不答應。我便無法可想。就使你不給

我賞臉也該看六爺的面子答應下來。綠雲連連搖頭道：爲着你呢，還可勉強說得過。若提起六爺，我就更不願意了。小梅笑道：那麼就看我的面子罷。我就叫福芝芳明天進來伺候幾天。好在六爺就要回來，等他到京，便有辦法。綠雲也笑道：罷了。米湯不用灌了。我那有福氣，要你那二太太來伺候。現在就叫老媽子把東院的西屋收拾收拾，整潔一番，讓他來住這間屋子。本是客房，也並不算辱沒他。可是有一層要預先說明，他雖是雨露初承，新歡正濃，到了我這裏，却不能任你們兩口兒自由行動。小梅道：那是自然。他本是避難來的，並非尋歡行樂之時。綠雲道：這件事，就此算完全解決了。我待你呢，總算不薄。老實說，我的心沒有一半在六爺身上。但是你待我又如何呢？得新忘舊，心猿意馬說起來，便令人傷心。小梅道：你仔細想罷。我爲着你，不知受過六爺多少埋怨。我從沒有一句怨言，一毫怨心。就是這回的事，你也知道，並不是出於我的本意。綠雲默然不語。小梅坐了一回，便起身告辭。綠雲問他：明天還來不來。小梅道：遵從你限制，自由行動的命令。明天不再來了。綠雲道：明兒他一人來麼。小梅道：他又不是認不得這裏，他又不是沒有來過。自然讓他獨來，我不過爲之先容。以後一切就拜託你了。說罷，立時屈下雙膝，口裏又道：謝你的恩典。綠雲究竟不好意思，扶他起來，說道：你放心罷。我立刻叫他們打掃西屋子去。小梅聽罷，春風滿面，歡天喜地的去了。綠雲目送而送之，歎道：男子們的心，比秋天的雲一般，實在靠不住呢。明兒福芝芳來，我要好好的調侃他一番，才出這口怨氣。哪且說小梅從馬二家裏走出，

趕往大外廊營去看福芝芳汽笛鳴風馳電掣不一刻鐘功夫便到福宅小梅雖和芝芳關係密切但福宅却難得降臨因爲福宅地方窄小又不是一家獨住同居的是一個姪兒他賃做小房子所以小梅恐怕風聲四播不願時常往訪今天是爲着這件特別事故不能不去當下走到裏面芝芳出來招呼迎着問道等你好一回了辦的事可成功麼小梅道已完全妥貼撥出東院西屋的一間客房給你居住你就到那裏委屈幾天等六爺回來再說芝芳唯唯請他坐下小梅道我不便在這裏久坐你媽在家麼給我請個安你有話停刻到蘇州胡同去說芝芳道我現在方寸亂得狠六爺不在家我去他家裏住着也狠無聊他家那位姨太太又不是好碰的小梅道這話可不必再說你總是爲着我受的委屈如果綠雲有什麼話你總當做沒有聽見一般不必去認真芝芳道你能送我去麼小梅道我剛才也想過送你前去他們上上下下的人太多實在防得人家議論短還不如你獨去人家未必能探得底細芝芳答應着是小梅回身要走說道我此刻先要回家一踰等一回兒在那裏相見罷說罷就登車而去當下芝芳用過晚飯先到安樂窩裏等候小梅約莫到九點鐘時候小梅方才趕來芝芳便問道你真的今天不能在這裏陪我麼小梅道家裏麻煩得狠我陪到你十二點鐘回家罷芝芳聽得這話心裏狠是不樂歎息一聲說道我現在是無二無疑嫁給你了我們沒有成婚之前已鬧出許多風波像你這般懦弱連在外住夜也不敢偷偷摸摸俾畫作夜將來的笑話恐還有許多在後面咧小梅道我也

並不是懦弱。實在覺得鬧出笑話來。大家沒有光彩。不如化爲無事的好。所以能敷衍處。總儘量敷衍的將來呢。自有正式的解決辦法。你可不用發愁。芝芳潸然不語。小梅看他那副顏色。也覺愀然不樂。一回兒。芝芳又道。剛才我一個人在這裏胡思亂想。已經許久。我覺得前途茫茫。實在毫無把握。我命中還有只許多磨折。更受不了。小梅道。幹麼去打動這許多無聊念頭。我們的大護法是六爺。我的力量也足。穀養活你還有什麼顧慮呢。芝芳道。遠的不說。就是從明天起到六爺家裏去住。便有些難受。現在我心上有許多的苦痛。却又說不出是那一件苦痛。不過總覺得難受……說到這裏。便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正是

心地無如天地廣
淚絲更比愁絲多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冷嘲熱罵胡寧忍予 罡雨煞風何以堪此

話說當下小梅見芝芳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便問道。你爲着什麼哭呢。世間的事情。總是先難後易的。我們過了這幾重關以後。便可順流而下。芝芳道。我並沒有什麼十分難受的事。不過心裏覺得不甚爽快。眼淚就不期而然的掉下來了。小梅一面拿着粉巾替他擦淚。一面說道。你身體瘦弱得狠。這回更覺清損。該寬懷些。才是。芝芳噙着淚答道。孤兒寡母的身世。本來可憐得狠。自從蒙你另眼看待以來。我方才漸覺有生人之樂。不料宿緣未償。反而平地生起許多風波。你家

裏。既。然。擾。個。不。休。我。家。裏。又。遭。逢。這。樣。的。事。更。不。如。從。前。窮。得。安。逸。情。深。一。丈。魔。高。十。丈。正。不。知。將。來。如。何。收。煞。恐。怕。悲。歡。離。合。總。不。由。人。哩。說。罷。又。哭。得。如。淚。人。兒。一。般。了。小。梅。聽。罷。眼。眶。一。紅。也。忍。不。住。吊。下。幾。點。淚。來。瞧。着。芝。芳。玉。容。黯。澹。涕。淚。縱。橫。像。梨。花。經。雨。一。般。心。上。更。覺。難。受。勉。勉。強。強。再。安。慰。他。道。世。界。之。上。只。有。金。錢。勢。力。有。了。金。錢。什。麼。都。能。辦。到。據。我。看。來。我。們。的。事。情。遲。早。之。間。可。以。妥。協。可。是。你。不。要。把。身。子。急。壞。這。却。是。第。一。個。問。題。說。罷。又。自。己。擰。上。手。中。遞。給。芝。芳。芝。芳。也。破。涕。爲。笑。擦。過。臉。兒。重。勻。脂。粉。小。梅。站。在。旁。邊。看。着。笑。道。人。家。總。說。我。姓。梅。的。什。麼。傾。國。傾。城。什。麼。宜。嘖。宜。喜。據。我。自。己。看。來。那。裏。及。得。上。你。呢。芝。芳。也。笑。道。他。們。總。把。你。當。女。的。看。究。經。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小。梅。正。要。答。話。只。聽。得。桌。上。的。時。計。叮。叮。噹。噹。的。鳴。起。來。便。頓。時。驚。詫。道。怎。麼。已。經。十。二。下。鐘。了。我。還。覺。得。到。此。沒。有。多。時。咧。芝。芳。道。我。們。哭。哭。笑。笑。已。經。消。磨。許。多。時。間。了。你。就。回。家。麼。還。是。在。這。裏。睡。一。回。兒。再。走。小。梅。道。時。候。已。不。早。我。也。不。再。睡。覺。以。後。日。子。長。得。狠。咧。芝。芳。點。了。點。頭。也。就。不。再。相。強。小。梅。又。道。明。天。上。午。你。可。獨。自。去。六。爺。家。裏。我。是。不。便。送。你。一。切。事。情。好。在。你。是。狠。聰。明。的。對。付。綠。雲。當。能。隨。機。應。變。不。用。我。來。咐。囑。芝。芳。道。我。前。回。到。過。他。家。裏。多。次。他。看。待。我。總。狠。冷。淡。這。回。又。免。不。得。要。受。他。的。白。眼。小。梅。道。六。爺。是。我。們。的。大。護。法。看。在。六。爺。分。上。什。麼。事。情。都。可。付。之。一。笑。此。刻。我。要。走。了。隔。天。我。們。在。六。爺。家。裏。相。會。罷。芝。芳。道。明。天。如。果。狗。子。一。定。到。我。家。裏。不。知。要。被。他。糟。塌。到。怎。樣。地。步。你。須。打。聽。明。白。多。給。我。通。幾。次。電。話。

小梅唯唯答應看時候已經不早只得硬着心腸掉頭而行這一晚芝芳孤衾獨擁思前想後翻來覆去那裏能睡得熟直到魚白之光已上窗紗方昏昏沉沉的睡去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趕忙起身下床料理梳洗恐怕狗子尋到這裏來不敢有戀便匆匆忙忙趕往馬二家裏這時正是將近正午的光景到了馬二家裏忽然又覺得不好意思但是既到此地也不得不硬着頭皮進去當差的見福姑娘是熟人自然上前招呼回說六爺在天津還沒有回來芝芳道我是拜見太太的並不是給六爺請安當差的引到上房由女僕通報進去一回兒傳說有請芝芳即便進內見綠雲嚮壁坐着兀然不動芝芳見着這個模樣心裏已有三分不願但免不得上前請安綠雲偏着身子沒有動一動連眼珠也沒有移一移芝芳受上這般奚落一時漲紅了臉幾乎再下不去只是呆立着瞧綠雲的顏色約莫有五分鐘的光景綠雲才說道你來了麼你的事情昨天免……一個免字剛才出口忽又收了回去別說道昨天晚華在這裏已經和我說過這裏屋子狹窄蓋造的能時候却没有預備幾間空屋給閒人來住但你却不比別人是六爺所大捧特捧的寶貝是晚華的第二夫人是一缸混水裏的分子我看着種種分上已叫他們把東院的西屋給你居住芝芳聽罷不免口頭說了一個謝字綠雲又道你住在我這裏却不比得在外面可以自由行動不但晚華來的時候不淮任意勾搭連我這間屋裏也不能任意走動你是在外放浪慣的能守我的規矩麼如果覺得爲難可趕快另想別法芝芳道太太怎樣說我便怎樣做有辦不

了的事麼。綠雲點了點頭。又道：「既然辦得了，你就到那一院的西屋去坐罷。這裏我還有事呢。沒得功夫和你扳談。」芝芳本來受不了這種說話，巴不得能離開些當下，便退出上房，央煩一位女媽同到東院。不料走進西屋看時，突覺一呆。原來這間屋子並不是什麼客房，主房平時一半兒堆壓家具，一半兒是給女媽住的。裏面甞懽得非凡。芝芳一看之下，知道有意糟塌他，便覺這事又陷於進退兩難。這裏斷然留不得，如果舍而之，他又沒有這裏的妥實。一霎時間，便解決不下。呆立好許時間，仍舊走到綠雲那裏。誠懇懇的說道：「太太，請你撥出別的房子給我住幾天罷。那裏委實住不了。」綠雲道：「我這裏本來不是給人家開住的。你既不願委屈，儘可自便。」芝芳道：「太太不用動怒，也不犯着爲這區區之事生氣。」綠雲道：「你不要以爲我那西屋甞懽，比你們北方人的家裏強得多呢。再不然，你自己拿鏡子去照着你是怎麼樣的人。那個屋子還比你清白的多。」咧。芝芳聽到這般辱罵的話，一腔憤火，再也按捺不住，也勃然變色道：「太太不願也罷，何必牽東扯西，說出許多不相干的話呢。」說罷，掉頭向外便走，也不再向綠雲招呼。一壁走，一壁想道：「我還是一回到蘇州胡同去，與其在這裏啣氣，還不如和狗子互相謾罵，較爲值得。況且他未必一准來。想定之下，當下便決定回到安樂窩裏去。」又念道：「早知如此，便不必多此一行。現存羊肉還沒吃着，倒惹得一身臊臭，真是糟糕。」一路想着，就氣沖沖的回到蘇州胡同。且說這裏的綠雲向來視芝芳如眼中釘之般，因爲內中有雙料酸素作用，所以不同於尋常。小梅是綠雲看做天上安琪。

兒一般的一旦被芝芳獨占熬頭。自然免不得生氣。芝芳又和馬二有特別關係。綠雲雖不喜。馬二却也不願馬二有外寵。因這兩重關係。所以冷嘲熱罵。生生的把福芝芳攆走了。明知將來少不得受馬二小梅兩人的埋怨。却也顧不得許多。當下芝芳既走。綠雲心裏狠覺暢快。這事按下不提。且說芝芳回到蘇州胡同小房子裏。心裏氣悶。非凡便向榻上眠下。恍恍惚惚。獨自出神。後來不知不覺昏昏沉沉的睡熟了。一覺醒來。已是下午趕忙起來。掠髮。理髮。這時候覺得肚子狠餓。便取出幾件乾點胡亂用些。忽然想到家裏總覺放心不去。又沒有電話可問。就想冒險回去。一騎一回兒。忽又轉念。如果與狗子遇見。事情恐怕鬧大。還是不去的好。偷使他到這裏來。或者我用軟工夫去哄他。便可對付過去。家裏是衆目睽睽。大家當着人前。誰肯柔聲下氣。那就不免弄僵。想罷。便喚車夫進來。叫他去打聽一番。車夫應命如飛的去了。這時候芝芳坐臥不安。心裏狠是着忙。約莫有一點鐘的光景。車方才回來。形色倉皇的說道。家裏被人家打得落花一般。福大媽也不知去向。大約同着那殺才上警察署去了。芝芳一聽。這話頓時顏色慘變。兩行眼淚不期而然的奪眶而出。更問詳情。車夫又莫名其妙說不出來。芝芳更加焦急。便道。你趕快拉我回去。我要看我媽去。咧。車夫道。姑娘。你回去不得。現在事情已經鬧過。你不去。大約容易了。結且你見着那樣景况。必然又要生氣。又何苦呢。不如等一回兒。我再出城去。一遭罷。正是

正憤妖姬逞利口。

忍聽禍事又臨門。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凝香詞

(逸梅)

落紅如錦滿庭堆。鍼黹拋開午夢回。貪看簾前雙燕子。不知背後玉郎來。
阿儂二八隨檀郎。回憶當年事未忘。庭院如烘今日好。檢箱且曬嫁衣裳。
瓊閣紅窗面面開。畫長岑寂要郎陪。鸚哥飼罷渾無事。互運靈心把謎猜。
珍珠簾捲近銀潢。黃籟無聲蓮漏長。夫婿低吟疑雨集。伴儂深夜刺鴛鴦。
滋味相思未慣嘗。紅閨度日似年長。羅中不浣斑斑淚。好伴魚書寄玉郎。
千里關山別思遙。幾回紅淚濕鮫綃。月明今夜差堪慰。折得梅花伴寂寥。
檀郎嫁得亦詩淫。七步成章鬥錦心。最是蘭閨風雅事。十三雛婢竟能吟。
弄粉調脂暮復朝。丰姿猶是昔年嬌。從頭綺事同郎憶。羞說金閨第二宵。
綠雲披散曉妝初。鏡裏容光玉不如。曠煞癡郎簾底立。看儂梳了看髮梳。
浴回正是夕陽天。薄薄羅衣分外鮮。要教郎隨香澤好。當風立在畫闌前。

滑稽小說 第一零八

(海虞吳雙熱著)

第二十八回 麻袋兜拿東嶽帝 香花簇擁地藏王

話說鐵牛直哄得娘不哭了他方才歡歡喜喜三脚兩步跳出去不會跳得幾步忽被小旋風柴進霍地喚住了李大哥哥你好端端回來了也不來望望俺俺爲你飛頭不見也很惦記著你大哥你怎的飛頭會得飛到酒缸裏鐵牛十分得意道大官人鐵牛心直口快不瞞你上回於燕青則不瞞盧虛實實因人而施鐵牛學壞了也都只爲將頭飛到酒缸邊偷酒吃因此跌入去直吃個爛醉這一遭總算吃得快心稱意無人能及大官人你道鐵牛酒量好否沒頭沒臉在酒裏浸了好幾個晝夜鐵牛還是好端端一個鐵牛一總不會醉死只落得胡塗塗在睡裏夢裏過些太平日子但只不知這邊和那鬼軍有無廝殺若是也有算鐵牛命苦貪了一張嘴只顧喝酒卻誤了一雙板斧沒得血吃大官人快告訴鐵牛日來到底有無廝殺柴進故意哄他一哄道自然有呢這裏衆多好漢單只除你一個盡都廝殺得滿心滿意大哥有所不知這裏和那邊鬼軍接連好幾日大刀闊斧惡戰俺這邊殺人如草砍鬼如麻委實十分威武一百二十分有趣可惜大哥回來得遲了些恰是廝殺完了饒你一雙板斧利害急切並無用處李逵聽了早把個臉兒哭喪著發急道鐵牛鐵牛你既然會得廝殺便不該再又會得吃酒撮你鳥的鐵牛自家罵自家撮你鳥的絕你這一缸鳥酒吃得好平白地把一場廝殺公當錯過了不是你貪酒正是俺命苦你便是鐵牛鐵牛便是

急話無倫無次益發絕倒益發妙極撮你鳥的鐵牛你如何對得起一雙板斧柴進見鐵牛獸性發作怪眼圓睜黑頭鐵板好不怕人慌忙陪笑道大哥且休發急我是哄你頑的你在酒缸底裏睡太平覺時這邊也甚是太平並無廝殺李逵道鐵牛這倒有些不信那時兩下軍情正是火雜雜地鬧得緊那有如此太平鬧岔了個東嶽大帝不見了個幽冥教主便算那邊鬼軍無能安得無事柴進笑道那邊自然有事這邊卻是無事這邊也並非無事但只沒有廝殺的勾當說話的說話的猶言做書的也施耐庵水滸見之道且住那邊有事這邊有事究竟何事請看下文卻說當夜時遷白勝兩個奉了朱武軍師將令一個喬裝大帝一個計擒教主你道把個教主馱往何處去了原來把這一個淨素餛飩一直馱入枉死城森羅殿後一十八層地獄裏那裏現成留下一個好去處也有被褥也有牀舖諒來看官尙還記得這個所在便是先前閻惜嬌郡主和那魯判作樂陶情之處當下時遷把個餛飩教主攢在那座合歡牀上由著他去無分曉夜打坐參禪和白勝發聲笑跳出了地獄門照舊掩蓋得風絲不透悄悄地各自去了次日天明上自鬼王下及鬼百姓都只冤屈殺東嶽大帝道他劫了教主反情益發曉亮了這天朱武軍師一早便來忠義堂上坐定打鼓聚集一衆好漢計議軍情朱武道俺料定東嶽大帝受了這個天大冤屈卻是有口難分必然心驚亂無計可施必然三十六著走爲上著只他日間定然不敢走句必然待至今夜夜深時候必然改換衣服遮掩頭面指望無人認得時遷笑道不是時遷誇口饒他會得改換衣服遮掩頭面便是他搖

身一變。變個挺大烏龜。絕起語倒俺這雙眼睛有的。是好記性看了也認得。朱武道。若果然時。最好俺便點你去捉這廝。還教白兄弟做個副手。你兩個今夜須索去得。早休要待他走遠。最好在半路上人不知鬼不覺。把他麻翻了。納在口袋裏。負米也似。馱回來。你兩個千萬休要性急。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只管在東嶽府門外藏身。廝等他早晚必然出來。萬一不出來時。乃是俺料事不準。只索罷了。你兩個卻千萬不要入府搜捉。時遷道。入府搜擒。豈不穩當。怎的不向甕中捉鼈。卻往野外張羅。這個倒要請問軍師。是何道理。朱武道。你有所不知。他那邊吃你昨夜麻翻人口。盜了冠袍。今夜必然加意提防。終宵準備人去時。只怕顛倒中了鬼計。是以你兩個只合野外張羅。未可甕中捉鼈。時遷白勝應聲得令。朱武道。你兩個捉得那廝時。火速馱回來。俺專等著巧施奇計。時遷白勝都答應了。朱武回頭喚過通臂猿猴。他是專遣一應旌旗袍領見第二十二回。密地分付道。著你在軍衣庫裏把那存儲的鬼軍號衣。盡數取出來。至少須得百十來套。若是不夠時。你火速照樣做造。今夜三更時分。便要交割。又喚行文走檄發號。令頭領聖手書生蕭讓。近前教他如此如此。做就榜文。繕寫多張。限次日一早上堂交割。朱武肚裏安排已定。笑嘻嘻朝着盧俊義。晁蓋兩個頭領拱手作賀。盧俊義還禮不迭。晁蓋直立起來。道。聲軍師怎的奇了。卻有何喜。可賀。朱武笑道。好教二位哥滿心歡喜。但看三兩日內。兩下從此更無廝殺干戈。化爲玉帛。地下太平了。盧晁兩個口雖答應。心裏卻有些不信。宋江聽在一旁。不免低頭哂笑。量朱某有多大能。爲說得好一口。

太平說話葫蘆裏未必有甚妙藥。俺倒要看他三兩日內弄些甚麼玄虛。果然兩下更無廝殺。時這人好利害。俺益發要懼他三分了。且說這天到得夜間時。遷白勝便往野外張羅。果然到得三更時分於路。等個正著兩個不聲不響。遠遠跟定那個滑脚大帝。到得荒僻去處。四顧無人。慌忙下手。兩個服侍一個生擒活住了。納入口袋裏。把袋口一揪。把條麻繩紮縛得密不通風。兩個輪流馱負在背。飛風跑回來。當面交割與朱武軍師。且看他如何發落。朱武與一衆奸漢都在忠義堂上等候多時了。慌忙親手解開口袋。取出那個滑脚東嶽大帝。看時。兀被時遷一陣太平香熏得未曾醒轉。朱武朝他相了一回。面便喚紫髯伯皇甫端聽令道。你一副面目一部胡鬚。便活像一個東嶽大帝。喜得東嶽大帝一件滾龍袍一頂平天冠。昨夜已被時遷盜取在此。你如今便取來穿戴了你。一發在東嶽大帝脚上脫下這雙粉底朝靴來穿了。帶領一百兒郎騎坐一匹好馬。前往諸王府門口。吶聲喊。再向鬼市上面跑一巡。順便殺幾個小鬼。你須一路聲張道。孤家如今反投梁山泊好漢去了。早晚卻來活捉諸王招撫百姓。你只管騎馬跑街拿般做勢。俺替你馬前派個喪門神鮑旭馬後派個險道神郁保四扮做兩個親兵保護你。萬無一失。皇甫端笑道。軍師這個將令倒是好耍子。萬一裝得聲氣不像。被那邊鬼精靈看出破綻來。怎生奈何。朱武道。你只管去俺料定那邊大鬼眼盲小鬼胆細。便有多少破綻。急切裏必然沒個看得出來。你快結束了。當即便動身去時。須教兒郎門靜悄悄地參前落後。都到東嶽府前取齊齊了。然後就地排齊。

隊。伍。鼓。噪。飛。馳。這。便。好。像。真。個。從。東。嶽。府。裏。殺。出。來。也。皇。甫。端。答。應。一。聲。理。會。得。便。和。鮑。旭。郁。保。四。各。各。梢。帶。著。二。三。十。個。兒。耶。陸。續。去。了。待。得。事。畢。回。城。已。是。五。更。將。盡。皇。甫。端。等。於。路。遇。見。神。行。太。保。戴。宗。帶。挈。著。順。風。耳。朵。千。里。眼。閃。在。十。字。街。頭。三。叉。路。口。張。貼。甚。麼。榜。文。次。日。鬼。軍。那。邊。看。那。榜。文。時。只。見。寫。得。分。明。說。得。冠。冕。

管。領。鄆。都。城。重。興。忠。義。堂。義。士。盧。俊。義。示。告。各。殿。冥。王。滿。城。百。姓。聞。知。俺。等。投。奔。地。府。聚。義。陰。曹。本。待。收。拾。雄。心。大。家。洗。手。無。奈。閻。羅。王。不。肯。相。容。鄆。都。帝。反。來。挑。撥。迫。得。忍。無。可。忍。乃。開。殺。戒。廝。殺。一。場。所。有。情。形。前。已。榜。示。周。知。今。日。無。庸。縷。述。惟。是。俺。等。不。脫。英。雄。本。色。專。喜。行。俠。仗。義。剛。者。只。因。閻。郡。主。巧。偷。漢。子。穢。亂。宮。闈。如。是。姦。淫。醜。醜。而。閻。王。世。寶。置。若。罔。聞。是。乃。官。家。之。奇。醜。足。以。玷。污。官。箴。俺。等。雖。在。旁。觀。不。忍。坐。視。是。以。一。併。殺。卻。今。者。東。嶽。大。帝。在。位。不。忠。公。然。造。反。白。日。張。掛。榜。文。黑。夜。劫。藏。教。主。俺。等。若。爲。自。家。算。計。正。好。趁。這。內。亂。之。機。興。兵。殺。戰。然。而。俺。等。不。爲。也。叛。臣。猖。獗。教。主。受。困。各。殿。諸。王。不。敢。勤。王。滿。城。百。姓。盡。都。閉。戶。是。乃。可。憐。已。極。俺。等。何。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正。擬。振。我。義。師。替。諸。王。除。奸。定。亂。何。意。大。逆。不。道。之。東。嶽。大。帝。到。俺。這。裏。屈。膝。投。降。問。其。劫。取。教。主。藏。於。何。處。據。稱。細。做。餛。飩。攢。入。黑。獄。俺。等。忠。義。堂。上。豈。容。亂。臣。插。足。遂。將。東。嶽。大。帝。一。口。名。正。典。刑。梟。首。示。衆。一。面。將。於。某。日。齋。戒。沐。浴。督。率。三。軍。恭。扶。教。主。出。獄。還。宮。用。告。爾。各。殿。冥。王。滿。城。百。姓。沿。途。整。備。香。花。迎。候。佛。

駕休得見俺等大兵而有誤會特掛榜文各宜理會年月日示

這道榜文做得卻是妙極張掛去不消半日工夫早闕動了地府各殿諸王看了肚裏叫聲慚愧自家不敢勤王倒要強盜出來管賬說甚麼行俠仗義又說甚麼除奸定亂強盜說得嘴響俺等臉上無光是以見了榜文好生慚愧諸王方面如此想滿城百姓看了大家念誦一聲南無阿彌陀佛東嶽大帝劫藏教主是皇帝倒是奸臣梁山泊好漢搭救教主是強盜倒是好人俺等自該整備香花迎候佛駕也該安排奠酒迎候盜駕百姓方面如此想諸王在一壁廂紛紛計議道那夥強人難保話裏藏機安著歹心名說督率三軍搭救教主其實卻是借此爲由意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俺等不可不防但只俺等兵單力薄宜守不宜攻各宜把守殿庭給他一個不理會這個不是俺等害怕廝殺不敢出頭豈敢乃是俺等以文對武偏不中他之計諸王方面如此想衆多百姓也在一壁廂惶惑躊躇道江洋大盜未必真有好心俺等迎候佛駕不打緊萬一強徒發聲喊搶了年輕的婦女把去奸淫擄了財主富翁把來勒贖便是俺等的晦氣俺等要迎佛駕和盜駕時婦女只揀去的醜的出頭露面漢子只揀貧的苦的奔走趨躄萬無一失百姓方面如此想且說這邊朱武軍師既然出了榜文急切並無動靜直待神行太保順風耳朶千里眼三個探子探得鬼軍方面這般如此並無異謀朱武方纔大喜便當真約同一衆兄弟齋戒五日沐浴三番到得第六日已牌時候朱武點派病尉遲孫立病大蟲薛永病關索楊雄帶領四五十個僕僮前往幽冥教主王宮前後左右一帶

街衢清塵。除道打掃得乾乾淨淨。第七日點派精細頭領。監押曉事兒郎。前往幽冥教主地藏王宮裏。面焚香酒。掃結彩張燈裝點。得十分氣概。第八日方纔大排隊伍。前往閻王府。森羅殿後地窖裏。恭扶教主出獄。還宮各殿。諸王盡都懷著鬼胎。亂紛紛關門閉戶。不敢出來。便有一兩個膽大的。也只在門縫裏張看。倒是衆多鬼百姓。膽大些。果然手執香花。肩挑奠酒。夾道相迎。甚是恭敬。也有膽細的。只掩掩閃閃在門口張看。但見當頭兩個小兵。各執一面杏黃旗。旗上面一般繡著四個烏絨大字。道恭迎佛駕。旗過處。卻是十來個錦衣花帽兒郎。各各鳴鼓吹笛。擊磬撞鐘。後面又是二三十個長袍短褂出色兒郎。執些幢旛寶蓋。吊掛提爐一對一對。走著許步過去了。後面兩個小兵。各各挑著一竿長幡。左邊幡子寫的是英雄。心向善。右邊幡子寫的是佛法大如天。這一雙幡子引出後。面兩個人來。手執金鐘玉磬。身披錦袈裟。科頭赤足。皂袴芒鞋。卻是一色打扮。只頭面些微有點兩樣。一個頭皮削得精光。一個散髮束個金箍。這兩個算是迎護佛駕的和尚。英雄後面緊跟著四個穿號衣小軍。兩個抬著一條渾鐵禪杖。兩個擔著一根生鐵哨棒。魯達武松卻是異樣精彩。隨後便是一十六個白翎軟帽。紅衣號街老軍。廝抬著一頂腳踏蓮花香木軒轎。轎頂上面站著一隻白銀仙鶴。仙鶴口裏銜著三枚妙香。氤氳繞繞香氣。飄揚這個諒來。必是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坐身了。這一段文字軒轎後面纔兒十來個英雄。氣概將爺們各騎一匹高頭駿馬。頂盔貫甲。各有軍器。藏身每人帶領著百十來個軍漢。大刀闊斧。短戟長槍。十分威武。只不

知這十來個將爺們姓名甚名誰中間單有一個卻甚面善認得他正是當年枉死城中的晁保正說話的在這裏插口道餘外一十一個馬上英雄卻是小霸王周通小旋風柴進小李廣花榮小溫侯呂方笑面虎朱富花項虎龔旺中箭虎丁得孫青眼虎李雲錦毛虎燕順跳澗虎陳達便有諸多男女鬼衆把些鮮菓素酒獻上馬頭來當有晁保正道聲打擾但只佛爺未曾出獄俺等未便領情且待迎得佛爺來時方敢拜領衆位之賜衆位若然高興何妨一路同行前往搭救佛爺出獄鬼衆料情晁保正好意招呼必無妨害一路便有衆多白頭婆子醜怪婆娘無聊窮漢善心男子齊齊廝趕在將爺們馬後小半手執香花大半口宣佛號欣然前往所過處呼張喚李鬼衆扈從的愈聚愈多一時間佛號喧天香煙匝地到得閻府前便都停住了晁保正便下馬招呼隨行鬼衆裏面七八個健漢廝跟着直投森羅殿後定睛看時約莫見個地縫晁蓋回頭看著七八個健漢道東嶽大帝那廝忍心下這毒手據他說把個老佛爺縛做一團攢在這下面十八層地獄中間此時正不知老佛爺的性命如何諒來老佛爺道行深必然吃得苦頭挨得餓多管八九日來尙無効事衆位且休慌便請跟俺下去看是如何晁蓋一邊說一邊早把那地獄門揭起來踏着石步都下去一路叫喚佛爺時似乎有些呻吟之聲驚地看見餛飩教主跌在牀底下打滾晁蓋和七八個健漢慌忙朝着餛飩教主雙手和南跪在地上拜了幾拜然後起來手解其縛教主恰才鬆綁即便合掌道善哉絕貧僧被東嶽大帝綁得一佛不出世二佛不抬頭多虧衆

姓善男前來搭救善哉善哉陰功不淺。晁蓋當時不免自報姓名告知來意。回頭便教隨行健漢七手八脚把個幽冥教主擡出地獄來。那時這閻府前直到森羅殿上迎駕的早擠得滿了。卻都靜悄悄地不則一聲。一見佛爺出來了。慌忙一窠風跪地和南暴雷也似喚了幾聲佛爺起來。轎前執旛的兩個和尚恰才扶轎上得殿來。早有鬼衆掇臂捧屁把個佛爺納入蓮輿。一十六個老軍便抬起來。諸多入衆依然接著來時次序護駕而行。看著前頭兩面杏黃旗慢行。慢隨緊行。緊追於路。都有男女鬼衆。香花迎接佛爺。酒菓款待好漢。且說一衆迎駕英雄預先領著朱武軍師將令。且不把幽冥教主迎入王宮。也不管佛爺肯也不肯一路風擁著要他巡視三城。直來忠義堂上坐定。隨行鬼衆便有一半跟入去。抬頭看時好不氣概。正是旌旗招颭三城壯。唵叭濃熏一佛香。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雞冠花

(邵雋)

奕奕雄冠引頸高。咸池不逐曉羣號。風雲氣壯增顏色。雨露恩深借羽毛。天苑直堪攀鳳翼。大官誰復試牛刀。三秋自喜文章煥。不羨山陰五色毫。

亦疑雌伏亦雄飛。碧樹承恩近。賜緋直與鶴羣爭。俯仰肯從鳴。馱鬥芳菲霜清。函谷初傳。鑰月冷。陳倉大合圍。却笑翰音甘守口。處宗窗下立談稀。

贈歌郎綠牡丹

集定厂句

(博君)

情話纏綿禮數刪空王來證鬢絲斑關山絕亂雲千疊吹墮離愁到世間
側身天地我蹉跎甘隸臺伺眼波終是落花心緒好乾清門外露痕多
選色談空結習存平生默感玉皇恩過江子弟傾風采絳蠟牀前款一尊
風鬟露鬢覺伶俜露重風多不敢停好個當釭人十五茶花凝想吐芳馨
思量一日萬徘徊握手東華事可哀蠟燭彈棋續何夕夢中喜極故人回
少年哀豔雜雄奇人以科傳人可知病蝶涼蟬狂不得收帆好趁順風時
天教僞體領風華浩蕩離愁日日斜辛苦癡懷何用訴任邱馬首有箏琶
消息閒憑曲藝看河干勞問有江干天花豈用鈴旛護絕色呼他心未安
蒐輯科名意在斯勝彼優孟俯仰爲曾因陸子屢通訊六義親聞鯉對時
雖然大器晚年成鎮物何妨一矯情師友凋徂心力倦百年終恃小門生

社會
小說

珠江風月傳 (續)

東越許廩父著

第九回 沈士珏潛走梧州城 范次雲夜宴澄天艇

沈士珏應酬回來對阿七說道我方才出去找到了我那親戚他說進一禮拜內動身到梧州去約我同走我想這邊的事情也差不多了能夠和他同走也好阿七道我也勸你們早走爲是雖說省城查究不及到底提心吊膽的橫豎總要去的何不早一點兒更覺放心士珏稱是到了次日阿七要回省城士珏拿出四百塊錢票子送給阿七這是照約的阿七自然沒有爭論士珏却又另外送了他二十元毫子紙作路費阿七謝了一聲自回省城士珏忙了一個禮拜把家中事情弄清楚了便和翠眉一同動身搭的是南昌輪船包了一間房艙雖然狹窄一點却喜還通空氣上了船士珏對翠眉笑道此刻你的心思該穩定了罷翠眉笑了笑道我們是逍遙了那徐三還不曉得怎樣找我呢這人也怪可憐的化了一千塊錢只買得一頂綠頭巾兒士珏笑道本來你這人是我憑空來奪了去罰他一千塊錢却也不爲過分翠眉笑道可惜我沒拿一點東西出來還算他的運氣咧士珏正色道我只要得你這個人要他東西作什麼翠眉稱是士珏却呼道這等事情我本也不肯做的爲的是和你倆的感情自你上街之後害得我橫也不好豎也不好時時刻刻的生那相思病兒後來碰到阿七才曉得你也丟不了我這心思還算不自用了翠眉道可不是我心裏本來就只你一人你做了我這幾年我待你的心思諒來你也曉得的士

珏忙道：我怎麼不曉得翠眉又道：只恨得你沒有錢討我，我又不能自主，我們倆的姻緣總是湊合不攏，沒奈何聽了我媽的話，暫時嫁給徐三，只想上街之後一月二月就可出來，不料機會不湊，一直弄到今朝才得如願，以償好哥哥我這樣待你，你須時時刻刻把我的情意記在心上，才對得住我呢？士珏忙道：這個自然，我和你是什麼情分？難道你還不相信我麼？翠眉聽了這才嫣然一笑，船到梧州，士珏帶了翠眉，選投金龍社李家，問李表哥在家麼？他那表哥李麻子早已出來笑迎，兩人相見，自有一番親熱，翠眉也拜見了麻子夫婦，麻子仔仔細細打量了翠眉一回，歡喜道：這位弟婦是有福氣的，兄弟好眼力，夫婦倆讚了幾句，士珏問麻子可替兄弟布置好了？房子沒有，麻子回說：一時總找不到相宜的房子，我這裏却還勉強住得，要就收拾一間出來，你們暫住一下，再作計較。士珏稱謝，麻子夫婦倒忙著替他收拾了一個廂房，二人看了看，雖然狹隘一點，却還不甚朝溼，向麻子道了費心，士珏便要去交涉，署找他的族叔沈百銘，麻子忙笑道：這交涉衙門地方好大的，我常時瞧見百銘叔轎子出出進進的好不關氣，我又不叫，他好兄弟今兒帶我同去走一遭，兒也算廣廣見識，可以麼？幾句話倒說得士珏笑起來了，因說：老表哥肯陪我同去，最好，有什麼不可以的？麻子大喜，忙對他女人說：快替我找一套新衣服出來，要一件緞子馬褂，士珏笑道：此刻怎還穿緞子馬褂？麻子正色道：兄弟，你別託大，這是出官的衣服，今兒跟你見官去，這禮節是不能不攷究的。士珏只得由他看他打扮好了，還問他女人可冠冕不

冠冕他女人莫氏啐了一口道你就有這般蠟蠟螫螫的我常見許多衙門中人進進出出那一個着馬掛偏你要他娘的緞子馬褂你打量這是什麼時候穿了洋紗長衫配上緞子馬褂人家還不當你妖精看的虧你還說冠冕不冠冕呢麻子聽了把一團高興頓時挫了下去一霎時爲難起來把頭皮亂搔了一回道這就難了這就難了士珪笑道表哥不必爲難進出衙門本來要着馬褂但今兒去見我叔子這時親戚往來用不着怎樣考究的麻子把眼珠一酸說道難道令叔不算做官麼士珪道官呢也總算是官但是他這官和從前的帥爺差不多兒麻子忙道帥爺也是很大的我聽人說老爺還要看帥爺的面孔呢士珪見他說不明白因笑道這樣罷你着了我的馬褂去我是自己人只着件長衫殼了麻子方才無話着了士珪馬褂搖搖擺擺一同出門金龍社到交涉署本來很近的一回兒就到了麻子跟着士珪戰戰兢兢的走到號房投了名片號房引他們到會客地方坐下歇了一歇那投刺的出來說科長請兩位裏邊坐士珪立起身來麻子忙道我可以同去麼士珪笑道不相干你跟我來罷麻子懷着鬼胎一步挪不了三寸的跟着士珪走到裏邊兩隻烏珠東張西望的只覺渾身不得勁兒剛走到百銘房門口百銘已迎了出來士珪搶步上前叫了一聲叔叔跟手就請了個安麻子着了忙也要搶上前去不期心慌意亂給門口一張凳子絆住了左腳一個狗吃屎跌了下去引得滿屋的人圍堂大笑麻子爬了起來滿面緋紅伸着兩只手在身上亂揮了一回口中不期說道咳幾乎踏了表弟的馬褂士珪

聽了只是縐眉忙把他拉了進去。百銘却没有見過他。聞他姓名。士珏代答了。百銘笑道：「原來是親戚。怪我生疏。總沒過來拜望。」麻子聽了，忽的立起身來，朝百銘作了一個長揖，要跪下去。士珏忙忍着笑，拉住了他，只聽麻子說道：「方才跌了一交，跌昏了，還沒拜過表老爺。咧，這是大禮，可錯不得。」百銘忙說道：「不敢，不敢，請他就坐。」才問士珏幾時動身，住在什麼地方。士珏一一回答。百銘又問些廣東情形，談些家鄉近事。麻子只垂着手，低着頭，恭恭敬敬的坐在一邊。百銘笑問這位姻台，現在梧州什麼地方，恭喜麻子，總沒留心。士珏推了他一下，笑着代答道：「現在九坊街開着一家紙鋪子，生意卻不錯。」百銘道：「做生意是很好的，比我們政界穩得多了。」麻子忙道：「不，我說總是做官人好，吃的是大魚大肉，穿的是紅綾綠綢，一出門好大的轎子，前呼後擁的好不威武。」士珏見他說得太俗了，忙攔道：「老表哥，且請用茶。」麻子忙舉起茶盃，喝了一口，道：「就是這點茶葉，也是你們做官人考究。」士珏聽了，縐眉頭橫了他一眼，唬得麻子不敢再說。百銘笑道：「他們老實人，到今還是這種觀念，那也怪他不得。」士珏也笑了。百銘方對士珏說你的差使布置是布置好了，但是薪水不多，你且去敷衍一下子，再講。士珏忙說薪水多少，倒不計較，只不曉得是什麼事情，打量侄子可幹得下，幹不下，百銘笑道：「現在的事情，還有什麼辦不了的？我接到你的信，就去託了蒼梧孫知事，剛好他要用一個財政科員，我就將你的履歷送去。他昨兒還問我，令姪到了沒有，你再不來，我要寫信催你去了。」士珏大喜道：「謝百銘，道明兒我在同園請酒，你可早點。」

過。去。招。呼。招。呼。就。便。介。紹。幾。個。朋。友。給。你。士。珏。忙。又。道。謝。百。銘。又。問。你。的。親。事。可。成。就。不。會。士。珏。聽。了。把。臉。一。紅。說。道。姪。兒。因。經。濟。困。難。不。能。正。式。舉。行。婚。禮。最。近。在。省。城。買。了。一。個。小。人。家。女。兒。此。刻。也。帶。了。來。了。百。銘。道。這。倒。也。好。只。要。人。品。好。心。地。好。愛。甚。大。小。人。家。士。珏。稱。是。因。見。百。銘。還。有。公。事。便。起。身。告。辭。百。銘。笑。對。麻。子。說。閣。下。可。常。來。走。走。麻。子。恭。恭。敬。敬。的。答。應。道。只。愁。表。老。爺。不。肯。見。我。我。是。很。高。興。來。的。我。們。想。見。一。見。官。比。登。天。還。難。……士。珏。一。句。截。住。道。叔。叔。有。公。事。請。止。步。罷。百。銘。點。點。頭。送。了。幾。步。就。不。送。了。自。己。回。到。房。內。把。幾。件。公。事。辦。清。楚。了。出。去。拜。幾。處。客。方。才。到。蒼。梧。縣。來。拜。會。孫。知。事。把。士。珏。的。事。情。說。了。孫。知。事。因。說。這。幾。天。公。事。很。煩。就。請。百。翁。轉。致。一。聲。早。點。進。來。罷。百。銘。應。了。又。約。他。明。天。早。點。去。同。閣。孫。知。事。笑。道。這。幾。天。給。范。次。雲。一。來。天。天。的。應。酬。不。了。今。兒。想。來。你。也。要。到。的。百。銘。繆。眉。說。道。篋。上。的。應。酬。我。實。情。不。大。願。意。今。兒。是。蔡。司。令。請。的。聽。說。把。中。筏。艇。子。全。包。了。開。到。對。岸。去。吃。這。些。人。也。真。個。會。鬧。我。打。算。去。應。酬。一。下。就。回。來。的。孫。知。事。道。我。也。有。事。情。怕。不。能。久。留。我。們。到。一。下。同。回。來。罷。兩。人。約。好。了。到。了。七。點。多。鐘。百。銘。會。同。孫。知。事。坐。了。轎。子。回。到。中。筏。澄。天。艇。一。路。行。來。只。見。各。艇。上。綵。燈。掛。遍。人。來。人。往。熱鬧。非。常。澄。天。艇。內。主。人。蔡。司。令。和。許。多。客。人。已。到。了。二。人。拾。步。進。去。一。招。呼。蔡。司。令。便。請。孫。知。事。代。東。邀。了。幾。人。到。隔。壁。社。妹。艇。去。接。着。次。雲。和。魏。鎮。守。使。鄭。道。尹。同。來。蔡。司。令。趕。忙。過。來。招。呼。遜。坐。請。茶。次。雲。先。道。了。謝。因。說。在。鄭。道。尹。這。邊。打。了。幾。圈。牌。到。得。太。遲。了。蔡。司。令。問。勝。負。如。何。次。

雲笑指鄭道尹道就是他一人贏了七百多塊蔡司令笑道這麼說明兒道尹又該請客了鄭道尹笑道正是該得請客蔡司令把人數點了一點只有三四人沒到便說不用等了我們開過對岸去罷等下他們過來的說着回頭吩咐了一聲夥計們高叫開艇便聽得各艇傳喚開艇之聲響做一片那預備的小火輪便生火開機嗚嗚幾聲拖着許多大艇蜻蜓脚尾似的直向對岸駛去便覺得涼風習習沁人心脾一回兒到了中關相近停下各船都開出飯來次雲等已經吃過也胡亂吃了一點撤席打牌那中筏老舉也全體到齊次雲叫的是和合筏的新圓和一個外江老舉紅玫瑰相貌却在中上之間次雲却嫌那紅玫瑰忒胡調了倒和新圓很說得來因叫紅玫瑰代打麻雀自己攜了新圓的手出艙閑眺見那一輪皓月簇將出來照得滿江如在水晶宮裏一般舉頭四望見兩岸洋樓櫺比燈火齊明山巔領事府內五色電燈從樹林中放出光彩江中四柱小艇咿啞來往新圓指着對山說道怎麼一塊地方到了外國人手裏就弄得這樣子好次雲太息一聲低頭不答新圓笑道你和這山上外國人認識的幾時可帶我去逛一下子次雲笑道昨兒那外國人吃醉了你倒不怕新圓笑道怎麼不怕不是你叫我早點回去我心裏還急得什麼似的次雲道你既然這樣子怕還要到他那邊去新圓笑着打了一下道你又混說了誰是天天吃醉的次雲笑道我倒不是混說我去看他他一定要請我吃酒吃酒一定要醉醉了便發酒風兀的不唬怕了你新圓笑道有你去我就不怕了次雲笑了笑正待再說忽見社妹艇上

艙頭立着兩人。月光底下，看得出是鄭道尹和他叫的老舉玉仔。兩人攜手說話，次雲叫了一聲。鄭道尹回頭一看，見是次雲笑着，招招手兒。次雲使和新圓一同過去。鄭道尹笑問：「你沒有打牌麼？」次雲搖頭道：「今兒打得手膀子疼了，叫了個老舉代打。」鄭道尹打量了，新圓一回，笑道：「四兄的豔福真好，隨便到了什麼地方，那頂兒尖兒總是你得着的。」次雲笑道：「那也不見得我瞧這新圓性情，却還不錯。那紅玫瑰相兒雖好，可是太胡調了，不像樣子。」鄭道尹笑道：「人家好意巴結你，你倒嫌他胡調，真是豈有此理？」次雲笑道：「這等巴結老實，不敢領情，說罷衆人都笑起來了。」次雲因握了玉仔的手，問：「可是琵琶仔？」鄭道尹點頭道：「像我們老朽，叫這等小孩子，最是相配。」玉仔笑道：「你今年多大歲數了？」鄭道尹道：「你猜猜看。」新圓僂說道：「我看不過四十幾歲。」玉仔笑道：「我說還不到四十歲，你瞧他幾根鬍子多黑，面兒多白。」次雲笑道：「這麼說，你還中意他呢？」鄭道尹聽了，呵呵大笑。玉仔扭轉了頭，笑道：「我不愛他，這個人就愛他幾根鬍子，怎麼長得比我們頭髮還黑，還有光彩，映着雪白的龐兒，怪俊俏的一席話，說得衆人大笑起來。」次雲見旁邊有張美人椅兒，便橫身躺了下去。把玉仔摟了過來，笑道：「這倒真是天真爛漫的說着。」裏邊又出來兩人，却是禮生洋行的老板克利斯，他和天祥洋行的買辦沙而次雲起身，和他們都握了手，操着英語談了一回。次雲因問你們倆可有相好，沒有克利斯笑道：「我是沒有相好的，他就很喜歡貴國的女子。」說着，指指沙而次雲，而沙而次雲笑道：「這話我也承認。從前我在紐約和貴國人往來很多，才曉得貴國人也很多。」

喜歡敵國的女子次雲笑道幸而有此不然我們中國的女人白吃了你的虧了說罷衆人撫掌大笑沙而因說昨天在三地艇上看見一個外江老舉年紀才十四五歲寫得一手好字兒相兒也好今兒不曉得可在這裏鄭道尹記了一記道哦是有這一個人那小孩子怪討人愛的好像叫什麼惺惺啊次雲笑道惺惺麼那孩子真好我也見過了今兒不曉得在那一只艇上鄭道尹忙叫夥計去查一查看要是在的就叫他過來夥計應命去了不一回帶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來了見了次雲微微一笑悄悄叫了一聲沙而笑道你這老不入調的又要吃醋了衆人聽說何如他偏認識四大人呢就不叫我們一聲沙而笑道今年幾歲了是什麼地方人幾歲到了都大笑起來惺惺也抿嘴一笑次雲叫他坐在一邊問他今年幾歲了是什麼地方人幾歲到了梧州的惺惺聽了把眼圈兒紅了一紅又勉強笑了一笑低頭不答次雲明明瞧見他必有難言之隱又賞他年輕聰慧說話有分寸兒便朝他點點頭兒又撫着他的額角笑道可惜可惜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趁機警山上拒強人 恃勢力園中欺弱妓

范次雲撫着惺惺髮額點頭太息道可惜可惜惺惺聽了抬頭看了次雲一眼悄然不語次雲便攜了他的手緩緩地踱過三地艇去新圓已跟了過來次雲笑道我們找個小艇來坐一下好麼新圓笑道我會扳槳比艇妹更好次雲笑道我們就叫個艇來新圓四面看了一看笑道那艇

子。可。是。妹。妹。艇。麼。惺。惺。答。道。正。是。便。大。聲。叫。道。妹。妹。艇。過。來。只。見。妹。妹。昂。頭。向。外。問。是。誰。叫。艇。我。這。裏。有。了。客。了。素。貞。去。下。筏。就。回。來。的。孫。知。事。立。在。一。邊。笑。問。可。是。四。先。生。要。叫。艇。麼。次。雲。笑。說。他。說。素。貞。艇。就。來。我。們。等。一。下。子。繼。孫。知。事。忙。道。何。必。素。貞。艇。我。們。本。有。預。備。好。的。次。雲。喜。道。這。就。好。極。了。費。心。叫。一。個。來。孫。知。事。正。要。夥。計。去。喊。只。見。迎。面。一。只。四。柱。艇。呼。呼。啞。啞。的。駛。了。過。來。惺。惺。指。道。兀。那。不。是。素。貞。麼。新。圓。忙。叫。道。素。貞。素。貞。素。貞。駛。了。過。來。問。那。位。老。爺。叫。艇。次。雲。便。一。手。攜。了。惺。惺。一。手。箱。了。新。圓。跨。過。艇。去。孫。知。事。等。忙。說。小。心。小。心。次。雲。笑。道。不。相。干。水。行。乘。舟。陸。行。乘。馬。統。是。我。的。拿。手。好。戲。說。得。衆。人。都。笑。起。來。素。貞。問。開。到。什。麼。地。方。次。雲。說。隨。便。什。麼。地。方。都。好。素。貞。應。了。一。槳。點。開。了。艇。沿。那。山。下。盪。去。次。雲。看。那。素。貞。圓。緻。的。面。孔。烏。油。油。的。頭。髮。雖。然。皮。色。黑。點。點。也。顯。得。丰。韻。因。笑。道。這。素。貞。相。兒。却。不。壞。惺。惺。笑。道。你。這。個。人。也。是。蘇。州。人。說。的。叫。化。子。吃。死。蟹。隻。隻。好。次。雲。笑。了。笑。因。打。着。蘇。白。說。道。耐。阿。是。蘇。州。人。今。年。多。少。年。紀。惺。惺。答。道。我。本。底。子。是。浙。江。人。我。箇。娘。舅。末。是。蘇。州。人。我。小。格。辰。光。就。跟。仔。娘。到。蘇。州。住。勒。十。幾。年。噪。次。雲。又。問。耐。屋。裏。向。做。點。啥。事。體。那。哼。弄。到。該。格。地。方。來。做。生。意。呢。惺。惺。不。覺。把。眼。圈。一。紅。悄。然。答。道。故。塾。嚙。哈。閑。話。說。哉。總。規。是。我。命。苦。格。緣。故。講。起。來。我。個。出。身。塾。弗。是。媽。媽。虎。虎。格。我。爺。還。是。一。個。秀。才。哩。次。雲。失。驚。道。格。事。耐。那。哼。會。落。到。堂。子。裏。向。格。當。中。定。規。有。啥。事。體。來。海。耐。阿。肯。告。訴。撥。我。聽。聽。惺。惺。朝。新。圓。看。了。一。眼。低。頭。不。答。次。雲。忙。道。耐。緊。格。你。說。格。蘇。州。閑。話。俚。那。哼。會。懂。哩。

惺惺聽了微微一笑，因又嘆了一聲道：「說起我個事體，格末真正作孽煞格哩！咳，過去格事體說俚做啥，我也弗高興說撥人家聽，說出來未噯不好處，白白格出醜一場，何必哉！喂，次雲聽了，益發贊賞他有志氣要面子，因他既不肯說，也不肯再問什麼，心中却怪不舒服的，怔怔的坐着，看那新圓和素貞同扳着槳，開到江中深處，一陣陣颯颯風吹入衣袂，次雲笑對惺惺道：「梧州的風景却也不壞，惺惺點點頭道：「我說總不及故鄉山水秀媚，洞壑幽深，寄足其中，真有飄然出塵之想。我也跟着爺到過西湖，整玩了有五六天，把我愛的，不想回去，連我這身子都像要登仙羽化似的。次雲聽了這番說話，大驚道：「惺惺倒不料你還有這等知識，豈般談吐，可見你的學問也是很好的了。怪不得外國人沙而說你會寫大字，我看你一定不是久于風塵的人。我范次雲廿年作客到處留情，在上海得了一個詩妓，以為畢世難逢了，如今聽你所言，你的清才雅致，竟不弱素秋哩。惺惺聽到素秋名，字便問這素秋，我也認識，現在可在西福致里，次雲益發驚奇道：「你怎麼認識素秋呢？惺惺正要告訴，忽聽後面有人大叫前面可是素貞艇，素貞應了一聲，是，作什麼？那人大聲叫道：「范四大人可在麼？新圓應道：「是誰找四大人說着停了槳，那人鼓槳追上，跳過艇來，次雲出即艙問道：「你是誰？找我作甚？那人問道：「你就是四大人麼？次雲心中生疑問，你有甚麼事情？那人說：「蔡司令有要事奉請四大人就坐了，我的艇子去罷。次雲見那人目光炯燦，言語支離，便暗暗防着他，面上却不肯露出來，仍就緩緩的說道：「知道了，我就過去，你先回去罷。」

那人說道：「不我的艇子快蔡司令的命，要我來接四大人的次雲，聽了驀地變了面色，厲聲道：『放你的屁！你是什麼東西敢來尋我的事？你也不打聽打聽我董某是何等之人！那便上你們的當，說着輕舒猿臂來提那人。』那人接了次雲臂膊，覺有百鈞力量，知道次雲是有本領的，見勢不佳，翻身一跳，跳入水裏，倒唬得素貞、新圓等人花容失色，渾身打戰起來。次雲忙說：『別怕！別怕！由他去罷。』外間不許聲，張素貞等一一應諾。那人的艇子還在旁邊，那艇妹也唬得面無人色。次雲知道不是同謀，也安慰了幾句。那艇妹訴說這人下午就來，僱艇在艇子上吃了飯，就靠近你們吃酒地方乘涼，後來就叫我跟着你們艇子來的，却不曉得他是一個惡人。次雲答道：『那也沒有什麼却便宜了這廝。』方才我要泅水追去，怕不拿住了他，但是這人的來歷……咳，不必說了。又對那艇妹說：『他可付了錢，沒有艇妹回說，不但艇錢沒付，連飯菜還是我們的。』次雲便給了他五塊錢，吩咐不許亂講，給我查出了是不依的那艇妹，謝了，又謝鼓槳，自己去惺惺對次雲說道：『四大。』我看那人一定不是強盜。次雲笑道：『怎麼不是強盜？他曉得我有錢，想來搶一點子罷了。』惺惺聽了，微笑不語。次雲笑了，笑又朝惺惺點點頭，兒惺惺嗤的一笑道：『你作什麼？』次雲笑道：『我看耐格人真正聰明，弗過必過格號，閑話是弗好亂講。格耐要當心，點惺惺笑道：『曉得格格是有關係格事體。我阿好講出來。』格次雲點點頭，道：『耐今年倒底幾歲？』惺惺回說：『十六歲。』次雲怔怔的看着他，良久，良久，着實太息了一聲，惺惺却低着头，拈弄那衫上的角兒，嘿然若有所思。次雲叫道：『惺惺。』

惺惺，抬起頭來問四大人：「我作啥？」次雲道：「耐阿想跟我轉去。」惺惺聽了，也怔怔的，瞧着次雲。次雲婉婉切切的說道：「耐老實告訴我末哉。」耐說：「想轉去末才勒。」我身浪向我是專門成全人家格耐勳，怕勢格惺惺聽了，掌不住眼圈，又是一紅，只說了一聲：「承四大人格情有急救，我個苦惱必過末我個事體多來。」西一時，楚說：「弗明白難末故。」歇辰光有幾化人來海我，楚弗便多講。四大人既然有心提拔我末頂好，明早叫我到同園去，我搭四大人講明白，仔四大人好搭我想法子。次雲聽了，點頭說道：「算數末哉。」明早下半日三四點鐘，我寫條子來叫耐末哉。惺惺點頭，次雲吩咐回去，罷怕要席開了。于是素貞和新圓重又鼓槳，駛回到了三地廳上去。次雲給了素貞十塊錢，又叫惺惺自己去，惺惺還要送過去。時次雲擺手說：「不必了。」惺惺只得罷了，却呆呆的瞧着次雲走遠了，方才怏怏跑回，找到了自己的客人。慮旅長慮旅長見了惺惺，面色狠不好看。惺惺知他又發了醋意，因羈問事情，心有感傷也。只呆呆的不像平時活潑。慮旅長益發不快，便對同座的樊參議亭侯說道：「惺惺近來竟一時紅起來了。今兒又得了范四大人的賞識，我們這起客人簡直可以不用招呼了。」惺惺聽了，那敢開口。亭侯勸道：「惺惺不是那樣的人。我知他年紀雖輕，却是極有分寸的。你慮大人待他是何等情分，他致忘恩負義麼？」惺惺可是麼？惺惺平時也很會說話。這刻感一氣，總覺心亂如麻。一時並想不到如何對答，只得強顏一笑。慮旅長還待再說，夥計上來排席，才把話頭打斷。亭侯却攜了惺惺的手，走到後兩小房間內，安慰了他幾句。惺惺不覺流

下。淚。來。亭。侯。嘆。道。好。孩。子。我。知。道。你。很。苦。了。別。哭。別。哭。等。下。給。他。看。見。了。又。說。你。不。中。抬。舉。了。惺。聽。了。拭。了。拭。淚。怔。怔。的。立。着。亭。侯。見。他。怪。可。憐。的。因。笑。容。說。道。盧。大。人。是。要。打。你。主。意。所。以。這。般。多。事。你。肯。遷。就。點。兒。也。就。好。了。惺。聽。了。並。不。答。話。只。倚。在。艙。門。伸。手。剝。那。門。窗。的。金。漆。亭。侯。點。頭。道。你。別。怕。明。兒。我。替。你。求。求。四。大。人。……惺。聽。了。心。中。弼。的。一。跳。不。覺。抬。起。頭。來。瞧。着。亭。侯。出。神。亭。侯。却。沒。理。會。又。說。道。他。是。有。錢。的。人。又。肯。幫。你。們。的。忙。……一。語。未。了。却。有。魏。鎮。守。使。跑。來。找。他。笑。道。啊。你。們。倆。躲。在。這。塊。幹。什。麼。也。不。怕。老。盧。吃。醋。亭。侯。笑。道。胡。說。惺。聽。還。是。琵琶。仔。哩。不。見。得。愛。上。我。這。老。朽。給。我。偷。開。胞。的。魏。鎮。守。使。笑。了。一。笑。說。不。用。說。笑。了。現。有。要。緊。公。事。我。們。談。一。下。子。惺。聽。了。便。溜。了。出。去。亭。侯。還。叫。道。惺。惺。忙。忙。又。回。來。魏。鎮。守。使。忙。說。由。他。去。罷。亭。侯。便。朝。惺。惺。一。笑。示。意。惺。惺。會。意。也。就。一。笑。出。去。魏。鎮。守。使。方。才。對。亭。侯。說。道。剛。才。南。甯。來。的。一。等。電。報。要。我。們。同。次。雲。明。天。一。早。動。身。不。曉。有。甚。事。情。亭。侯。沈。吟。道。就。是。我。們。三。個。麼。魏。鎮。守。使。回。說。是。的。我。們。該。趕。快。回。去。才。行。亭。侯。道。這。倒。不。必。急。急。橫。豎。準。備。一。夜。不。睡。明。天。到。船。上。睡。去。就。完。了。魏。鎮。守。使。笑。道。你。倒。說。得。輕。易。你。是。沒。有。什。麼。責。任。的。說。走。就。走。我。可。沒。有。那。麼。容。易。亭。侯。笑。道。那。麼。你。就。先。走。一。步。魏。鎮。守。使。沈。吟。道。我。和。你。同。走。罷。或。者。還。有。什。麼。事。情。要。商。量。亭。侯。只。得。答。應。兩。人。便。別。了。主。人。坐。着。電。船。回。去。匆。匆。布。置。了。一。番。到。了。次。日。一。早。和。次。雲。一。同。下。船。走。了。衆。人。除。幾。個。軍。政。要。人。之。外。統。還。沒。有。曉。得。我。且。再。說。那。沈。百。銘。在。同。園。請。客。士。珪。帶。着。

麻子先到同園張羅一切五點鐘後客人陸續到來都在洋房樓上坐下百銘和士珏一一介紹了又說了許多推情照拂的話衆人都客氣了一陣當下盧旅長發起要叫條子說着便先寫了惺惺衆人也只得助興于是孫知事叫了愛玉莫區長叫了新聞呂團長叫了玉仔主人沈百銘叫了香娥又替士珏也叫了一個紅玫瑰其餘各人也統通叫了那惺惺下午起身從一點鐘起就等着次雲消息看過了五點鐘次雲還沒來叫心中疑駭不已比及盧旅長條子到時惺惺料道次雲必定在座高興之至忙忙換了衣服坐上轎子趕到同園盧旅長見是惺惺先到自己有了面子便把昨夜的火氣都消到瓜窪園裏拉了惺惺的手親熱了一回惺惺因不見次雲打量他還沒有到眼巴巴的等着誰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到看看紅玫瑰新聞等一班兒姊妹却都陸續到了只聽新聞向主人沈百銘怎麼今兒范四大人還沒有到百銘笑說沒有請他惺惺聽了方才曉得次雲不來便覺興致索然却又滿肚子狐疑不定盧旅長要他代打麻雀惺惺推說頭痛坐不住盧旅長倒憐惜他起來因說你既然身子不快我去找個地方給你躺一下子惺惺不要慮旅長笑道可是你怕難爲情我陪你去說着便不打牌了攜了惺惺的手同下樓來向園主黃老板借了一個房間叫惺惺床上躺一回子惺惺見他這般殷勤更覺心慌意亂起來呆呆的立在一邊總不說話要在平時盧旅長又該說他架子大瞧不起人今兒因他有病未免體恤點兒倒也不肯責備便叫惺惺坐在床沿自己啣了一支雪茄烟躺了下去尋些話兒對惺

惺講惺惺。只是沒精打彩的。盧旅長嘆道：好孩子，我知道苦了你了。你但凡聽我的話，我家有的是錢，儘夠你用的。我又做着大官，這許多人誰也不來奉承你，不強如在中筏當老舉麼？你要答應一聲，我即刻就替你辦好了。還你一個顯顯赫赫的旅長姨太太，你還有什麼不願意的？惺惺聽了，漲紅了臉，急得幾乎哭出聲來。盧旅長忙道：好孩子，別哭。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凡有爲難之處，不妨老實告訴我。我有力量替你辦好孩子，你放心罷。惺惺倒怔了一怔，道：盧大人，這話我不懂了。我沒有什麼爲難呀。盧旅長忙道：要便是身子不快，可是麼？惺惺趁勢兒說道：正是。我不曉是什麼緣故。一時三刻起來的，渾身發冷，頭痛坐也坐不住。盧旅長忙道：你可要躺一下。子惺惺搖頭道：別人家床上我是睡不慣的。盧旅長可難了一回，只得說道：我就送你回去，好不好呢？惺惺忙道：盧大人如肯准我回去，我下次一定多坐一歇。盧旅長萬分無奈，帶他出了洋房，叫轎子送他回中筏去。盧旅長送到門口，看轎子走得遠了，方才轉身心中無聊，得恨慢慢地踱到湖邊立住，看對面新圓和莫區長兩人倚欄密談，便走了過去，問你們兩講什麼？莫區長忙笑道：旅長的貴相好，呢。盧旅長嚙了一聲道：咳，不要說起，叫他到了這裏，倒是第一個先來坐了一歇。忽然生起病來，我叫人送他回去了。新圓驚問是什麼病？盧旅長說了出來，莫區長笑道：到底是旅長的溫存工夫不錯，能夠體恤他們，怪不得他們這般歡迎你。盧大人，盧旅長聽了，不覺呵呵一笑，道：那個自然。我們當客人的原該體恤他們一點，他們才知道感激呢。莫區長點頭稱是，又說

惺惺的才品性情都是上上的旅長何不討來做個姨太太呢盧旅長點頭道這話他也對我說過好幾次了但是我的意思這等小孩子心思活動得很想暫緩一下看看他這脾氣靠得住靠不住再講莫區長稱是慮旅長因說新圓品貌不差莫區長謙了幾句盧旅長又到別地方去了莫區長方問新圓方才你說的話可是真的新圓呷了一聲道虧你還是老門檻說出這般話來你想人家姑娘做了別人那裏肯對自己的相好說出來這不是當你自己人看是什麼莫區長沈吟道話便這樣說了但是你對於那人畢竟是全爲金錢了是不是呢新圓笑起來道同你說了半天你還沒有明白我的身子既然答應了你怎好再做別人爲的是你手頭不便不能討我橫豎我又不是琵琶仔就多做個把客人打甚緊落得敲他點子補助補助贖身經費莫區長聽了方才高興起來道你這主意不錯你有這般好心待我我將來一定忘不了你的說着兩人相視而笑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美記

寄聲



李涵秋著
社會小說
魅鏡

現已
再版

江都李涵秋先生可稱當代第一流小說名家早為世人所公認所著社會小說魅鏡一書曾經逐日登載新聞報諒為諸君所推許是書描摩社會上情狀真是窮形盡相敍官僚有官僚之氣穢叙政客有政客之態度敍奸人有奸人之口吻敍財奴有財奴之氣派敍強盜有強盜之精神敍流氓有流氓之神態敍佳人才子有佳人才子之姿勢凡世界上形形色色怪怪奇奇一經先生妙筆形容點綴無不神妙欲到秋毫巔篇中又雜以詼諧加以科諢令人讀之解頤捧腹堪為先生生平第一得意之作至布局之整齊結構之嚴緊命意之深遠尤其餘事本局不惜重金向先生購買是書之版權歸本局刊印發行又敦請先生將是書由首至尾重行修正改易較逐日登諸新聞報時尤為通體無懈可擊書首又冠以先生自序一篇及海上諸名流敍詞洵為美具難并得未曾有之作全書都三十餘萬言分訂洋裝五大厚册加增錦匣一隻定價大洋二元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啓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轉角

五洲大藥房廣告

本藥房運售泰西各國名廠藥材選擇精良歷蒙工商軍學各界光顧並承辦醫院紅十字會醫療器械兼售照相器具材料各種化學用品一應俱全零躉批發推誠相待源源賜顧無任歡迎

本藥房對於各項藥品器具裝箱包裝均

有專人理值郵寄包

件堅固迅速歷年以

來無不盡心辦理平

常函電往來各分專

職隨到隨答另印原

藥藥報價單以及各

種原藥價目衛生指

南各界如蒙函索立

即寄呈

必
需



家
庭

材料純潔
香氣馥郁
經久不變
去垢極速
可以浣衣
可以盥沐
信用久著
行銷全國
家庭必需
費省用足

◀ 廠藥皂本固洲五 廠造製 ▶

◎ 號貨洋各及房藥大洲五 所行發 ◎



寒齋草堂筆記

(臘 蛻)

錢東澗及河東君佚事 (四)

江南圖書館中藏有河東君遺籍二種。其一爲元刊樂府新編陽春白雪集黃蕘園跋云。元刻陽春白雪集爲錢塘何華華寶藏。因其爲惠香閣物也。惠香閣是柳如是所居。茲卷中有牧翁印。有錢受之印。有女史印。其爲柳藏無疑。卷中又有墨筆校勘筆姿秀媚。識者指爲柳書。未敢定。又記云。辛未仲春。錢唐陳曼生偕其弟雲伯同過余齋。出此相示。雲伯曾攝常熟篆。有修柳如是墓一事於河東君手跡。亦有見者。茲以校

字證之。雲伯以爲然。當不謬也。按惠香閣爲河東君香巢。頗爲罕聞。又其一爲精鈔本紅豆莊雜錄一卷。共一百五十二頁。分二冊。署虞山錢謙益牧齋氏纂。分天文地理時令人倫人事花木器用禽獸蟲魚各子目。分摘故實。注明出處。洵海錄碎事之亞。有白文明善堂所見書畫記。朱文安樂堂藏書記二印。知曾爲怡府所收藏者。此書虞山舊家。曾有鈔本。署琴川柳如是纂。有蒙叟小引。略謂與河東君避暑別墅。君刺取各書所成。云云。殆爲可信。此署牧齋名。疑爲後人改題。以炫售者。殊失本來面目。甚無謂也。見常熟丁氏荷香館瑣言。

河東君所居。又有名玉麤軒者。玉麤卽山礬也。牧翁嘗爲玉麤軒記。略曰。河東君評花最愛山礬。以爲梅花。苦寒。蘭花傷豔。山礬清而不寒。香

而不豔。有淑姬靜女之風。蠟梅茉莉皆不中作侍婢。予深賞其言。今年得兩株於廢圃。老牆之下。刺與草除瓦礫。披而出之。皆百歲物也。老幹攫擎。樛枝扶疏。如衣從風。如袖拂地。又如人楷拳。乍脫相扶而立。相視而笑。君顧而樂之。為屋三楹。啓北牖以承之。而請名於予。予名之曰玉。又曰。瑒花之更名山攀。始於黃魯直。以瑒花為唐昌之玉。纍者。段謙絃曾端伯洪景廬也。其辨證而以為非者。周子充也。夫瑒花之即玉。纍耶。非耶。誠無可援。據以唐人之詩觀之。則劉夢得之雪。纍瓊絲。王仲初之瓏。鬆玉刻。非此花誠不足以當之。有其實而欲奪其名乎。又曰。吾故斷取玉。纍以勝斯軒。春時花放。攀枝弄雪。游詠其中。當互為詩以記之。訂山攀之名為玉。纍而無復比瑒。更攀之譏也。則自予與君始時為崇。

禎十五年冬。河東君歸翁未久。是又絳雲劫火以前之一段韻事也。荷香館瑣言又曰。河東君善書。當時程孟陽稱其書勢險勁。余僅見其玉臺名翰中石刻數頁。墨蹟未遇也。頃見行書七言聯句云。淺深流水琴中聽。遠近青山畫裏看。款題柳如是書於紅豆村莊。筆意奇逸。真蹟也。有江上老人潭溪眼。福敬一堂各圖記。友人王君紀玉。以銀四十五餅得之。余按河東君書存者絕少。是聯信為真蹟。則此瑗瑗直正未為多也。曩聞龐君彙子言。蘇人曹君直藏有唐鏡為絳雲樓故物。鏡背銘曰。照日菱花出。臨池滿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點妝成。按查地山金陵雜詠云。宗伯逾清世。莫知菱花初。照月臨池點。妝巾幅俱新。樣不用。喧傳鏡背詞。蓋即指此亦重譏。

虞山者也。鏡背銘詞，殆出唐人。手筆洵可寶已。泉唐詩人陳雲伯（文述）藏有沈香筆筒一亦河東君物也。高五寸，徑二寸，緣刻迴文，四周刻泥金字，采蓮圖考之，知爲蒙叟所貽者。雲伯爲詩四首記之，錄其二曰：也合裘鍾記小名沈香禪，味悅溫馨，真珠四面泥金字，留得尙書舊日銘，花開紅豆幾番秋，萬軸琳琅過眼收，僥倖彤籙香一握，劫灰曾避絳雲樓。今此物不知存否矣。

又据某筆記言，朱竹垞得玻璃硯一大，僅如小兒手掌，四圍緣刻銘識，殆遍俱鑲以金底邊，隱隱似水紋，考知爲虞山蒙叟故物，爲着心經蒙鈔時所用者，故極寶之。蓋玻璃在清初時尙爲珍物，隨園以紫玻璃鑲窗，徵求題詠，幾至百人之多，其矜貴可想矣。今此硯展轉販賣，爲劉某

所得，有人曾獲見之。

海寧吳槎客（騫）有題河東君小象調寄賀新郎一闋云：斷壠荒煙，簇歎那堪，鸞釵析翠，雁鎧沈綵，不有風流賢令尹，馬鬣貞珉，誰築更黃絹，新詞珠玉（自注：時陳雲伯大令重修河東君墓，屬梅生撰文伐石表之），拂水難湔，遺老恨幾人還，唱蘼蕪曲，聊貰酒，醉松竹，畢宏妙手，周郎續，當恍日鵲橋初駕，鸞湖同宿，攜手我聞如是，室絕世神仙，妝束怪鏡裏，遠山微蹙，回首前塵，眞夢幻，好殘棋收了，尙書局，惋慨志繼金谷，按槎客所藏河東君小象，爲虞山畢珠臨本，查梅史（揆）以贈槎客者，槎客此詞卽爲奉酬梅史而作也。

牧翁之降清也，以修史爲辭，而論者終不以爲可嘗見宋轅文雜記曰：婁東王罔伯，兗州（按

卽王鳳洲。長子也。家有一書編輯先朝名公卿碑記表傳如焦氏獻徵錄之類而益以野史搜討精備卷帙甚富。問伯歿牧齋購得之。攘爲己有。乃更益以新碑及聞見所記傳會其中喜述名賢隱過。每得一事必爲旁引曲證。如酷吏煅煉使成獄而後已。以是捃摭十餘年。漫題卷上曰諱史書成之夕。其所居絳雲樓災。卽編纂之地也。所謂諱史者。遂不可復見。乃取程孟陽（嘉燧）所撰列朝詩選於人名爵里下各立小傳。就其燼餘所有及其記憶而得者。差次成之。小傳中將復及人隱過或以鬼神事戒之。乃懼不敢然。筆端稍濫。則又不能自禁。云云。潘氏稼堂亦曰。使牧齋而修明史二百年。人物枉抑必多。絳雲樓一炬有自來也。觀此可知此老之文章行誼。貽人以口實者所在多有。雖欲爲諱

言而不得矣。

牧翁納河東君時。黃陶菴先生（淳耀）適館其家。翁待河東以嫡妻禮。陶菴頗非之。會翁所撰催妝詩成。一時名流和者甚衆。陶菴獨無和作。或問其故。曰。吾不能沮其事於朋友之義。已虧。尙堪從而附和乎。一日程孟陽攜河東君詩牋乞陶菴和。陶菴不可。孟陽強之。再且曰。老夫與諸君皆已和之矣。庸何傷。陶菴正色曰。先生者年碩德。與主人爲老友。非淳耀之比。若淳耀則斷斷不可。孟陽慚沮而退。按此固可見陶菴之風節。抑亦足令虞山一老聞而汗下者也。牧翁嘗曰。余於採詩之候。撰吾炙集一編。蓋唐人篋中之例。非敢以示人也。長于少年。疑余復有離黃戲題。其後云。杜陵矜重數篇詩。吾炙新編不汝欺。但恐旁人輕着眼。針師門有賣針兒。

聞者一笑而解。按今吾炙集傳本已刊錄此詩於後。又附見牧翁所撰陸敕先詩稿序中。觀翁之諛諛爲是言。則其文字之流傳及身已被訕謗。又可知已。

邵得魯以不早薙髮。械繫辱瀕死者數。後卒薙去。牧翁序其迷塗集曰。我輩多生流浪。如演若達多。晨朝引鏡。失頭狂走。頭且不知髮於何。有又曰。當知演若當日失頭。頭未曾失。得魯今日薙髮。髮未曾薙。晨朝引鏡。時試思吾言。當爲啞然一笑也。余讀至此。乃曰。畢竟此老具善知識。看得恁破。亦一笑。

牧翁集中。又有呂留侯字說一篇。略曰。崇德呂子留良。請更其字於余。一字之曰留侯。又曰。呂子起家布衣。足跡不出閭里。非有如子房五世相韓破產結客東見倉海君。震動天地之事。今

呂子名曰留良。則已兼子房之名。與號而有之。余又字之曰留侯。呂子之於子房。何啻長卿之慕相而已乎。又曰。蘇子言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余老矣。江左習氣所餘。無幾而好談子房。甚於季札。爲呂子更字中心。庠庠然恐不得一當也。作留侯說以贈呂子。俾其藏之篋笥。須余言之有徵也。而後出之。按留良字用晦。號晚村。留侯之號。尠有知者。是亦一佚聞也。至牧翁之好談子房。如其報韓復仇言之。則殊不免媿煞耳。

延平王鄭成功。初名森。弘光時入南京太學。聞虞山名。嘗執贄稱弟子。虞山字之曰大木。蓋取成材之義也。人知大木爲延平字。而罕知爲虞山所命者。此老乃好爲人字。亦一奇也。雖然。以成材之義言之。延平不負廬山虞山愧。延平矣。

鄭板橋佚事

興化鄭板橋先生（燮）以名士作官風流跌宕頗用自喜人盡知之實則先生之爲人乃極醇厚人有德於己者恆終其身不忘觀其哭乳母詩可概見也乳母費氏本爲先生祖母婢先生幼失母費氏育之值歲饑費則自食於外服勞於內每晨起負先生入市以一錢市一餅置諸手然後治他事間有魚殮瓜果必先食先生然後夫妻子母可得食也數年費益不支其夫謀去費泣不敢言日取舊衣湔洗補綴汲水盈甕買薪數十束積竈下不數日竟去其屋中釜內尙存菜一盂飯一盞以待先生越三年復來其子俊得操江隄塘官屢迎養不去及先生成進士乃喜曰吾撫幼主成名兒子作七品官復何恨年七十六無疾終先生哭以詩云平生所

貧恩不獨一乳母長恨富貴遲遂令慚惡久黃泉路迂闊白髮人老醜食祿千萬鍾不如餅在手調苦音悲蓋純從肺腑流出者其性情之膂摯爲何如也

板橋初爲濰縣令後調范縣歲飢爲民請振忤大吏旨遂罷歸嘗有句曰長民好善民已愁况以不善司民牧蓋其人實不愧爲良吏未可以山人遊客視之也去濰縣後濰人寶其書畫多能仿效其體者其流風餘韻及人遠矣

板橋雖貧而好施與嘗製一大布囊所得銀錢食物雜貯其中每歸則挈以自隨凡經過親戚族友家度其貧否而與之囊空乃止未嘗有德色人多感之

板橋少爲楷書極工嗣見世人好奇乃以正書雜篆隸又間以畫法故波磔之中往往有石紋

蘭葉人雖學之不能及也。其畫法亦奇詭。嘗繪一菊石立軸。神采弈然而於石之皴法中隱有祕戲圖一幅。姿態逼肖。非諦視不能見其好奇類如此。

板橋習用之小印。有一顆曰。二十年前舊板橋。蓋本明妓於文如詩句也。於妓詩云。青溪曲曲。柳條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情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板橋讀而嗜之。遂鐫其句爲印趣絕。

板橋最嗜徐文長（渭）詩畫。嘗鐫一私印云。徐青藤門下走狗。鄭雙童二樹題青蒸小像句。曰。尙有一燈傳。鄭雙甘心走狗列門牆。蓋卽指此人。謂板橋服善之量。於是乎不可及。

板橋印章。皆出沈凡民（鳳）高西園（鳳翰）之手。其語多極有味。如畏人嫌我真如直心道場。

如恨不得填漫了。普天饑債如私心有所不盡。鄙陋皆是也。別有一印。鐫麻了頭。鍼線五字。阮文達見之。謂爲太涉習氣。良然。

板橋嘗於端午日。畫一蝦蟆。其題句曰。年年作客向天涯。今歲端陽正在家。却笑老夫無躲處。被人捉去畫蝦蟆。板橋詩格不高。然偶爲諧語。亦滋有趣。此類是已。按揚屬諸縣有蝦蟆寮。端午之諺。故其詩云然。

板橋詩之諠而有味者。如筆壺一首云。嘴尖肚大鼻兒高。暫兒飢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兩三寸水起波濤。蓋以滑稽而含諷刺。爲一般淺人說法。真不啻頂門一鍼也。

板橋嘗致泰州田上舍（雲鶴）書云。昨買一小園。在水中央。又得銅菩薩像五枚。意欲改此園爲銅菩薩菴。今則此園已不知所在。所謂銅菩

薩者。至今爲何佛象。亦不可考矣。◎

贈顧明道并索新著

(問梅)

多君年少才冠羣。研精說鬼兼搜神。缺陷緣善彌。補筆底。可回天地春。應念老夫寄。臯廡飄蕭白髮憂。采薪秋來十日九。風雨秋聲蕭瑟愁。厭聞一昨晚晴玩新月。天香飄處思故人。錦繡文章期早惠。讀之一洗胸襟塵。

古 人 奇 號 誌

鄭 逸 梅

嬴官人。宋岳雲年十二。卽從張

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

爲嬴官人。

白郎鳩。漢徐憲在喪至哀。白鳩

巢戶側。鄭宏舉爲孝廉。

朝廷稱爲白鳩郎。

隨駕隱士。唐盧藏隱終南少室

二山。時有意當世人

目爲隨駕隱士。

錦體謫仙。李質少不檢。文其身。

賜號錦體謫仙。

鑿空大使。蔣剛善迎合上官。剗

官刻民。運以智數。時

號鑿空大使。

武俠叢譚

(民 哀)

藤棚壯語

先外祖父雲峯鄒公。少時經商魯省。得一僕。挈之歸。身長力大。髯如蝟刺。名曰大觀。其姓諱莫如深。詢之。則信口曰。張曰王。究竟不得而知。大觀最喜與孩提周旋。余兄及叔季兩弟。多勦其擁抱出遊。余則幼年多病。先君子嘗戒家人。弗與俱出。恐風刺寒侵。易受感冒。余視兄季之跳躍出門。涎羨且妬。然體質虛弱。稍違。父戒。至夕必寒熱交作。故羨之。妬之。而無能效之阻之也。顧大觀頗公平。攜兄季歸時。必市食物數事。以貽余。使余心和氣平。至今思及此。雄偉多髯之老僕。猶无限低徊也。余年九齡。入鄰塾。讀董經。是時先外祖父。因哮喘症時發。不復問外事。吾

母迎養同居。藉便返哺。大觀亦隨來。食宿吾家矣。吾家大門之內。有廣場一。約地畝許。場之東偏。曰花萼樓。迤北則爲先君子讀書坐臥處。額曰借綠山房。房右有紫藤一架。每當伏暑。吾家男女老少。輒雜坐於架下。清譚剖瓜消暑。余於此際。必勦大觀述故事。凝神靜聽。每至月斜漏盡。輿猶未闌。大觀知余胆怯。鬼狐而好劍俠。義士在塾中。自負爲黃天霸。故亦擇類乎是者。告余。以鼓舞余之興會。嗚呼。此景此情。恍惚在目。俯仰身世。鬢絲已漸同潘岳之愁焉。外祖先君相繼見背。長兄季弟。亦歸泉壤。丙辰旅食離鄉。迄今已七年未歸。阻歲撲被入都之際。三弟書來。謂紫藤被封姨所妬。雖幾經澆灌。終有枯槁之虞。近又得晚蘭來書。云大觀死矣。回首當年。不禁淚痕漬滿。征衫因憶。所譚之事。欲彙而

志之聊存鴻爪。惜又十九遺忘。爰將記得者筆其大略。標藤棚壯語之題。不僅述老僕之遺言。且以感吾家之盛衰也。

河東柳生。清咸豐時人。工劍術。鍊青鋒二。納之鼻中。顧不輕以示人。當時穆彰阿柄國。權傾中外。有炙手可熱之勢。柳生負盛名。穆從曾湘鄉之請。嘗籠絡之。柳生亦與往來焉。一日爲穆相生辰。羣僚張筵爲壽。士大夫咸在堂之上。杯浮蠟綠。歌擲紅牙。堂之下。魚衍龍曼。鳳噉鸞鏘。穆揚揚然有驕色。柳生忽離席。起言於穆曰。中堂耳目之娛備矣。然某猶以爲有憾。公孫大娘之技。世鮮傳者。如有之。亦千古佳話也。穆曰。語良然。但誰可者。柳生曰。非曰能之。然願獻末技爲中堂壽。不識府中亦有干將莫邪否。穆顧左右。取劍。劍至柳生手。折爲二。曰。廢鐵也。連易數劍。

皆如之。穆相驚顧。左右曰。往吾臥室中。見有錦袱重裹。寶匣固鑄者。其取以來。及開。篋視之。則一倭刀也。光燦如新。發矚見者。咸謂寶物。穆亦私念是必可邀柳生青眼。柳生睨視良久。曰。較美矣。然……言未竟。已曲之成環形。穆顧失色。柳生曰。中堂惜之耶。捋而直之。如初。穆既佩柳。藝又歎無良器。盡柳技將如何。柳生曰。中堂必欲見余雕蟲之技。劍固有隨身者在。因俯首大嚏。噫。竟有白光二道。從鼻孔出。盤旋飛舞。寒光逼人。一瞬間。并柳生之形。亦不可見。劍光閃爍。令人危慄。不敢視。忽白光疾如飛。準直向席上。砰然一聲。光收色斂。柳生則渺不知所在。衆方驚詫。顧視穆相。則呆若木鷄。立於案側。其案則劃然中分割。而爲二。衆益訝異。不知所云。良久。穆神色稍定。顧衆。寶曰。孺子狡哉。余待彼不薄。

彼何以欲不利於我。我有以處置之。翌日即密奏文宗指柳爲金田匪黨行刺未成。文宗乃手諭九門提督步軍統領協捕妖人柳某。弗使逸於是比戶大索。鷄犬皆驚。然所謂妖人柳生者。鴻飛冥冥。弋人竟無術獲之。受旨者皆大恐。一日文宗蒞南書房。穆相密陳湘粵軍機。文宗瞥見案側有紅紙一墨。瀋淋漓。筆勢飛舞。諦視之。則詩一首也。詩曰：「黑衣隊本衛旋宮。灶輿而今竟不同。翻手爲雲都化瘴。秦頭壓日正方中。金輪瓜子韓王府。車走雷聲巫女峯。請得上方三尺劍。幾人妙手笑空空。」下署款識曰：妖人柳某。文宗閱罷。天顏失色。擲視穆相。穆視之面。驟若死灰。伏地請付刑部治罪。蓋柳之筆跡。穆能辨認。故祇惶恐自陳。死罪倉猝。無語自白。文宗揮穆起。傳旨值殿宮監及侍衛詢有人私入。

此問否。僉以禁蹕森嚴之地。安敢放人擅入。對文宗歎願。穆曰：「宮廷邃密。若人能來。朕亦無如渠何。卿熟籌自衛計。好自爲之。」穆服地。領訓汗流背脊。既出。即授意九門提督步軍統領等。謂柳事能獲。固妙。不能獲。則不必窮治焉。柳生一擊不中。遂變姓名南下。江浙築室於靈岩。有年。繼復張祿更名辛文。變姓溯江去。漢間關入蜀。不知所終。然輦轂之下。則知柳者衆。穆相尤惴惴。惕惕。知所戒懼。不敢若和珅明珠鼈拜等之恣肆。實憚柳之技也。文宗薨。穆宗嗣位。會逢春闈。上忽謂總裁翁性存曰：「設有舉子柳某。赴試。朕欲親見其人。」穆聞之。氣阻。累月。當時清議謂穆宗覘穆相。囂張漸熾。無術遏之。而當年府中舞劍禁地。陳詩穆宗。實備聞之。故借以警椒房之跋扈云。

海門當長江下游之北岸。其極東角曰蓼角嘴。與崇明島屹然相對峙。所謂江海第一重門戶也。居民性強悍。尙武好鬥。鄉里之雄於財者。每參養死士。與崇明人爭漲灘。械鬥之後。死傷枕藉。縣令爲自保前程計。輒匿不上報。故鄉之人視人命若兒戲。距民國紀元前十年。靈甸港人邵竹村者。書生也。而好爲兵家言。居恆語其親友曰。余既身爲男子。頂天立地。當橫刀躍馬。驅萬人出海外。東定扶餘。南收珠島。中原蠻夷猾夏。事無可爲。余苟不能逞雄海上。則甯葬身書卷。鬱鬱以終也。會崇海爭界事起。海之人羣集邵門。請率其徒以當前敵。邵雖書生。而鄉里中無老幼賢不肖。咸敬愛之。如師友。少年負意氣之徒。尤以邵爲歸。蓋邵不啻此間之孟嘗君。而若輩則爲其門下客也。邵有心腹二。一曰韓

雲龍。一曰龔心奮。韓亦靈甸港人。生有神勇。年十二。踐牛角。着地牛不能舉。其首鄰童有與之嬉而爭。至互鬥者。集二三十人。莫能勝。邵聞而奇之。收置門下。教之讀。復使從精於拳術者。游數年。大進。雖鄰邑以武勇聞於時者。皆畏憚之。龔爲客民。亦工柔術。尤精射擊。邵視此二人。若昆季。鄉人之所以央邵爲前敵。亦因其有此虎翼。不愁敵之不摧。邵亦自負有此良輔。弼可以所向披靡。故毅然允之。相約於段山附近之棋竿沙。爲兩軍交綏地點。臨行之前一夕。忽有鄉民熊酒。鬼踵邵門。而晉曰。公之行也。賴於韓龔。但韓龔相匪。忠誠竊視爲貪利妄義之徒。聞敵人預知。公必在列。已輦重金。行賄韓龔。是否受賄。未得其詳。然爲公計。宜早防範。邵大笑曰。酒鬼迨又作醉語矣。余視韓龔如手足。解衣推食。

歷有年矣。人即以萬金來賄。余敢信彼二人心不爲動。汝毋多言。淆惑人心。苟不去。則將撻汝也。酒鬼趨去。邵卽率韓龔等。整裝以行。及至陣地。第一日。韓以一人當數十人。雖負微傷。卒能擊退對敵軍。威大振。翌日。復鬥。韓忽爲衆困。不得出。龔馳救之。敵又出奇兵圍之一如韓。狀護邵者。雖尙有七八少年。然見韓龔被困。氣咸中餒。敵忽又有十數人從後方掩襲。拳脚交施。棍棒如風雨驟至。邵雖率衆力敵。皆受重傷。漸不支。時邵知援軍未至。自忖決無生念。忽有一黑衣少年。握檀木短棒。突入重圍。當者咸顛破肢折。得邵負之。疾行追者。四合。邵諦視負己者。乃爲被叱之酒鬼。垂涕曰。子力不若雲龍心。奮何能援我。出險。苟不舍。余子亦殆矣。請速舍。余以全汝。酒鬼曰。公猶謂韓龔爲腹心耶。余已

偵知。若二人受賄。假負有意。籍公余雖力弱。然足保公安。然突圍而出。毋慮也。會路傍有杜公祠。祠前有柳樹。幹粗約有八九圍。酒鬼乃棄邵於地。作勢拔柳樹。起擲向敵。前曰。若敢近我者。皆如此。柳敵失色。却步。酒鬼忽探懷出手槍。向爲首者射擊。應聲倒地。敵失主。潰逃。邵之援師亦至。是役也。得能反敗爲勝。酒鬼一人之力也。邵雖傷。幸不致命。怒韓龔之賣已。遂絕交。且知暴勇鬥。很終非計。乃改行折節。事後欲重酬酒鬼。則酒鬼不知所至。後有人在丹徒縣境之高資鎮。見其爲人。耘田還報。邵急駕臚訪之。則又遍覓不得。邵歎曰。養士二十年。不圖交臂失古俠士。而僅與賈利之徒相處。晨夕不特失人。抑且失智也。遂終身不譚交游。及技擊。

風 信 史

上 海

蘇 州 銀 行 廣 告

本行資本五十萬元業經呈奉財政部註冊農商部給照分設蘇滬兩行專辦有獎儲蓄及各種儲蓄兼營銀行一切業務章程完美手續迅速開辦迄今信用卓著營業日臻發達茲爲優待存戶起見凡與本行有儲蓄者在百元以內匯至蘇州不取匯費以酬盛意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經理洪少圃

協理陳筱舟
襄理張洪疇

哈蘭士醫生著名靈藥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山東角轉口 即麥家園 太和藥房

本藥房自運泰西各國原料藥材醫局器械化學儀器婦女化粧用品大小鏡箱鏡頭自製各種手提快鏡平片白金紙香水香皂等以及衛生用品應有盡有價廉物美伏乞賜顧下列哈蘭士醫生五種良藥各埠藥房均有經售如無從購買請向本藥房函購即班寄呈

○內服六零六

清血解毒首推此藥以治楊梅結毒風濕骨痛濕熱瘡癩癰疽潰爛癩癧結核子宮腫痛小兒胎毒一切血毒不清等症服之無不獲效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六零六藥膏

下疳橫痃梅毒潰爛痔瘡疥瘡濕瘡頑癬無名瘡毒諸般外症以此茲抹之有祛濕拔毒長肉生肌之效每盒洋一元樣盒貳角

○人中寶補藥

此乃滋補上品如患血氣不足腎水枯涸真陰虧虛火旺以致面黃肌瘦腰酸膝軟耳鳴眼花精冷精薄百般虛症男女老少服之其益非淺每大瓶洋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止咳保肺漿

此藥清金養肺功效超羣專治傷風咳嗽時行咳嗽腎虧咳嗽老弱咳嗽以及頑痰氣喘咯血吐紅肺癆肺萎等症極為靈驗每小瓶洋一元大瓶洋一元七角半

○潤喉保肺飴

此飴消水化痰止咳寧嗽其功與保肺漿同質輕味美攜帶便利凡行旅經商常備常服可免途中勞頓感冒風寒喉乾口燥咳嗽痰喘等症每盒洋一元



風俗

新輜軒志

(趙眠雲)

臺灣生番異俗紀略

喪葬 (續)

有一處所奉主神爲青蛙亦立廟以祀廟中青蛙神以泥塑之其大若衙署前之石獅供於木龕歲以春秋二季祭之最奇者人病將死則牀前必有青蛙來鳴以青蛙神遣使來迎也其家侍病者卽具湯爲病者沐浴往往有浴未竟而卽死者蓋其部落人民咸好潔且謂青蛙出入水中無日不浴故其部民咸喜浴而於病將死時神遣使來迎尤當潔清也貴族之將死也以椒湯浴之椒不產本部購自外價值甚昂故

非貴族不能用也平民皆藁葬雖身家甚裕亦不能用棺故平民漸富則皆納捐爲貴族其酋長有收捐局如前清之鬻爵焉既爲貴族然後得用棺殮之制葬時可請於酋長遣府中姬人豔妝來送姬人兼能奏音樂惟所費甚浩繁故雖貴族亦有不用府中姬人送葬者蓋既富而後思爲貴族爲貴族因費用浩繁而轉貧者且欲求爲平民而不可得矣此生番漸趨於文化方面者惟虔奉青蛙神則全部落歷久未改云

又有一部其酋長甚苛待其部民蓋他族勇悍之衆征服此部落常以威壓之者也部民有病者卽須報酋長酋長遣醫生來治鬪金甚鉅其貧而不能具鬪金者匿不敢報既死則不能復匿然未報病者既以死報則仍遣人來驗苛以

未報病之罰金葬則又須向酋長領棺價均昂貴極貧者至以尸拋棄於澗水中俾隨流而去然後以失亡報其後察知此弊又立法以取締之凡報失亡者亦須苛以重罰聞於前清乾隆中部民曾反抗一次仍屈於力不能勝此但就喪葬一端論其他苛待處類是甚矣他族來執最高權之爲禍烈也

又有一處四圍多山山中有花形似杜鵑其色或紅或白四時不斷人有病死者採山花堆滿靈床平時則相戒勿採此花以不祥也聞其名曰鬼花弔者至則贈以靈床上之鬼花爲祓除故也鬼花雖四時皆有惟遇雪則瘁而其地甚少雪十年中得雪不及一二年設遇雪而無鬼花則剪紙代之其俗男死則來弔者女皆哭男則否女死則來弔者男皆哭女則否謂之對喪

禮若女死而女弔者亦哭男死而男弔者亦哭謂之順喪亦不祥主其人歸將病死故雖有感情雖甚心傷亦忍淚而不哭也葬時亦取鬼花堆穴中而送葬者爭取之歸以簪於小兒之頭上謂之戴壽若死者年在六十以上則酋長賜之特殊之鬼花皆紙剪者其色非紅非白多黃其邊而綠其中者然此就貴族言若平民六十以上死酋長僅以白色之紙剪鬼花賜之數亦甚少也皆葬時賜之鬼花不栽而自生蓋花謝結子隨風散布隨處皆有凡葬後三個月坟上偏生鬼花者主其家多吉祥事若純爲白鬼花則尤爲特異報之酋長得邀錫典云某部落其酋長儼然帝制自爲處處用龍之裝飾以示尊如旌旂衣服宮室車輿等無一不繪以龍惟其形甚簡單又無鱗甲如小兒初學繪

畫者然也。酋長死則徧體用漆。漆成龍文。殮以
衾。衾亦繪龍文。棺亦如之。貴族死則徧體漆。成
虎豹熊羆等獸形。亦極簡單形似而已。或有尙
未成形者。名之而已。酋長夫人死則畫龜形於
其體。亦用漆。貴族之妻魚鳥昆蟲之類不一其
等。或云貴族中又分階級。不及細詳也。平民不
用漆。以紙裹尸體。而紙亦畫動物者也。此紙平
民出費。領自酋長。府年八十以上始免。畫紙費
由酋長特賜。若年在九十以上亦得徧體用漆。
亦不出費。由酋長賜之。蓋以敬老爲禮也。生番
各族以敬老者爲多數。反是者甚少。天氣炎夏
尸體易腐。不能着手。則急急入棺。漆畫均用之。
棺上葬必踰歲。亦有若中國之僧徒。行追薦禮
者。平民亦得用之。惟簡略不似貴族之繁耳。貴
族分布全部。一貴族長一村。貴族死則村人咸

來臨哭。皆以土物爲弔禮。貴族於喪畢後徧賜
村中民以錢。頗顧恤村民。其故以貴族時有拓
地之爭。則全村之人咸助之。故不敢虐待。虐待
則懼其不相助也。葬時村人咸來助。不再以土
物爲弔。葬畢亦徧賜村民以錢。如新喪時。故其
部民對於貴族頗能愛戴。蓋其他種種之顧恤
爲多。不獨喪葬也。

其最野蠻最駭人聽聞者。莫如某部其人。民對
於已死之人。絕無哀痛。方且利用之爲禦敵之
謀。以爲厲鬼能威敵也。方人之初死也。報於酋
長。酋長使人以符水灑其尸身。隨出上世克敵
之大版刀一柄。將尸體肢解爲四。使人持至四
境葬之。葬畢其家人又向酋長府中領樹四株。
分植於新故四處。葬時不用棺。用紙紮之。刀四
分配四處爲殉葬之利器。相傳自辦此葬法後。

敵兵入境時則厲鬼噬其足纏其身可不戰而使之自退也故雖殘忍而不恤云 (完未)

諧語

(子響)

聞人談一笑話頗雋有張某與李某互相比較歷史張曰我祖上張良封留侯李曰我家亦有李泌封鄴侯張曰我祖上如張九齡張說屢為賢相李曰我家有李勣李剛亦為賢相張曰我祖上果老為上入洞神仙李曰上入洞神仙內有鐵拐李者非姓李乎張曰得道者莫如張天師恐李家無人矣李曰不聞太上老君非姓李名耳乎張不能難李轉難張曰我家李世民為天子相傳數百餘年天下試問張家有貴為天子富迷矣天下者乎張語塞乃曰張天師被鬼

金陵懷古

(孟雄)

金蓮玉樹門豪華急雨驚風捲沙三代以還譚揖讓六朝如寄幾官家江山依舊猶天塹人物憑誰問永嘉鳴雁不來雲又去蒼茫秋色在蒹葭開出江山是仲謀重教七代作皇州黃旗青蓋收殘局鐵鎖樓船擁上遊吳魏早知同入晉荆襄應悔不還劉由來天塹無些險容易降旛出石頭金陵王氣久成空結綺尋春感慨同萬井飛煙荒草外六朝如密落花中秦淮金粉三篙水梁苑樓台一笛風願掇銅琶敲鐵板披襟高唱大江東一曲春燈半壁休南朝天子本無愁梅花空酒孤臣淚桃葉猶呼五夜舟天塹兵來朝席散孝陵鬼哭故宮秋舊時淮水東邊月更照降旛出石頭

思潮



英雄肝胆錄

坊間英雄書大都注重匹夫之勇匪賊必報無顧行為耳不足訓也是書得為國為民之大英雄數十餘人橫刀殺敵，丈夫軀壳犧牲躍馬衝鋒好男兒頭顱掉斷將軍百戰悍氏于秋沙場之血跡未消異域之英名尚在新國國家之干城柱石也不有紀述何以表彰愛請文學巨子十餘人精心撰述激昂慷慨如見其人嗚呼叱咤如聞其聲足為我國民愛國尚武之好標範好男兒宜手一編也洋裝一冊定價四角特價七折郵費八分半

名士風雅史

書紀明清兩代數十餘名士之風雅史皆係專撰之稿吟風弄月文人之韻事可喜紅袖青衫兒女之情懷難免癡頭怪腦書馱子動輒騷狂瀟灑風流，文豪理當落拓不合時而嬉笑怒罵痛快淋漓不得意而借酒澆愁狂歌當哭片言詞侃則舉座無顏一語談諧則闔堂大笑才子之常態名士之本色也一編在手可以消閒可以尋趣欽佩名士者盍購閱之洋裝一冊定價四角照碼七折郵費八分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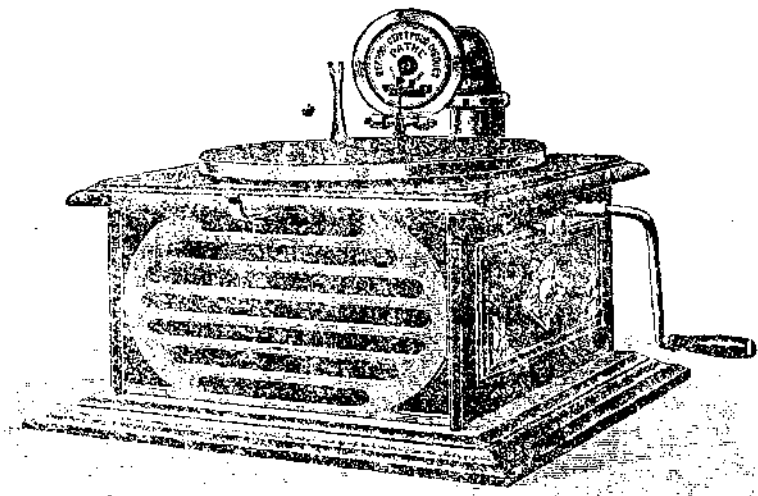
美人聲色誌

美人難得一冊書中竟得絕世美人數十餘人傾國傾城極盡人間佳麗如花如玉無殊天上仙姝約略分之各有其長或妙解詩詞女才子不同凡俗或深知節義女丈夫自異庸人或嫺音律盡絲竹之能或習霓裳擅羽衣之曲或則輕靈淺笑各有神情或飛燕驚鴻自成態度或若離若即癡情人世無雙或出死入生恩愛終身不二有足多也洵可傳矣繪色繪聲惟妙惟肖惜美人聲歎成學士文士可稱雙絕愛閱者當然不少洋裝一冊定價四角特價七折郵費七分半注意單購一冊照碼七折外埠加寄費七分半三種合購特別優待照碼六折外埠郵費一角一分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啓

送禮的無上妙品

目錄樣本



函索即寄

留聲機器

名伶唱片

本公司各種鑽針留聲
 機器不但質料堅固且
 用時非常便利各種京
 戲小曲唱片舉凡中國
 名伶應有盡有家庭娛
 樂之品莫妙於此近又
 新出王又宸雙處等京
 腔以及王无能江北空
 城計滑稽小曲唱片多
 種並有曲本目錄附贈
 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
 號百代公司啓



旅行與文章的關係

(醒石)

余幼讀史記，讀到太史公自序一篇，知道他是龍門人，龍門即今山西韓城縣。他二十歲的時候，很歡喜旅行。其時旅行的路程很廣，先南遊揚子江及淮河，次上會稽山，探訪禹穴。——是到現在浙江省的地方。——次登九疑山，遊沅湘江，——是到現今湖南省的地方。——次遊汝水泗水，在齊魯間求學，——是到現今山東的地方。——末了過梁楚而歸，——是從現江蘇河南這條路回去。——後人說太史公遊名山、大川，文章便有了奇氣。又讀古文中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知

道蘇轍是個眉山人，眉山即現今四川省眉山縣。——他這篇文章中間一段的大意，是說家居的時候，見聞甚小，又無高山大野，可以登覽，及出來旅行，經過秦漢兩朝的故都，恣觀終南山、嵩山、華山，並北顧黃河，——是遊歷現今陝西、河南兩省地方。——到了北宋汴都，——即是現今河南省開封縣。——他看天子的宮闕，以及倉廩、府庫、城池、苑囿，規模都很壯大。及見了歐陽修，聽他的議論宏辯，見他的容貌秀偉，與他的門人等同游，纔知道天下文章都聚於此。余讀了史記及蘇轍文章，就曉得旅行的事，足以增智識，長學問，與文章很有關係呢。

及余年齡稍大，胸中便懷了一種疑團。想到旅行雖與文章有關係，但是天下旅行的人很多，何以不都是會做文章呢？如說旅行的人都會

做文章，這句話是不合論理學，因而細細想了一想，纔悟出真確理性來。大凡天下的人，幼年受的教育，壯年操的職業，都各不同。故大家同一旅行，回到一個地方，各人眼光所見的，腦筋所思的，也各不同。譬如戴眼鏡的人，甲戴着藍色眼鏡，看見一切東西都是藍色；乙戴着黃色眼鏡，看見一切東西都是黃色；丙戴着黑色眼鏡，看見一切東西都是黑色；卽在現在有一處山水很好的地方，農人來此旅行，他便想到何處宜於耕種，何處便於灌溉，樵夫漁夫來此旅行，他便想到何處可以采薪，何處可以捕魚，商人來此旅行，他便想到何處便於運輸貨物，何處宜於開闢商市，至於學問家到此旅行，目中所見，心中所思，都是關於學問，但是學問家思想又各不等，博物學家見了一草一木，一魚一

鳥，他想要取做標本，理化學家見了一塊石頭，一團沙泥，他要想分析厚質，至於文學家見了山水間一切形形色色，却是無限好文章，所以文人旅行，必與他的文章有裨益，裨益之處，約有二種：

(一) 關於文章的智識。文章貴乎明理，明理必須富有智識，要求智識，必不可不讀書，但於書籍中求智識，智識固然不少，僅於書籍中求智識，智識決不能全。天下有許多的事體，百聞不如一見，旅行時候的見聞，正可補讀書所不足，因為到了一處，察其風俗如何，社會狀況如何，山川形勢如何，與古代歷史有何關係，與現今時局有何關係，果能觀察了然，知識必定增長，智識既長，學理自通，識富理明，加以平日讀書的學力，然後執筆爲文，定可大放厥詞，言

古人所未，說今人所未說。我書我見，還怕有什麼扞格不通麼！

(二) 關於文章的精神。中國的文字形跡，本來由古人用精神在空間觀察，有了領悟，才把這種文字創造出來。即如當日伏羲創造八卦，他先提起精神，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倉頡創造六書，他也先提起精神，察看鳥獸之跡，體類象形，所以古人的文字，既由精神而傳形跡；今人的文章，須由形跡而求精神，文無精神，譬如槁木，譬如死灰，毫無生氣，尙可以說是文人學問麼？文章精神，固然當於讀書時領略，然善於作文的人，在旅行的時候，領略的却很少。時而到了水邊，看見波濤滾滾，就悟到文章要活潑；時而到了山上，看見峯巒突兀，就悟到文章要雄奇；時而到了園林，看

見梨花院，落楊樓台，有人如玉，姍姍其來，就悟到文章要秀美；時而看見天上白雲舒卷，自然就悟到文章要飄逸；時而看見村邊古木枝幹挺然，就悟到文章要勁健。象這樣領悟的精神，却也一時說不盡。總之能以人的精神與山川萬物的精神相接合，然後下筆爲文，精神充足，自然是活文字，不是死文字了。自古文豪未有不知此消息的，所以李白春日宴從弟桃李園序，有兩句說：「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又前人四時讀書樂詩有二句說：「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這些話都是確實證據，如不能領略此種精神，雖日夜讀陸士衡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等書，也不能得一點意味，所以旅行時候的見聞，是可以增長文章的精神呢。

旅行能補助文章智識，又能增長文章精神，照這樣想起來，人物志，吳萊說：「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文亦兒女語耳。他的話並不狂妄呢，所以當日太史公遊名山大川，文章便有奇氣，蘇轍出遊京師，及見歐陽公，而知天下文章盡聚於此，文人旅行獲益，實有其事，余敢說天下容有旅行而不會作文的人，天下斷無文人旅行而不獲益的理。現在我們大家旅行，正可以引起研究國文的興會來，這不是一個好機會麼？



贈歌郎綠牡丹

集定尺句

(君博)

學。羿。居。然。有。羿。風。人。材。畢。竟。恃。宗。工。梅
 魂。菊。影。商。量。漏。不。在。魚。龍。曼。衍。中。
 殘。客。津。梁。握。手。歛。背。人。高。坐。著。天。衣。吳
 綿。已。把。桃。笙。換。悔。極。堂。堂。歲。月。違。
 側。立。東。華。佗。佩。聲。荷。衣。說。藝。鬪。心。兵。平
 交。百。輩。悠。悠。口。我。亦。當。筵。拜。盛。名。
 小。別。風。絲。雨。也。絲。笛。聲。叫。起。倦。魂。時。百
 年。心。事。歸。平。淡。刪。盡。劉。郎。本。事。詩。
 長。安。俊。物。最。推。渠。瑰。癖。消。沈。結。習。虛。忙
 煞。奚。童。傳。揚。本。從。今。誓。學。六。朝。書。

刊評

癡媛



最新百圖
 癡媛

最新百圖已出至四百數十人廣徵博採其中有才
 第四集得全國名花
 者動美貌人愛能藝人奇多情者使
 人憐尚義者尤令人起敬則斯圖之印行豈特供觀
 摩消遣而已况佳人難得乃集數百十
 之倩影而合刊之尤非
 易易識者許為美術界精品非虛
 也

如本集大批搜羅得世界當選
 羅得世界當選
 月裏嬌娥之洛娥國正副總
 統徐第王寶玉以及前屆新選
 翠芳大會當選花國正副

總統好第曼君部並各
 玉照本重資為得印訂冊內藏罕有也即各埠
 不惜鳳仙任大丁綺王金花周子薛素雲

花亦名馳北地拜倒石榴李君潤足為湖山生色
 裙者不知多少杭州之芬芬理石皆美佳固當冠絕一時
 坤

伶則陳蕭十三陸芬理石皆美佳固當冠絕一時
 計全選驚人所有著名者無門豔爭妍之致手此一
 不入鶯燕燕媚媚極盡門豔爭妍之致手此一

衆嬌於金屋輕翠淺笑以足陶情
 悅性也每集定價一元四集合購只收六折寄費一
 角二分半單購一集照碼七折寄費七分半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發行

頁少芹總纂

本 大 三
出

局 名
著 版

諸名流撰述

本局開設十年出版書籍無不精益求精而又美久受社會歡迎茲由頁少芹先生編纂三大名著出版可推海內獨一無二之作每種四大厚冊部二十萬言三大名著共六十萬言分門別類聚精會神撰稿者皆係當代名流故內容益覺完備欲知歷代掌故者不可不讀此書欲知民間事實者不可不讀此書欲知社會及家庭情狀者尤不可不讀此書欲知方外青樓及神聖鬼怪之資料者更不可不讀此書欲作茶餘酒後消愁解悶者愈不可不讀此書凡上下數千年縱橫九萬里見聞開閉形形色色無不搜羅殆遍誠空前未有之大觀也茲將三大名著書名列下

分類小說大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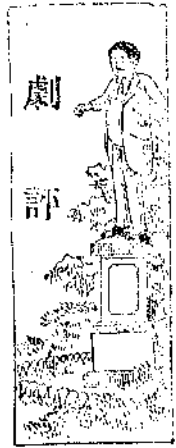
是書共分十二編(一)政治類(二)社會類(三)家庭類(四)軍事類(五)教育類(六)節義類(七)寓言類(八)滑稽類(九)軼聞類(十)言情類(十一)偵探類(十二)冒險類每類俱有短篇小說十篇上下事實新奇文筆優美著者如林畏廬頁少芹李涵秋李定夷許指嚴包醒獨周瘦鵑吳雙然徐半梅朱劍山與綺緣張枕綠張鶴梧諸先生皆為海內著述名家對於本局出版之作更復精心結構可推當代第一全書分訂四厚冊外贈錦匣一隻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分類筆記大觀

是書共分十編(一)歷代軼事(二)清乘補遺(三)民國軼聞(四)社會瑣誌(五)武俠紀異(六)巾幗遺聞(七)金粉小誌(八)方外談叢(九)怪異述聞(十)遊覽隨筆每類有筆記數十則一篇有一篇之精采一段有一段之趣味不同他家據拾前人牙慧剪裁報章鱗爪者可比著作者如畏廬少芹定夷指嚴涵秋綺緣一廠劍山片孫枕綠花奴諸君其尤著也全書裝訂四厚冊外贈錦匣一隻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分類諸著大觀

是書共分十一編(一)諧文(二)諧詩(三)諧詞(四)諧歌(五)諧曲(六)諧記(七)諧經(八)諧令(九)諧謎(十)諧聯(十一)諧語人手一編可以噴飯可以捧腹可以解頰他家出版之諧著有如是之滑稽可喜者乎綠著者為少芹定夷指嚴丹斧秋水醒著獨詩隱逸梅飯牛君博賊菌守拙鬢雲東園片孫軼池病骸寄恨明道天放季子一明諸是君有巨製全書分訂四厚冊外贈錦匣一隻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評楊梅諸名伶(續)

(民哀)

王長林 此次天蟾伶人楊梅之外當推王長林。王小名拴子。三慶班出身之老伶工也。壯年習開口跳武工。頗佳。說白能以乾圓掙脆。見長。悉以麻德子之法。爲法。藝有足多。羅壽山老病。侵尋不勝。正劇以後。譚鑫培演賣馬打棍。出箱。天雷報等劇。悉由王一人配搭。但長林出身武。丑。久習成性。故演文丑。也不脫劍拔弩張之習。慣較之壽山。自不能及。以視蕭長華。慈瑞全等。則高明多。多叫天。逝後。嘗與叔岩配。審頭刺湯之湯。袂背以及與叫天。舊日配演諸劇。雖蜀中。

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博得一時。無兩聲譽。其實終嫌動作毛豹。於文丑冷峻工夫。上尙未臻化境。惟與小樓配演盜御馬。霸王莊一類戲。則爲其本工。殊有足多。雖年近古稀。猶精神矍鑠。能以跳躍博座。客歡聲實爲難能。可貴。民國七年。借叔岩金福至漢皋。見者咸歎。觀止。後與叔岩來申。滬人見者亦皆驚佩。對於其演慶頂珠中教師一角。尤稱道。弗衰。此次復與楊梅同來。盛譽不謬。前歲就余。個人目光。衡量拴子藝術價值。居楊之下。在梅之上。拴子老矣。此次北歸之後。未稔重來之日。有否。我觀拴子演劇。有夕陽雖好。近黃昏之慨念。海上觀劇之子。亦有表同情於余否耶。

王鳳卿 王鳳卿出身私房。爲王彩林之子。王瑤卿之弟也。極力學汪桂芬。格調然僅得大頭。

一。二。分。之。皮。毛。良。因。汪。死。之。後。無。人。能。繼。鳳。卿。偏。師。獲。捷。享。名。獨。早。其。視。跋。劉。小。余。尙。有。王。盧。之。爭。更。無。論。慶。奎。又。宸。小。培。等。也。究。其。實。鑿。大。頭。之。韻。味。高。古。不。俗。別。具。匠。心。與。粗。野。或。柔。靡。者。迥。不。相。同。其。特。長。處。尤。在。大。氣。充。沛。發。自。丹。田。鳳。卿。嚙。乏。眞。實。力。量。初。出。山。時。尙。可。力。摹。迨。後。嚙。音。唱。疲。意。欲。求。其。圓。勁。無。如。力。不。從。心。謂。其。聊。備。一。格。則。可。謂。其。能。傳。汪。氏。絕。學。則。瞠。乎。遠。矣。鳳。卿。扮。相。華。貴。雍。容。大。方。皇。帽。及。員。外。巾。戲。均。尙。可。觀。惟。作。工。欠。周。到。有。時。若。遺。忘。詞。句。急。待。思。索。眼。珠。泛。轉。傻。氣。逼。人。此。一。病。也。近。更。因。噪。疲。關。係。激。揚。處。縮。脛。筆。背。益。覺。刺。目。當。其。盛。時。唱。文。昭。關。取。城。都。兩。劇。尙。稱。純。粹。其。次。探。母。捉。放。亦。有。精。采。與。譚。派。比。衡。各。有。所。長。况。分。軒。輕。紅。淨。戲。氣。度。神。俊。身。分。恰。當。亦。有。佳。處。間。

演。鎮。壇。州。羣。英。會。等。劇。或。武。行。劇。作。工。劇。則。皆。非。所。擅。不。足。觀。也。自。晚。華。以。色。享。名。以。來。鳳。卿。爲。之。配。戲。不。思。自。拔。竟。自。附。終。身。配。角。之。列。在。劇。界。上。之。資。格。反。似。出。後。起。諸。人。之。下。論。者。惜。之。其。與。晚。華。配。演。之。劇。舍。舊。戲。不。計。外。新。戲。如。上。元。夫。人。中。之。漢。武。帝。直。是。裏。子。地。步。爲。鳳。卿。計。亦。太。覺。自。棄。惟。獅。吼。記。中。之。蘇。東。坡。地。位。於。成。蹟。尙。不。爲。弱。當。時。偕。晚。華。初。次。南。下。海。上。人。士。目。光。視。之。與。梅。等。而。屢。次。偕。來。鳳。卿。之。聲。價。日。漸。低。降。此。次。對。於。鳳。卿。輿。論。幾。同。張。春。彥。並。論。良。可。慨。也。就。余。個。人。視。察。鳳。卿。藝。術。上。價。格。此。次。偕。來。諸。人。中。雖。上。不。足。媿。小。樓。長。林。而。躋。於。壽。臣。翠。花。之。列。亦。不。失。爲。中。駟。之。才。因。其。死。守。晚。華。不。圖。自。立。遂。使。多。數。目。光。視。之。與。姜。妙。香。姚。玉。美。僅。差。一。間。由。是。以。言。人。鳥。能。不。謀。自。

樹之道哉。

郝壽臣。京人。癖性較南方士子爲甚。五十年前。繼慶四錢寶峯而起之淨色。黃三善狀。奸狠天賦。獨厚。其喉如生鐵鑄成。歌時。憂然卓然。如奇峯。吼峙。因此名滿春城。但余及見此老。已齒豁音洩。力衰氣短。實無特佳。可譽。但京人仰其活曹操之盛名。每見潤甫（黃名）掀簾。便已彩聲四起。然潤甫是時。既未發聲。亦未表演。作工彩聲。何由而起。令人百思不解。余故無以名之。祇能以癖性二字。武斷彼都人士。當時以淨名世者。有何桂山。穆鳳山。金秀山。裘桂仙。劉永春等。衆雖各有所長。然較之黃三。號召魔力。終遜一籌。劉壽峯。耶德山。增長勝。梅榮齋。輩更無論也。因其名重一時。後人摹之者接踵。以起董俊峯。侯喜瑞。郝壽臣。三人皆以黃三嫡傳相標。

榜董滯滬。日久。海毒已深。侯雖努力前進。不敢稍懈。終弱一籌。短中取長。郝爲最也。郝本票友。下海初出。台時。能戲不多。碌碌無所表見。其人崇奉耶教。私德極高。民國元年。王又宸在申地。組織中華大戲院（卽今亦舞台地址）邀俞振庭。麻木子等南下。木子向習商。以好劇失業。遂下海。爲淨色。不知何由。揣得黃三鈎臉及騰響法。一日與劉景然配演牧羊卷。去中軍道白。至（小心侯爺的碗）之碗字。陡作奇響。四座驚異。遂有假黃三之稱。謂但喉短不能勝。正劇所長之角。全不出中軍。一途如忠孝全。入侯府等。爲人樂道。草橋關之馬武。失街亭之馬謖。雖神情姿態。力追潤甫。無如雅俗懸殊。終不免畫虎類犬。故與小毛豹皆鍛羽以歸。王又宸乃延田際雲之子田雨農（際雲卽想九霄）承俞。

五武生之乏。雨農與郝友誼極篤。邀之同來。郝憚於麻木子之失敗。婉言謝却。至民國三年。田復至。大舞台強郝南行。但海上顧曲諸郎。祇知穆鳳山。金秀山派之濫。使鼻音對於何桂山派之黃鐘大呂。黃潤甫唱做兼工之派。路感不甚。歡迎黃三遺派。唱仍老調。不貴花腔。於乾脆處見神韻。道白亦以清真雅正為主。僅於低平敘語中發一二字。陡響如晨鐘。齋震令人驚愕。此種佳點皆為滬人所不知。時郝技亦祇與麻在伯仲之間。兼以座客視線不合結果。更不若麻郝大慚恨。踉蹌北歸。不搭班演劇。日夕踵黃問道。尤留神黃出台時之動作。不一年。藝迺猛晉。自知天賦有限。故肆力於念白。作工潤甫死。郝迺復出名。遂竿頭日上。如捉放宛城。長坂坡。逍遙津之曹操。失街亭之馬謖。連環套之竇二墩。

法門寺之劉瑾等角。皆有可取。去下河東內之歐陽昉。尤得潤甫神髓。近年更肆力崑劇。余在京時常見其演雙紅記。青門之崑崙奴。虎囊彈。山亭之魯智深。身段牌調。又傍揣何九之絕學矣。所惜者。隋陸無武。有時演得過火。京人嫌其帶外江色彩。然較之十年前之郝壽臣。直判若天淵。近人指其為文武崑亂一脚踢（行語。蓋言其無所不能也）則未免獎譽過甚。蓋郝長於文而絀於武也。此次落滬。因小樓失一李連仲。後配角闕乏。故囑許少卿邀之。郝視滬為畏途。初未敢允。後由小樓拴子抱腰始同行。南下。出台以來。聲譽較前在大舞台時美滿多多。許德義距今四十年前。都門鬚生有三大驢子。一雙關亭。一韋久峯。一許蔭棠。許京東商人為大面李牧子之門徒。其唱以楊月樓為法。噪

音宏廓有餘高韻不足每句之尾必帶拖音以示充量實則泛濫無奇歌四郎探母匪但掉毛筋斗力不能勝卽（折回頭來叫小番）之番字祇能洪放不勝嘔調惟扮相堂皇富麗王帽戲尙有可觀許德義卽其子也德義魁梧奇偉魄力雄渾大有千人辟易之概勾臉得金福之傳尤詼奇可觀出身爲福壽班子弟故能演短打武生一箭雙神亭嶺等劇做派純正較之尙和玉自然不如若楊瑞亭輩遠難望其項背壯盛時頗堪自立金沙灘一劇內外行稱道近年嗓疲力弱依小樓爲活常與朱桂芳配演武劇在朱楊得許不失爲良匹徵之蔭棠則德義未足稱跨灶之兒前年偕叔岩等至漢口享譽尙可惟津埠久以慄悍獷野四字爲衡武行之準繩故對於德義頗多異言此次來滬輿論尙無

十分美惡也

李壽山 前清光宣之交京伶硬裏子有四李之稱頗爲人歡迎四李者卽大李五李六兒大個李七小李五也大李五名順亭唱文武生小李五名鑫甫小名庫兒因其頭禿故亦稱禿庫習鬚生李六名壽峯亦習老生之數人今俱死矣大個李七卽現在天蟾之李壽山也李爲三慶班坐科子弟習武二花演劇不肯經意故庸碌無可述因其身材高大故有大個李七之稱渠與壽峯爲兄弟行禿庫爲其猶子戲學專家故肚子極寬不特能演木工諸劇卽崑曲亦多嫻熟蘭芳之春香鬧學必煩李七飾陳最良桂枝三拉（卽販馬記）必煩之去李奇他如與九陣風配打花鼓尙小雲配風箏誤誠不愧寬肚之稱但其嗓音久已場中演劇時尤鬆懈無

奇不知者。譽其爲倚老賣老。其實生性如此。匪矯枉造作焉。此次尙爲第一次來滬。完全爲晚華配演。崑劇而來。此不待言而可見也。

張春彥、雷喜福、馬富祿、李連貞、張春彥係榮春科班子弟。演二路武生。擅長紮靠。能戲亦夥。內行均目爲大肚（能戲多行語曰寬肚子亦稱大肚。鬚髯士林博學家之謂也）近年兼演袍帶。皇帽日向戲包袱一途上走去（戲包袱者生旦丑淨無一不能類於包袱。可以隨便裹物。補闕拾遺。若醫門敗鼓之兼收。問字傳聲。作野寺間鐘之待叩。先輩遺型在目。不能效而能言。各劇詞句填胸。不可歌而可說。亦班中不可少之人物也）工夫實在鮑吉祥（現爲叔岩裏子）陳嘉璘（現在大舞台）之上。與高四保。兒子可以拮抗（即高慶奎）惜乎嗓音不

甚清潤。一折未終。力已不勝。雖武功勝於高慶奎。名不逮也。雷馬李三人皆是富連成科班出身。與馬連良、孫盛輔同科子弟也。雷爲頭科子弟（富連盛原名喜連成）與康喜壽、侯喜瑞爲一班。曾在吉祥園與老譚配演。罵曹至今。與人談及。輒以之自豪。嗓音不佳。作工甚妙。天生硬裏子材料。馬富祿係三科子弟。李連貞爲二科子弟。馬唱老旦出身。爲唐連詩、單住、迺改。小丑師張文斌一派。此次係小翠花邀來者。李唱青衣。昔與尙小雲同負小輩英雄之目。惜爲倒噲所累。至今不復原狀。遂有日下江湖之勢。然其扮相作工大方。落落匪俗。伶可及。能耍大流星。演東昌府。則用之。不過此戲不肯常演。雷從未出京。故白口純以京韻勝。馬李二人則曾偕馬連良到過福建者。之數人皆屬小翠花攜來。

可目爲于黨非梅部也。

遲月亭、劉硯亭、傅小山等。此輩盡爲楊小樓

之舊部。跬步不離者。遲爲張淇宗派。二路武

生中之矯矯。金錢豹之悟空。落馬湖之萬君兆

演。來有獨到處。硯亭之兄小梧桐（名劉硯芳

）係小樓之婿。因親戚關係。久倚小樓生活。自

范寶亭脫離楊黨。硯亭遂升一席。傅小山之武

工作。派不讓張黑王。揜子因其嗓音不亮。白口

不勁。故名久不顯。民國元年。小樓至大舞台。遲

劉已在。後至天蟾。至漢口。則此三人已同行。同

止。等於饒漢祥、哈漢章、夏壽康輩之升沈。隨黎

宋卿爲轉移者。

德仁趾。新下海之票友。唱宗奎派。或言德瑞

如所造就。確否未敢。吳彩霞極力捧之。如罵曹

戲。妻等折皆吳爲之。念詞上絃。此次南來。仍帶

所帶。琴師路五爲龔雲甫之舊部。每月工洋六

百番（此次包銀。最鉅則爲晚華一萬六千元。

小樓一萬四千元。鳳卿八千元。玉芙五千元。紹

卿（卽小翠花）一千八百元。妙香一千六百

元。揜子一千元。壽臣六百元。餘者不計。已需四

萬八千元。一月包銀。無怪其售座如此之昂。）

荷加以鼓吏。鑼手等。至少在一千左右。則德之

名爲不取包銀。代價亦不便宜。

姜妙香、姚玉芙、吳彩霞、董俊峯。上述四人。滬

人久稔。其行徑。毋庸贅論。茲就大略言之。董爲

黃三弟子。荷循規蹈矩。唱幾聲。尙不討厭。倘思

博采濫使。聲音則不堪入耳。吳彩霞爲零碎爪

尖之子。私房出身。喉音拙實。中年與賊劉配戲

用力。逾量。致傷其喉。雖善調養。究難復原。兼以

年。老。色。衰。唱。且。色。資。格。將。已。矣。姜。妙。香。昔。日。唱。青。衣。以。柔。婉。勝。遜。清。光。緒。末。葉。妙。香。盛。況。不。亞。今。日。蘭。芳。後。因。場。中。色。減。乃。變。小。生。而。亦。鮮。人。顧。問。後。賴。葬。花。之。寶。玉。一。角。得。晚。華。提。攜。名。譽。始。稍。稍。回。復。然。藝。事。實。無。佳。妙。之。足。述。姚。玉。芙。係。蘇。州。人。其。父。在。京。設。剃。髮。肆。玉。芙。幼。曾。習。此。後。始。改。業。渠。之。得。名。全。賴。小。梅。故。對。於。小。梅。奉。之。維。謹。京。人。且。有。互。市。之。謠。阻。歲。梅。娶。女。伶。福。芝。芳。為。妾。姚。涉。嫌。疑。致。今。年。受。王。毓。樓。梅。之。妻。兄。一。劫。未。傷。幸。也。未。完。

崑曲與皮簧(續)(少卿)

皮黃劇起於漢。臯初為土人之民歌。厥體甚微。其根源不可詳考。厥後。標。竊。秦。腔。而。為。西。皮。一。派。模。仿。吹。腔。而。為。二。黃。一。派。體。派。既。立。附。庸。於。亂。彈。班。以。備。一。格。而。已。亂。彈。者。崑。曲。之。緒。餘。各。

地。之。吹。腔。冷。為。一。爐。自。成。一。雜。班。者。也。今。皮。黃。班。中。伶。人。自。名。為。亂。彈。派。是。舉。其。總。名。言。之。其。實。皮。黃。只。為。亂。彈。之。一。體。耳。其。先。用。笛。和。音。與。吹。腔。相。近。不。似。今。日。之。用。弦。索。也。去。笛。改。用。胡。琴。蓋。自。清。咸。豐。初。元。始。為。徽。班。至。京。後。之。一。大。變。化。亦。為。皮。黃。劇。一。種。極。大。變。遷。有。此。一。變。乃。與。崑。曲。吹。腔。宣。告。脫。離。而。獨。立。調。子。不。受。拘。束。極。變。化。之。能。事。名。伶。遂。得。盡。其。所。長。是。為。一。大。進。步。反。面。觀。之。因。無。笛。譜。宮。調。之。範。圍。其。音。高。亢。其。調。散。漫。以。至。有。今。日。海。派。外。江。派。任。意。之。破。壞。是。亦。為。厲。之。階。也。皮。黃。之。有。今。日。之。盛。其。間。又。有。兩。大。變。化。

(一)受徽州崑曲之變化。皮黃發源於黃陂黃崗。會於漢口。其勢稍盛。因長江之利。沿江而東。至於徽州。徽州土沃物富。茶為大宗。為皖省。

文化中心其時崑曲大興（至今徽州崑曲獨存尙有崑曲研究社數十處足與蘇州相埒）皮黃班曰慚形穢聰明伶工乃借其衣冠法度自頂至踵悉以崑劇之文采修飾之如出場引子詩定場白開宴拆書發兵行船之類無不襲崑劇禮樂成章其所存本來格局惟西皮二黃各四句或六句而已體與崑近唱獨簡潔明瞭昔之好崑劇而嫌沈悶者乃稍稍趨之僑居既久得名徽調戰勝崑劇而成霸業此爲初次之成功時代正如漢高之入咸陽然收其圖藉箸爲律全者固賴蕭何其人慘淡經營之功有足多也。

（二）受京師苑派崑曲之變化 洪羊亂起皮黃北逃京師徽班始得樹幟於帝都初清之南府司崑曲進御有以時至蘇州選伶工之例然

江南人之口音不足以悅宸聽故必經一種北音之學習相沿成風名曰苑派京師民間之唱崑曲自然就其範圍皮黃自徽來念字不免有徽之鄉音相形見絀而當時崑劇尤盛一日所演崑劇居三之一皮黃劇乃進而求字音之正調子亦有進步遂名曰京調徽人則名之曰北工調視前之徽調又有文野之判矣譚鑫培氏唱白平上去三聲甚正平聲陰陽分晰極清足以表現經過苑派變化後之大成功徽人念字輕唇音多誤爲腭喉音如微維未亡之類皆是自受苑派影響乃合韻書然同時亦輸入一種入聲之誤皮黃本爲北曲應宗中原韻原無入聲其入聲須歸平上去三聲而伶人不知此原理於是亦模仿崑曲之入聲加之唱中如宿店之拔字空城之博字天雷報之百字不違枚舉

凡唱者皆誤唱入聲殆似今日之學校課程一意模仿外國樂歌一科亦取外國調用外樂器此漫不知擇舍已盲從之過也

嘯雲齋鼓話

會半狂君譚鼓孃(續) (寄聲)

張金環之技藝本不足取不過以其能大喊可博得門外漢之歡迎而已不佞前已數評之矣此半狂君之意與不佞同

至半狂君謂不佞評翠仙初來時嗓音甚佳雖後有日見退化一語似專指學藝而言未及天賦然則究竟謂翠仙嗓音佳與否有疑義矣云云半狂君悞矣夫嗓音與學藝有連帶關係嗓音不佳藝事豈能求好技藝退化即由嗓音退化行腔不能圓轉自如處處犯忌病矣翠仙後倒噲唱來幾不成聲盡人皆知想半狂君寄寓

吳門或未聆之且技藝嗓音變化莫測豈可以膠柱鼓瑟之論而謂初時佳後即倒噲亦不能說其不佳乎王金子色藝一無所取每唱多走板而無節不佞與豁公常論之半狂君若謂劉君豁公會甚贊之恐另有其人斷非哀梨室主桐城劉豁公也

玉姑娘隨黑姑娘來滬者小說新報內雖未論及不佞已於新世界報詳評之矣論其技藝下駟材也唱來無論何折均是平板無緊無慢無高無低嗓音既不圓潤吐字亦欠清晰直如說書故未幾即受淘汰可見技藝之優劣自難逃公論五音聯彈此則由五人合而成音亦非玉姑娘一人之所擅長也

白銀寶前在津門宴樂昇平書棚與黑姑娘劉翠仙同在一台奏技藝事黑居首席貌則翠仙

獨步白之色。藝均推列入第三矣。津門各報多評及之。津人素重歌曲。其優劣長短。自能品評。確當。

不佞之所見如此。未知半狂先生以爲如何。先生論調與不佞異處固多。同處亦正不少。如照前期不佞之請。彼此晤罄一切。亦可交換智識。諒無所謂意氣存於其間也。

晚香玉評

嘯雲齋主

歌史晚香玉魯產也。年方二八。其貌豔如桃李。其質冷若冰霜。其歌旖旎細緻。其音抑揚中節。在南在北。求藝如香玉者。尙不乏其人。求貌若香玉者。無有其人。而求貌美品高如香玉者。更無其人矣。香玉之最令人贊嘆者。卽品格端正。不輕言苟笑。從不與人作無味之周旋。今日世風日下。良家婦女尙有多不可道及處。而在鼓

劇評

詞界求此潔身自好者。實若鳳毛麟角。香玉近來從師求學。亦能朗朗上口。字跡亦頗清秀。奈身體嬌弱。乃母每不欲其用心過度。恐損精神。而香玉背母仍攜書報偷讀之。亦可見其志向高尙矣。

滿江紅

題菊泉上人菊泉圖遺影

(石予)

浩劫沈淪。猶留得禪房花木如諦聽。說生公法展圖一幅。瀉地泉傾。明月冷餐霜菊。縱秋畦酸恨。吾生欲見。達摩難還西竺。猛驚心。悲世局。悔祝髮。遲僧服。問浮屠。桑下誰留一宿。寒水盈瓢。堪洗耳。殘英實枕。憑治目。偷瞞然大覺。喻丹青靈波浴。

凝香詞

(逸梅)

淺畫蛾眉妙入時。五銖衫稱小腰支。可人一幅婷婷影。費却蕭郎數首詩。
鳳釵斜插綠鬟低。繡罷鴛鴦日已西。偶一並肩花下立。身材恰喜與郎齊。
榴花開處恰端陽。六扇紗窗日漸長。惱煞檀郎勤沐浴。要儂親手試溫湯。
婆娑花影映紗窗。聊借金釵剔玉釭。抱著香嬰牀側坐。催眠宛轉別成腔。
茉莉含芳插鬢鴉。個儂真似玉無瑕。鏡前笑掩櫻桃口。淺綠羅巾襯臉霞。
掩却金屏卸却妝。宵深衾擁合歡牀。兒家玉臂郎爲枕。笑說溫柔別有鄉。
紅紅白白畫闌西。誰道秋來景色淒。戲捉檀郎綿樣手。替他點上鳳仙泥。
無盡相思夢亦慵。容顏瘦減鬢蓬鬆。鄰姬來把香嬰抱。笑說風姿似阿儂。
嚴闥睡起整羅衣。星眼朦朧頰帶緋。最是嬌憨憎小婢。捲簾不怕曉風微。
隔簾花氣和風薰。鎮日蘭闥韻事紛。纖細沈腰真絕世。替郎繫上藕絲裙。

藻 鹽

啼 鵲 錄

此書爲吳門顧明道先生所著共十八篇悉屬哀情名著天下多情者讀之當無不一洒同情之淚者中如「還珠淚」「我爲什麼要嫁」「春之恨」「十年一吻」「哀鳳記」等諸篇造意新奇寫情哀感尤爲慘淡經營嘔心嚙血之作末附「啼鵲贊語」立論處發揮情字之真諦示人以用情之界限青年男女不可不讀之也是書有當代文豪及小說家四五十人爲之題序又有大書家十餘人題簽皆用鐸版製印篇首有張光宇君之啼鵲弔月圖及「一束斷腸的信箋」之真蹟尤爲名貴封面美女畫爲畫家楊清馨君所繪用三色版印美豔無比現已出版定價大洋六角

總發行所 上海中華圖書館分售處各省大書坊

北京花界 風月閒情傳

上林花事自昔稱盛北地胭脂南朝金粉爲集於叢叢之下
絃管之聲常散雲霞自上海實行妓禁以來南花之入京者
益復增多西金剛之馳名遂籍籍於京華道上綽約之孤高
自芳流蘇之蕩逸風流紅豆之靚點於花伊人之品藝卓絕
凡遊八埠者莫不知之燕雙飛館主人爲老於都下花叢者
知四金剛之事甚稔因取其書爲是繪影繪聲惟妙惟肖
肖以極點之事實寓至深之旨趣本不即是空之義法亦復
互說令人對之百讀不厭雖舊籍中之花月痕述以過也全
書計十萬餘言裝一厚冊並請小說名家定價大洋六角照
端尤能開發著書之本旨書已出版每冊定價大洋六角照
碼七折外埠郵票代洋九五折算

最新新聞所未聞

哈哈民國十一年之陽歷新年又至矣每遇新年恭賀
之聲震聞於耳非亦新聞乎然以賀年之聲爲新聞固年復
一年開之已熟無足稱奇欲求所謂真新聞者必如本局最
新筆記開所未聞一書乃真新奇之新聞而大足供諸君之
新年消遣者也書爲番馬邱劍舒先生所著其詞賦詩有
神怪奇翹絕無一辭出於虛構二萬餘言類多雅拾遺聞蒐
羅軼事談有風流韻史全書都二萬餘言類多雅拾遺聞蒐
四角照碼七折郵票代洋九五折算兩書合購六折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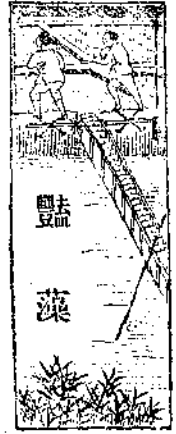
欲爲世界
富豪者必
須讀此書

世界富豪奇譚

欲立致富
翁者不可
不讀此書

現在之世界是黃金萬能之世界也故世界中最有勢力者厥惟富豪而萬惡之淵源亦惟富豪是書悉載致富之祕術經驗並詳載富豪之由來而又可糾其驕奢淫佚之風化凡身爲富豪者吾知其快樂與幸福雖南面王尚不能若也其中描摹盡致無虛泛之言記載確翔都是經驗之作欲知世界富豪之所由致富而致富者之所從事業書中均詳載無遺全書都四十餘節俱是確實之致富模範救貧錦囊凡研究社會事業而欲謀致富之方法者不可不人手一編讀之便能取法致富不數年間我國四萬萬同胞亦皆可擁資數千百萬與世界各國之富豪抗庭爲禮而享受舉世無雙之榮譽幸福矣凡欲正式求財冀達富豪地位者幸勿失此希世確切之祕寶也定價四角照碼七折郵費七分半郵票代洋九五折扣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啓



豔藻

朱天目憐心外集序 (東園)

已未之年丙寅之月。油花卜吉粉荔占祥。將爲金斗之游。猝見玉豁之集。弛如束笋。粲欲生蓮。胎息六朝。體摹四傑。麟炳炳。繡虎之文。雉雉。芬芬。雕龍之技。浦尋黃歇。唱酬多珠。履之寶派。溯紫陽欣賞。有布衣之友。遙遙千里。卓卓一編。氣貫文星。神交今雨。洪惟朱天目先生。風雅中人也。才超昌谷。詩軼義山。潤東里之文。仿西崑之格。萬言日試。倚馬待其成。一紙風行。登龍倍其價。正樂不遺。鄭衛發音。必協宮商。吐沈含任。

較顏。幘謝。蕭梁格調。李杜文章。蒼萃羣書。楷模八代。西京綺語。開壘苑之宗。東魯雅言。抉葩經之奧。何其美也。蔑以加諸。烜脫帽而看。正襟而讀。香檉橙綠。芳盞薇紅。東野爲雲。輒私心而阿好。南州見雪。令俗目以都驚。君爲分水之靈。犀通天可照。我愧識途之老馬。縮地何從。怨錦瑟華年。學無題而多不類。擬玉畫新序。就有道而正斯文。

豔藻詩

憐心外集 (天目)

題朱香舟所輯豔藻

零縑斷簡發奇光。特地搜來貯錦囊。參透色空。空卽色大千世界。一情場。絕代才華絕代癡。無人無我酷相思。天留一管。

生花筆教寫風雲月露詞

美人名士一篇中。滴粉搓酥字字工。閒坐小窗

開卷讀鼻端。時有麝蘭風

絮絮花花費剪裁。一齊收入網中來。紫陽公子

多情甚好似徐陵着玉臺

觀學校運動會女生有新拓枝一節戲以

詩解

一曲當筵舞柘枝。教坊唐代儘堪思。於今學校

翻新樣女子登場角勝時

本事

寶燈華月鬥精神。忽見天魔現化身。獨坐不妨

携雅女清游。端為避生人。瓠犀肯露。非無意。藕

澤微聞別有春。轉眼驚鴻成一瞥。蕭郎魂已逐

芳塵

雛鳳清聲未敢忘。阿嬌或恐是同鄉。何人始遂

乘龍願粗服。權為墮馬糝。臨去含情終脉脉。再
來有約轉揚揚。徐娘本味甘於醴。不是知音不
許嘗。

惆悵辭

偏是狂奴記得真。驚才絕艷兩無倫。將拳繡幕
先偷眼。欲下瓊樓故斂身。過後思量惟色相。當
時調笑怕嬌嗔。愛花須識花情性。莫使花枝暗
咒人。

少不知情老可憐。撩人恰恰近中年。初聞語氣
香如麝。得接容光豔是仙。底事昨宵偏膽小。看
誰他日著鞭先。尾生橋下尋常甚。一寸相思一
寸箋。

重見

重見雲英掌上嬌。疑真疑幻思如潮。色稱傾國
原無敵。魂到當場不設銷。投贈難求雙玉玦。相

逢。恰。值。閨。花。朝。人。前。那。許。通。消。息。暫。借。秋。波。慰。寂。寥。

萬。萬。花。中。第。一。名。世。間。何。物。比。鄉。卿。春。蘭。秋。菊。都。嫌。俗。和。璧。隋。珠。未。有。情。香。在。下。風。多。蘊。藉。心。如。皎。月。更。聰。明。丹。誠。欲。寄。無。由。達。躡。著。車。輪。死。轉。行。

賦 廣

擬客由都中寄內書 (詩 隱)

果。垂。夏。熟。長。詠。驪。歌。章。滿。春。明。又。聞。蛙。鼓。歎。流。光。之。電。掣。觀。景。物。以。雲。移。有。不。興。異。地。之。悲。動。家。山。之。念。也。耶。縱。使。飄。零。遊。子。頻。傳。接。續。之。書。迢。遞。深。閨。屢。報。平。安。之。訊。然。以。卿。生。來。善。病。瘦。比。黃。花。平。素。工。愁。啼。成。紅。豆。作。借。鏡。返。觀。之。想。溯。牽。衣。話。別。之。情。尤。令。我。九。曲。迴。腸。幾。回。奮。翼。

矣。此。間。習。慣。專。事。逢。迎。婢。膝。奴。顏。競。效。夜。行。多。露。口。蜜。腹。劍。相。看。日。積。澆。風。或。則。干。斗。米。而。折。腰。或。則。共。分。肥。而。果。腹。或。則。爐。聲。植。勢。盤。據。耍。津。或。則。希。旨。承。顏。鑽。趨。捷。徑。似。此。天。昏。地。暗。無。非。黑。幕。經。營。公。然。聲。應。氣。求。不。外。金。錢。主。義。地。稱。首。善。人。尙。脂。韋。諸。公。雖。赫。赫。頭。銜。儼。著。冠。裳。之。盛。若。輩。實。庸。庸。皮。相。毫。無。襪。線。之。長。而。况。顛。倒。是。非。混。淆。皂。曰。空。氣。則。憑。將。製。造。純。屬。空。言。報。章。則。賄。作。機。關。因。之。報。怨。胡。同。八。大。茶。園。開。不。夜。之。場。滿。貫。三。番。竹。戰。作。通。宵。之。約。以。是。纏。頭。擲。去。少。亦。千。金。有。是。信。手。輪。來。動。逾。萬。貫。小。星。則。多。多。益。善。幾。有。得。隴。望。蜀。之。思。大。烟。則。習。習。生。香。密。啓。吐。霧。噴。雲。之。窟。諸。凡。惡。習。實。足。痛。心。自。維。強。項。性。成。羞。效。依。阿。之。態。何。敢。安。心。軟。化。潛。移。清。潔。之。操。因。此。傍。近。水。之。樓。臺。仍。難。比。

逢春之花木。視彼龍蟠虎踞。莫非過眼雲烟。知他狗盜雞鳴。都是變形鬼怪。大造以良心付我。生人爲萬物之靈。倘自外生成。罔知血性。但竭耳目心思之用。徒效魑魅罔兩之爲。既有忝祖宗清白之遺。尤足貽禽獸衣冠之誚。况行屍走肉。轉瞬間。祇剩枯骸。攘位爭權。到手後。終成泡影。爲問武人。專橫逞雄。能有幾時。試看政客。陰謀得勢。仍歸失敗。頻年聞見。實事昭彰。大都因果之造成。足見報施之響應。我行我素。貧慣長卿。不屈不撓。傲如中散。注脚校賣文之稿。仍類傭書杖頭。數沽酒之錢。祇供薄醉。在此友以代謀。片席爲藉。酬昔日之施。但上林雖得借一枝。終不過浮雲之影。政潮變幻。棄舊更新。宦海升沉。隨風逐浪。論酬應。則桃投李報。珍瓊瑤。學趨承。則吹暖噓寒。競誇簧鼓。予生不敏。自愧弗

如。且。僅。此。雞。肋。之。微。預。算。表。已。難。應。付。若。務。爲。質。鼎。之。飾。假。排。場。何。苦。支。撐。困。此。經。年。儼。似。愁。城。之。入。逢。將。佳。節。愈。增。客。館。之。悲。歎。作。嫁。之。生。涯。忍。言。壓。線。悵。磨。人。之。歲。月。况。屬。依。籬。拋。卻。西。湖。馳。來。北。轍。六。橋。三。竺。枉。拋。幾。許。春。光。雪。藕。冰。菱。辜。負。無。邊。鄉。味。靈。隱。中。秋。之。桂。渴。憶。飄。香。孤。山。處。士。之。梅。久。疎。問。信。回。憶。三。生。石。上。每。小。憩。以。聽。鷓。鴒。四。照。閣。前。曾。幾。回。而。放。鶴。松。作。響。而。濤。聞。九。里。篁。成。聲。而。嶺。上。千。尋。訪。勝。景。於。栖。霞。桃。花。依。舊。步。長。堤。於。向。曉。芳。草。重。新。觀。魚。港。任。我。清。遊。呼。猿。洞。學。將。長。嘯。旗。槍。試。品。汲。井。而。水。覓。龍。泓。圖。畫。新。描。看。山。而。峯。登。鷺。嶺。倚。遍。望。湖。樓。畔。水。漾。無。邊。歸。從。印。月。潭。前。堂。開。有。美。初。陽。之。奇。觀。絕。頂。冷。泉。之。勝。概。娛。情。江。弄。潮。來。消。息。記。廣。陵。之。約。雪。殘。橋。斷。依。稀。尋。灞。岸。之。詩。拜。岳。王。

而青塚崇封弔蘇小而紅欄題句勝地溯釣遊
之跡今朝深離別之思讀將歸去來詞就松菊
而思開三徑嘗遍辛酸苦况比萍蓬而悵滯重
關鏡裏愁容但添白髮囊中長物祇剩青氈詠
瑟琴則久負良宵擁衾枕則載廢獨且料知沉
沉金屋寂寂珠櫳瓠閑齒而犀藏月彎眉而蛾
蹙珮環凝睇嬾看雙綰之珍錦帕書愁長掩一
緘之淚訴歡情而誰與夢魂常常繞關山惜別
緒之無端裝飾定久拋脂粉占旅信而金錢暗
卜挑殘燈而玉漏忘催安排脯肉乾魚知同嗜
則預儲甘旨料理剪刀量尺付遠郵則早備裳
衣萬種辛勤十分子細卿固深情體帖望羈人
而遠極天涯余因久別思歸憑驛使而先傳風
信此地爲夜交總會三頭偕六臂同伸斯人皆
幻術爭奇五花與八門並擅神通技倆無待躊

躡勢利薰蒸交相鼓吹既望塵而弗及寶避舍
以終甘跳出火坑從此到清涼世界悔嘗宦味
仍難博尺寸功名看滿院之梧桐屈指將聽秋
雨計故園之楊柳驚心又別東風會當檢點歸
裝不致遷延預約待琉璃鏡側重調掃黛之
螺期看翡翠簾中親插橫釵之燕拈瓜子而戲
猜暗謎啓菱花而豔覩明妝詩誦疑雲爲解阿
堵傳神之妙觴邀皓月欣寫團圓對影之眞預
知醉意撩人欲眠不得定許低聲問堵別味何
如好尋舊夢以長圓當比新婚而倍勝錦衾角
枕語喁喁而無限纏綿裙布荆釵姿皎皎而何
須文繡中饋調故鄉之味同牢增對案之娛不
但問寒煥以因時勞添半臂并且鬪尖叉而入
韻妙極秋毫栽來滿架名花撲鼻醉芬芳之氣
引到臨門流水倒源聽活潑之聲鸚鵡簾櫳烹

茶報熟鞦韆。庭院隔樹親。扶嘉蔬分春韭。秋菘計畝而闢。將隙地美酒貯。菊醕梨釀。隔籬而呼。盡餘杯。家庭幸聚首。言歡子女喜。齊肩並立。向平了願好。早舒懷。潘岳居閒。何妨作賦。用將竹報先慰。蘭閨數千里。客路馳驅。早負軼塵壯志。十二時。思潮起。落空辜出岫。初心從茲。臨半畝菱塘。靜擁碧簫。而消夏行將就。千竿竹徑。共依綠蔭。以乘涼。細雨初過。軟披輕葛。午風徐送。嘗剖新瓜。笑他襪襪。類仍熱中太甚。幸我琴書。自在健骨如仙。歸期約值蟾圓。眼界莫望穿秋水。喜信但聽鵲報。面彤當近接春風。用寄拳拳不盡縷縷。



凝香詞

(逸梅)

溫柔不住。住何鄉。紙帳梅花。樂未央。本
事新詩成。白首自吟。自賞暑凝香。
花香人氣互。氤氳遺悶。何妨看指紋。握
住玉纖。纖不放。一回把玩。一回聞
腰圍瘦損。替花愁。獨自無言。倚畫樓。怪
煞紅鸚。渾不解。聲聲只管喚梳頭。
悶坐蘭閨。未覺癡性。耽翰墨。自家知阿
郎酷愛簪花格。教寫溫香。側豔詞。
水晶簾下。曉風涼。解散雲鬟。對鏡妝。故
遣侍兒。園裏去。要郎今日作梳娘。
秋千院落。石苔滋。楊柳風飄。裊裊絲。憎
煞檀奴。偷戲婢。簾前鸚鵡。報儂知。

許

數

內



許 指

分 門 尺 廣 新

各 界 用

是書為武進指嚴許國英先生所撰先生文名藉甚著作等身久為海內學子所信仰如某大書局所出歷代名人書札皆係先生所註其餘出版名作亦指不勝屈歷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南洋公學教務及北京財政部某機關秘書故政學兩界往還書札多有先生任事時積存之稿隨類編入先生因見坊間尺牘大都雷同鄙陋陳陳相因特出新裁撰集此書全編分政界軍警實業教育社會家族禮俗女界等八門每門又各分類自中央外省以迄男女交際不下數十類所撰各書札皆切於實用合乎時尙文體研散兼列雅瞻風華一洗陳腐淺俗之弊行間概用圈點標識以清眉目每篇又以簡便法加注音釋俾學者易於領悟且省檢查之勞復於篇尾撮取詞藻以類相附足供研究斯道者隨時變化摘用法尤賅備是讀先生所撰之書牘數百通即不啻有數千函羅致胸中可以隨意運用也政界門內並附公文舉例內分公文名類公文作法擇要輯錄公文通用語分上行平行三種舉例詳解說明文牘格式言之甚詳非深得個中三昧者不能道其後附酬謝文範係先生歷任幕職時有當道諸名公代作之詩文聯從未刊行更屬名貴全書四百頁計三十萬言再版出書洋裝金字定價一元八角特價大洋九角平裝定價一元四角特價大洋七角外埠函購郵票代洋九五折扣外郵費一成二千部為限期滿照七扣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發行
 四馬路國華書局發行
 文林書局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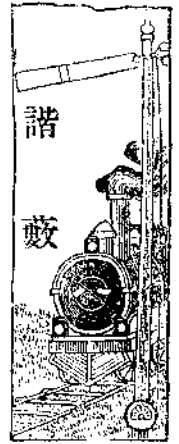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致深人雅

閑坐花陰
 吸金馬烟
 閱紅樓夢
 雅人深致
 至足美也





諧文

離婚頌詞

(詩隱)

昔年小說新報出版時。詩隱曾著有諧作若干篇。其中有所謂短命壽文者。純敘短命應行稱壽之義。脫稿後。經閱一過。亦自啞然失笑。茲廣其義。凡與短命壽文同屬一例者。復得四題。曰離婚頌詞。曰喪人吉語。曰尋歡苦况。曰臨險快談。因亦陸續成篇。函寄新報。登載。以博閱報諸君一粲。當此世情變幻。人事離奇。無一端恰合理。無一事不作反響。四題之後。凡事之屬於波譎雲詭者。尤當據實直陳。盡情披露。為世人代作不平之鳴。當亦

閱報諸君所願見也。

溯自夫婦為人倫之始。家庭皆治化所基。伉儷命名。原稱至順。乾坤定位。本是難移。况嗣續攸關。一脈賴遺傳。有種繼性情。互異兩方。應諒解。為先鴻案本。可相莊鹿車。不妨共挽信誓。倘戒糟糠之棄。融和自同膠漆之投。偶有猜嫌。何難曲恕。遽然衝突。詎謂平情是結。兩美以成。婚當共百年。而偕老。所以畫眉京兆。傳韻事於公餘。熨體荀郎。增愛情於夜熱。樊英每下牀。而答拜。何曾儼整服。而如賓。冀還破鏡於樂昌。經浩劫而難忘。故劍朗誦答書於徐淑。寄深情而切盼。歸帆凜雞鳴。則戒且無違。綢繆義切。臥牛衣。則終年亦樂琴瑟音調。一聯吟比翼之詩。雙綰佩同心之結。此皆古人豔福。歷史稱賢者也。無如時世潮流。人情日偽。每謂娶當有色。偏非窈窕。

之姿夫也。不良絕少。溫柔之趣。嫌非佳耦。欲背前盟。此離婚之意。所由生也。否則執門第懸殊之見。輒諉過於冰人。挾年齡遠甚之詞。每交憎於月老。言由衷出。恨比根深。此離婚之說。所由起也。或倚生性而屢有差池。不甘同夢。或爭意見而頻占脫輻。致願拋家。其甚者或別貯阿嬌。或情鍾小婢。或香偷韓壽。或私識秦宮。他方則各訂姻緣。舊偶必終歸陌路。以是恩情莫續。怨憤相尋。我我卿卿。恨往日實鑄成大錯。朝朝暮暮。覺此身已陷入愁城。時則芥蒂日深。一旦遂鋒銜露。銳唇槍舌劍。儼同對壘之仇。意馬心猿如動。搖旌之影。鬱積以久而必洩。形勢更兩不相容。去卻眼中釘。謂可免牽連之痛。發將絃上箭。因急謀關繫之離。某某身列旁觀。理應上頌蓋家室。本人之累。鍾情誤多少。英雄况婚姻。

由媒氏而成。說合但拘牽形迹。與其曲為遷就。仍難期鐘鼓之調。何如早作安排。俾各解羈縻之苦。自此勃谿聲斷。困石嫌銷。枕擲衾拋。省幾許牀頭之恨。鸞離鵠別了。三生石上之緣。想藕斷何必絲連。重如釋負。比瓜熟終須蒂落。味共嘗甘。溯從前結髮。言婚回首。幾同嚼蠟。幸此後揚鑿分道。齊眉各自。鳴鸞怨耦。去而嘉耦。來重婚有慶。舊愛斷而新愛續。再醮為佳。快除反目之讎。並遂從心之願。楊志堅便同行路下山也。許相逢。去志堅以詩送之。有金釵任意掠新髮。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朱買臣猶是負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朱買臣猶是負薪覆水何妨共誓。漢書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我當貴報汝功。妻志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後買臣年五十拜會稽太守。職妻復求容買臣於馬前。激水示之。蓋雙方合意。自無風聲復水難收之意。妻因愧死。雙方合意。自無風。

流雲散之思萬種牢愁真有瓦釋冰消之喜夫
 婦本號稱敵體牀第間免却相爭男女均恢復
 自由婚嫁事儘堪獨立樂可知矣幸何如乎而
 况較以常情多成一例試看同胞棣萼慣作分
 居自來至契苔岑頻聞割席矧姻聯秦晉本難
 期沈瀝之投已變起閨幃莫強續瑟琴之韻鴛
 鴦各散好逐流波蛺蝶分飛快尋香夢既不拘
 夫倡婦隨之習當必無生離死別之悲不知者
 雖視作澆風贊成人實羨爲快事某生平志
 短兒女情多婦比東施甘戀效顰之醜人非南
 國願聯式好之姻雖頻聞獅吼之聲終難奏鶻
 羹之效疽如骨附痛痒相關心比腸迴纏綿自
 苦論箝制則自愚成性欲脫離則不忍宣言因
 是戲作諧文當將頌語爲羨竊因誤結竟能解
 釋冤家將來鏡掩重開定有團圓佳話

諧
 藪

蝗蟲致徐樹錚書 (天 稟)
 報載徐州銅山縣今春有蝗發現王鐵珊省
 長先事預防下令逮捕因思安福首領小徐
 原籍銅山柄政時之禍國殃民爲害不在蝗
 下戲成此書

又錚鄉先生足下兄稱善走弟喜羣飛應天災
 人禍而興爲國計民生之害不謀而合事異同
 功移山有術刮地無皮不得不服兄席捲之巧
 而歎弟蠶蝕之爲拙也乃者兄已飽攫而遠颺
 弟食稻粱而就捕微軀之值不足敵一青蚨秦
 坑之設幾致盡赤五族以視懸萬金而購吾兄
 仍不能損兄毫毛一撮者其相去豈可以道里
 計哉弟生雙翼兄有兩足胡爲跑竟勝飛臨難
 居然苟免兄識時機曷勝豔羨今省長鐵珊已
 下令逮捕弟等至急欲知逃死術須問過來人

倘假偉畫得儉息於草間以副汪氏昔年保全皇族之建議豈惟弟一身實受其賜且使天下後世知吾蝗氏果有逃生秘訣使其剪滅之意亦可少戢矣蕩蕩不盡即請殺安弟蝗蟲脫毛

諧 詩

鍾馗嫁妹竹枝詞

(君博)

鈿車佳日陌頭過並蒂花眠好夢多不是哥哥行不得鷓鴣聲裏壻如何

輕衣疊雪散香芸鬪草歸來步步雲聞說閨年消息好榴房補製嫁時裙

笙歌天半下雲衢絕代銷魂拜舅姑聳屬元昆親選定應無路鬼為椰揄

豔絕花枝照眼明雲羅畫樣五銖輕今朝篋嫁聊從俗堪勝元陽棄妹情

聞道鍾姑絕世姿于歸消息石榴知阿蒙羞寄

人籬下又為紅閨作嫁詩
博袍鴨色帽烏紗省識靈馗可辟邪了卸一番
歸妹事依然噉鬼作生涯
一年又見石榴開消息何曾作妬媒同是端陽
佳節裏小姑歡樂大夫哀

豐髻誰不識鍾馗我說鍾馗是女兒難道于歸未如願到今媚姓怕人知

端陽雜詠

(樂園)

榴花如火艾如茵節屆端陽景物新肉糴枇杷鹹鴨蛋忙將分贈隔鄰人

畫鼓朱旗似賽神龍舟聞說弔靈均如何競渡成遊戲恐後爭先失本真

朱索垂垂睡起初兒曹王字額黃書庭隅更酒洋河酒習俗相沿藉祓除

紅友開樽意自如應時美味有黃魚頑童手執
菖蒲劍渾似終南進士麤

文苑

太華

小說 雙梓碎

歡娛之詞難工愁苦之音易好詩文如是小說亦然每年來小
說盛行出版之作多於恆河沙數惟陳陳相因作者窮苦江
郎才盡閱者亦覺索然寡味實則世間不能出類拔萃是書內
之材不盡祇須作者深思力索何慮不能出類拔萃是書內
容庶乎近之作者無雙飛節主人爲部門名記者歷主日知
報等筆政聲譽文章一時無兩以與書中主人有時報大洲
報不自署真名是書哀感纏綿情詞排甲乙兩女爭奪一壞
故不令低徊欲絕全書分章紀甲乙兩女爭奪一壞而
篇讀之令人低徊欲絕全書分章紀甲乙兩女爭奪一壞而
遙隔萬里雙離合各不知其結果均失敗黃士爭奪一壞而
佳入其間之離離合各不知其結果均失敗黃士爭奪一壞而
大洋四角照碼七折郵費七分半

醒世 南北浪游記

坊間社會小說影矣願習道聽塗說之談而由作者者經歷其
問者蓋諒如也本書爲小說名家墨隱生之作作者者經歷其
北繫於聞見乃舉其所知之奇聞異事撰爲是書舉凡世情
之冷熱社會之鬼蜮兒女之纏綿風俗之罕異無事不有約
略舉之如某法官知事之勢利萬狀官場現形記也北
京禮士胡同之案南京南之勢利萬狀官場現形記也北
至於所敘漢口北京等處之種種奇異情形則描寫風俗又
無所不至更如蘭花館之謎史刻畫兒女肝腸則又近於言
情故此書包羅萬象極其味非尋常社會小說比也定價
五角照碼七折郵費七分半兩種合購特價六折郵費一角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發行

告廣書新局書華國

福爾摩斯
最新探案 **急富黨**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是書為英國名小說家柯達里原著十餘年來坊間譯行之福爾摩斯探案無一編不受社會歡迎蓋皆柯氏手筆也柯氏年垂老矣以其家世之勳崇著作之豐盛資產之富厚宜可以擱筆乃猶力買餘勇鉤心鬥角使如電之毫光益燦爛而煊赫文豪之精神如其其豐鑠周君大猷留英多年新從海外歸來挈得彼邦最新出版之(急富黨)一書是書文心傲詭筆意翻新在舊探各案之上因急譯之而請李君定夷為之潤文(急富黨)為英國最近之秘密黨社會生活日艱貧廢之民日多其黨勢乃潛滋暗進而不可是書主旨係黨人謀奪一銀行主人之巨產千方百計布置毒計皆經福爾摩斯破獲彷彿剝蕉抽繭層復一層煞是好看如玉人指之奇突腐屍之驚怖秘密窟之險遂荒島之怪異博浪椎之誤擊電劍之鋒利賊黨之狡兔三窟奇怪之櫛炸藥箱等種種千奇百怪之情形實屬得未曾有洵足壓到一切偵探小說也至文筆清潔詞意明淨猶其餘事

當代駢文類纂

駢儷文字為文學之一種自歐化東侵以來新學風行後起之輩聲調不辨韻律鮮知本局有鑒於此特選纂當代駢文類纂分類凡十二曰(賦)曰(頌)曰(贊)曰(箴)曰(箴)曰(書)曰(序)曰(跋)曰(記)曰(銘)曰(誄)曰(祭文)作者五十餘人悉係時下名流如王壬秋黎元洪樊樊山易實甫鄭太夷阮忠樞饒漢祥胡棟庵吳東園許指嚴王詒齋包醒獨倪軼池李定夷諸君其尤著者也全書計百五十篇沉澁縹郁含英咀華足以上繼駢體正宗下開坊間新元置身交際場中者人人宜手此編洋紙本裝八冊外加布套定價二元四角連史精印外加布套定價三元四角

當代駢文類纂續編

是書為包醒獨先生編輯內容豐富選材尤精於初編助大文豪外復增載湯銘林紹標王祖翁孫寶琦李穆勛蔣著超鄭漁父等諸名人之佳著體格完備無美不收全書分上下兩冊合諸初輯共得文二百餘篇洵屬洋洋大觀凡購當代駢文類纂者一律奉贈



文

祭陸清獻公墓文

(老蘭)

士有百世相感慕其德而仰其誠非爵位權力
 之所能爭是謂道之所至發為文章之精英仰
 我公之儒學尤身體而力行總平生之闡布實
 鐵中之錚錚溯追謚以清獻豈徒身後之餘榮
 公起家於縣令為德化之先聲感以至性不必
 刑其無刑惟恤民力而務於哀矜性命之學公
 所能公為言官乃以畿輔一疏對揚於大廷疏
 出臣手臣不驚雖為帝心之特簡是公之不負
 其平生若曰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成支離影
 響嫉新說之縱橫援儒入墨比清談而禍興公

文苑

尊朱子乃黜陽明闢姚江若孟子之闢楊墨獨
 心契薛胡羅陳作學術之服膺感公生值海宇
 之承平復受人主之擢升猶遭厄抑而沈冥云
 何末造之欷傾思奉遺著作典型恤民教民公
 其相我以在天之靈平湖之水冰霜凝平湖之
 石相峻嶒松陽講義屹屹如岡陵再拜奠公公
 其應

詩

彭玉馨詩錄

(小檀)

交卸軍務乞病歸田留別同省父老

舊時肝胆豈全無深信今吾是故吾鍛羽秋鴻
 潛遠志服轅老馬畏前途鶯花爛日春將暮蝶
 夢酣時粉已枯擔荷欲傾雙腳軟息肩端不為
 尊鱸
 良醫曾就古杭州難把膏盲厥疾瘳扶病逡巡

稽。舊。部。按。軍。勉。勵。建。新。猷。忍。辭。父。老。江。南。北。淹。
滯。時。光。歲。夏。秋。我。笑。世。人。心。太。熱。男。兒。抵。死。要。
封。侯。

光。騰。日。月。氣。銷。兵。三。疊。陽。關。唱。渭。城。芳。草。天。涯。
榮。別。夢。桃。花。潭。水。有。深。情。千。鯨。就。戮。江。淮。靖。一。
鶴。相。隨。俸。料。輕。辭。卻。官。家。金。印。綬。歸。來。我。是。舊。
書。生。

未。必。謀。生。計。果。差。關。心。人。嘆。我。無。家。泥。沙。金。粉。
飛。莊。蝶。華。屋。邱。墟。噪。暮。鴉。百。歲。幾。酬。千。日。酒。一。
船。滿。載。四。時。花。歸。裝。富。麗。誰。如。我。萬。紫。千。紅。足。
浪。誇。

吳。越。名。區。我。慣。經。別。懷。難。遣。短。長。亭。半。帆。烟。雨。
江。波。白。一。曲。飄。歌。楊。柳。青。南。部。鶯。花。春。夢。杏。西。
湖。風。月。畫。橈。停。扁。舟。從。此。瀟。湘。去。滿。載。離。愁。過。
洞。庭。

烟。霞。癖。果。入。膏。肓。得。遂。初。心。免。悚。惶。媿。少。黃。金。
酬。死。士。喜。無。白。骨。冷。沙。場。簪。纓。世。弃。君。恩。重。忠。
孝。家。傳。祖。德。長。塗。腦。未。能。圖。萬。一。心。香。日。暮。祝。
吾。皇。

說劍堂詩鈔

(老蘭)

望采石磯懷太白游處

宮。錦。袍。何。在。游。蹤。獨。愴。神。江。干。浮。采。石。天。際。謫。
仙。人。有。酒。詩。成。詠。無。花。月。自。春。扁。舟。問。漁。父。我。
亦。楚。靈。均。

靈澤夫人祠

靈。旗。日。落。冷。祠。門。似。見。雲。裳。借。月。痕。杜。宇。有。聲。
啼。望。帝。滄。江。何。處。待。招。魂。黃。陵。妃。子。心。同。託。楚。
國。虞。兮。事。莫。論。千。古。寒。濤。助。嗚。咽。恩。仇。史。筆。已。
難。言。

題徐丹甫黃山六讚

黃山白嶽望雲門絕項天都帝座尊霞客仙才
撐健筆新宮銘就柘溪村
嘉樹如霜白滿枝奚囊拾得石離披山蘭綴佩
芳馨遠正是三閩去國時

太華詩鈔

(太華)

題蘭史先生桃葉渡填詞圖

春色無端上秣陵，澆愁還借酒三升。風懷不爲
時名誤，詞學而今有中興。
疏燈簾外按紅牙，曲罷方知璧月斜。博得教坊
傳唱徧，才人筆底有桃花。
一舸何年打槳迎，鱗鱗春水碧波生。多情祇有
漁洋叟，獨向青溪著姓名。
嬌鶯宛轉弄新喉，檀板金尊樂未休。六代繁華
和夢醒，可憐淮水自西流。

簡王書奴

文苑

離恨誰登却外天，百無聊賴強談玄。情多每覺
身爲累，才盡翻疑筆有權。怕道玉人嫁，斷養欲
攜仙子話桑田。南華讀後名心死，歸向荒江理
釣船。

夢閨中寄梅醒而有賦

一枝春訊至，與竹報平安。遙憶銀屏下，應勞玉
手寒。香風縈客夢，詩思渺雲端。滿把酸心淚，花
前不忍彈。

蕪城小築四時雜詠（契芝）

中秋瓜果列庭前，拜月情癡劇可憐。爲祝人間
歡喜事，盡如今夕十分圓。
籬邊雨過豆花開，幾箇兒童蹀躞來。小語呼燈
尋蟋蟀，牆陰側耳費疑猜。
小園重九菊花香，五色紛披列畫廊。左手持螯
右手酒，愛他有骨傲秋霜。

菊花簇簇堆如錦。楓葉紛紛燦似霞。我不悲秋。秋亦樂。月明夜靜讀南華。

梅花松竹舊同盟。歲暮嚴寒倍有情。三友而今增一友。笑他呢。我不知名。

園丁茅屋火爐紅。欲禦嚴寒當日烘。籠鳥語人春已到。花枝錦。織兩三叢。

雪花六出不沾泥。潔白天生莫與齊。隨意擗成達磨像。對他也好悟禪機。

鼕鼕臘鼓聽催詩。轉瞬新年節序移。留得園蔬藏得酒。好供不速客。來時。

挽趙公書城 (范君博)

淒絕紅南籬。露聲蕭蕭楊柳可勝情。哭君無復逢賢母。慚獻生芻。范巨卿。

詞香凝

(梅逸鄭)

洞房龍燭正輝煌。翠譚珠翹別樣。妝最是嬌羞紅暈。頰朋儕喧道看新娘。落盡梨花。畫掩門香燒沈水鴨爐。溫偶然學寫蘭亭字。紅袖斑斑染墨痕。妝台親卸玉搔頭。解到羅裙意更柔。忽倚繡牀伴睡去。任郎鞋褪捻雙鈎。麝煤爇燼剩烟。馥深護珠簾掩玉扉。細雨杏花寒漠漠。溫存夫婿勸添衣。一庭芳艸自披紛。綵索鞦韆帶夕曛。扶得阿儂升畫板。輕風飄起藕絲裙。庭院沈沈夕照紅。蘭湯安置入房櫳。浴回便把輕綃掩。只恐偷窺壁隙中。

報餘

君博

精選
古今名人情詩三百首

▲洋裝一大册 ▲定價大洋五角

詩三百篇不勝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人之習於綺豔自古
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人之習於綺豔自古
即然於今為甚蓋飲食男女之大欲存焉詩本所以陶
情故寫情之詩尤易於工雄雌相和之章鏗寡自悼之作
類皆文生於情可歌可泣其妙造之處寧在宋豔班香下
耶是書分七絕七律五絕五律五古七古六類乃仿衡塘
退士唐詩三百首之例也凡八十餘家言盡屬名家之作
有吳梅村尤西堂龔定庵唐伯虎袁才子魏子安諸先輩
之精構有樊山實甫夏敬觀胡長木袁雲百衲吳東園
李定夷諸當名家之傑作有侯夫人隋煬帝妃顏待月
白樂天妾清鄭妃聖祖妃李香君馮小青袁紫卿諸女詩
人之佳著有黃夫(黃仲弢文宗之室)秦湘蘭柳眉卿
蘇慧卿高素姜才女諸當代女才子之手筆其中名士與
閨秀各得其半閨秀之作大半採自海內孤本或未刊之
稿此書之成參攷書幾及百種遠搜編瀕無不取洋
乎洵大觀也近人好讀香豔之作若是編乃香豔體之精
華花晨月夕惟誦迴環真覺薰香摘豔無此佳味紅粉佳
麗詩句顯明人盡可讀無虛高深附刊詩學要訣五編足
為學詩者之指南能將此書研究之雖不能吟詩者亦可
得其門徑也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上海繁華 甲於全國五方雜處難免良莠不齊報紙上之

本埠新聞大半為社會罪惡史然採訪或有

未週或知之而有所 **絕大暗幕** 非顧忌致其他種種

世人所能深悉者不有紀述何知此中黑暗

是書 **報紙外之遺聞** 就老專搜

上海 而探 **探微索隱** 乘筆直書內幕

揭真相畢露 為上海 **確實** 開真

事情 奇形怪狀 **隱事秘聞** 雜包刻畫入微

至富筆墨伐直同鑄鼎燃犀世道人心於

斯可兒况撰述 **定夷** 先生文章聲者為小說名家

則是書之受社會歡迎自在意中也書已出

版定價七角郵費七分半

洋裝 兩冊

新上海現形記

定價 七角

洋裝 一冊

千金一笑錄

定價 四角

滑稽著作宜雅不宜俗庸手雖極意描終摹

曼淡而無 **信手拈來都成** 味名家則

妙諦 蓋吐屬之清濁惟視作者之文風雅與否也是書特請當代

學巨子 定夷指嚴少片秋水瀾雲明道逸梅季子丹斧等廿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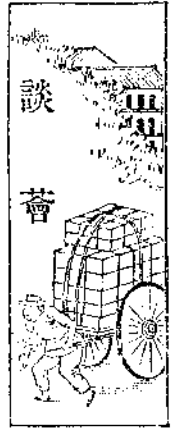
共同撰 **數年心血** 則無一則不著聚本

語妙天下 已覺名貴本局意猶未滿復刪腐存新

摘取精華 一百七十餘則始敢刊行問世行言皆趣無意

不新道人所不能道 **談笑新資** 洵足為大庭廣衆間

料 固非平庸笑話所可同日語也業已出書寄費七分半



● 嘯塵賸墨

(膠 媛)

▲辛亥正月廿六日北京政治官報（猶今之政府公報）附送總廳防疫局刊印報告書一紙內有一條云『男孩李金貴年一歲得子宮病死經董醫官驗』見者目爲臆談既爲男孩而曰有子宮病眞令人不可思議語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之類也故未終歲清社遂屋有以夫。

▲俄地苦寒耶尼塞斯尼一帶每屆隆冬雖同在一室中人語亦不相聞蓋言甫出口卽已隨寒氣而冰結也及至次年春末常有人獨坐室中忽聞人語怪所自來細察之乃卽舊年冬日

在此室中人之言久被冰結至此時始化解而爲人所聞也使非習處北地者卒然聽之鮮不疑爲鬼語者矣。

▲嘉善徐秀方見聞錄言明季有遊日本者見其國婦人女子與人極褻狎而終不亂捫其乳甚喜謂愛之也若揣其足則大怒以爲有意私之甚至出刃相刺國中姦禁極嚴厲不惟姦夫姦婦俱死其家不舉發則且闔門論死云按此爲日本二三百年前事也今其國文化大開民智增進而淫風乃極盛說者謂人類肉慾思想隨文明程度爲伸縮其信然矣。

▲龔定菴題魏槃仲扇一絕云女兒公子名風華爭羨皇都選婿家三代以來春數點二南卷裏有桃花風趣絕勝時槃仲才八歲讀毛詩至何彼穠矣章定公見之故爲題扇云爾近人哀

刻定菴集外詩者遺未錄入故爲誌於此

▲開漁閒錄曰保定省城蒺藜道口有總制洪承疇大宅皇壩朱戶庭石徧鏤人物予寓左廡長至嚴寒見一幼女蓬頭單衣向房主人乞錢主人以頻至不禮予詢知爲承疇曾孫女呼廚人與之碗飯按閒錄爲華亭蔡顯撰顯爲乾隆間人去承疇才百餘年而洪氏後裔之式微竟至若是之甚彼貪不義之富貴以爲家族光寵者亦可以鑒矣

▲清光緒間曾設立政務處舉國臣工士庶咸許條陳時事以備采納有朱紫貴者新安人曾上一書中有數語曰現在世道衰微人心浮薄上下奸詐相習成風欲救其弊應奏請明降諭旨着地方有司將王莽曹操司馬懿之墳發掘棺木上大書奸臣某某陳列通衢以昭鑒戒屍

骨則傳以爆竹愈多愈妙用火燃之訇碎之聲震於遠近庶奸臣魂魄永永飛散民人有所觀感天下自能漸臻強盛云云此真所謂匪夷所思者吾國急於自見之人才往往如是可笑也

▲釋曼殊燕子龕隨筆云十一月十五日病臥祇園精舍仁山老檀越爲余言秦淮馬湘蘭證果事甚詳近人但優作裙帶中語而不知彼姝生天成佛也余按湘蘭證果說甚新生爲北里中人死乃向西天去佛法宏大靡所弗容雖涉綺障不爲害也仁山楊氏學佛甚深信徒羣衆其或不至爲誑語以重誣佛法乎

▲明初金陵巨富曰沈萬三人以爲萬三其名或又疑爲行派皆非也洪武間分其民爲哥略郎官秀王等秀最上又各有等沈以巨富爲萬戶三秀此萬三之所由傳也沈名富字仲榮自

以萬三傳而其真名轉隱其弟貴以其兄侈懼得禍屢以詩諷不聽隱終南山去萬三乃終遭籍沒且獲罪譴戍焉富其可恃乎哉

▲清順治間燕市鬻故書者賣一敝刺大書客氏拜三字寶應朱秋崖（克生）以三文錢得之賦客氏行喬劍溪（憶）方西疇（士麴）俱有客氏拜詩見阮雲臺廣陵詩事按以客氏拜三字爲詩題可謂別致惜皆未見其詩

▲俗謂河豚有毒故諺語曰拚死喫河豚乃竟有用以入詩者三原孫豹人（枝蔚）潤州紀感云誰家開宴倒金樽者舊唯餘一二存已是半生曾九死勸人拚命喫河豚可謂趣絕然家國興亡之感實卽寓於其中其志亦可憫已

▲劉裕丁亥生庚申卽位國號宋以丙子亡趙太祖亦丁亥生庚申卽位國號宋以丙子失江

南至於亡先後同符何其巧也寧都魏季子（禮）夾馬營詩句曰劉裕弑禪主萬世爲罵詈胡爲忠厚君與亡一相似蓋卽指此此爲自來史家所未嘗道及者

▲李介立天香閣隨筆記古人佚詩有可存者其一曰隴頭流水歌古詩中僅傳二絕予閱翠昌府志得一首云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得語舌捲入喉其二曰陝西同官縣壁杜子美題詩其上今止傳二句云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蓋避祿山亂時至其地作按此二則近人筆記中亦有彙錄者吉光片羽良足珍也



五十述懷

(郭沁春)

四十九年彈指過。快心日少。疚心多。賣痴未許。讓磨蝎學稼。無端羨。秦駝卅載功名。成夢幻。
半生事業付吟哦。江郎才盡。徐娘老兩鬢蒼蒼。喚奈何。
我降壬申第六天。(予以壬申正月六日生)不堪回首憶。從前薦賢。枉遇黃公度。(甲午
秋試第十二房同考官黃樹棻。閱薦副主考黃紹第。批取以額滿見遺。丁酉蒙吳縣學師舉
優。並薦應拔萃科。皆不售)愛士難忘。楊大年。(己丑楊宗師歲試。取入吳庠。嗣入政界。尤
爲泗州楊文敬公諸昆季所賞拔)岵岵悲深。秋泣雨。(父母之喪。皆在秋間)池塘夢斷。
水生煙。(胞兄亦於前年病故)爲貧而仕。貧如故。久薄人問。造孽錢。
悟到前非。只自知。磷岫傲骨不趨時。鷺駘有種。充獅子。鷲嶺稱尊。鄙雀兒。他日傭書。偏好古。
(少時橐筆游四方。二十年中。搜羅得周秦以來墨拓千種。著有退耕廬金石說)少年浪
跡。謬談詩文場。百戰嗟何補。一事無成。悔已遲。
幾番離合與悲歡。贏得歸來。耕鑿安避世人忘。新歲月。沿村狗吠。舊衣冠。不求聞達。原知命。
如此疏慵。敢服官雪地。冰天經過。後春回。萬象漸消寒。



聯語雜誌

(詩 隱)

前清中葉某學士於未達時曾流寓京師製曲
 教梨園子弟度日及貴顯後六十初度寅僚輩
 送戲餽壽并題額贈之曰『桃李門牆』學士
 見之啞然失笑因謂諸公曰君等何不并製一
 楹聯惠我同座客正構思未就學士興高采烈
 命取筆至即握管自題一聯其詞曰『儒爲戲
 生且淨丑外付未合十門脚色』因有大淨副
 淨小生正生花旦正旦之分故曰十門同拜
 一堂重道尊師大排場看破世情都是戲』下
 聯爲『學而優五六工尺上四合添兩字凡乙
 共成九調倡予和汝小伎倆若論文行已兼優

一學士係詞林出身文名藉甚故從之遊者皆
 爲一時知名之士云

余在金陵時每以性愛閒散好爲選勝之遊一
 日閒步街頭不意適經汪笑儂寓所見其門帖
 一聯云『大文章無用處』古樂府有餘音』
 可謂寄託遙深頗有睥睨羣倫之概其暗切自
 己身分如此亦可想見其落落孤高之態度矣
 對聯措詞其所最難者能渾成耳余曾記昔年
 寄寓京師時見安徽會館劇臺有一聯曰『安
 廬鳳穎徽甯池太滁和廣六泗八府五州良士
 于于來日下』金石絲竹苑土草木宮商角徵
 羽更唱迭和新聲嫋嫋入雲中』可謂對仗工
 整絕無斧鑿痕迹矣

交通部參事關君名慶麟昔年青廬之喜所娶
 張氏名織雲樊山曾題一聯贈之曰『蜜月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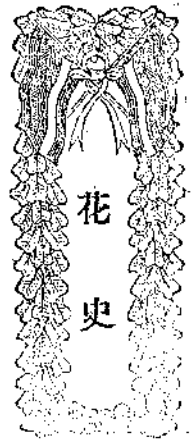
關雎。言堯定唐。麟趾什。『華星聯張宿。天孫爲織雲錦裳。』一時稱爲傑構。關君夙工詩律。張夫人亦嫺吟詠。其所主鐵路協會月報。曾刊有此聯云。

京華城南遊藝園。因建築工程。諸欠精密。年前演劇場之側樓。忽然傾圮。有杭州駐防旗女燕慧貞女士。適被壓死於非命。後經其父兄控於官判遊藝園主人賠償喪葬費若干人。多以該女士平日學行頗佳。惋惜良深。舉殯之日。贈輓聯者極多。其中以楊君千里所輓者。頗渾成。其詞云。『孰使千金垂堂而立。』死非正命。行路皆悲。』又有某君贈一聯云。『歌舞未終驚醜鳳。』醉迷不死竟殃漁。』詞意淒咽。含有無限感痛。誠可謂各聯中之錚錚者矣。

爲趙子眠雲結婚徵詩啓

(鄭逸梅)

某月日。爲松陵趙眠雲君與宋環仙女士結婚之期。爰發起徵集同志詩。相與持贈。雖婚禮古云不賀而徵文。今已盛行。酒綠燈紅。暖房紛於連夕。衣香鬢影。坐筵例在三朝。袁隨園有溫州坐筵詞。催妝傳錦繡之篇。蜜月訂湖山之約。凡吾四方社友。詎當作壁上之觀。爲彼一對璧人。宜共賦房中之樂。莊諧勿拘。一體香豔。不讓六朝。繕寫百箋。借才子畫眉之筆。紛披五色。比佳人刺繡之絲。莫負妙題紀念品。珍同璧拱。共投佳作。印刷物旋見風行。



花史

小草閒芳錄

(花萼樓主)

試舉 F F (即殷明志) A A (即徐老九)

S S (即袁寶珠) 之名以詢稍熟滬乘者莫不曰此近日女界中之交際明星也更舉前一畫之馬老七銅匠老二刀疤老六金好好等則又莫不曰此無名之花也試以學義審辨之交際明星與無名花對勘甯非本同末異嗚呼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習於驕奢無以制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病於欲者病在多所見也際此新舊道德凌替之年與言內則女誠誠所謂柄鑿不容冰炭不入海上奢靡之欲久已相習成風邇更在新舊遞嬗之時固益不堪聞問所

謂交際明星也無名之花也大抵系出世家不幸生當開明之世多見可欲流而忘返遂羞稱於戚族里鄰之口徒供吾人筆頭揮灑及墮落青年之齷齪點綴品物亦大可憐昔人詩曰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吾書及此吾淚慨矣或又謂纖纖弱質於其老死闔閭歿世無聞而志於斯計亦良得蓋得成所謂交際明星無名之花聲譽則其人其事必有異於尋常者嚴格論之固不能與爭參政權議生育限制之輩同年而語然就實際上言則皆弋名釣譽世言平等無別尊卑子又何必徑徑然作迂腐之談世眞如是耶則余欲無言

馬老七者頤而美有玉樹臨風之致惜趾微有疾行時足步異常人諺所謂鬥鷄腳花前小步雅不稱其豐貌故吳中世家女未笄已負風流

放誕之名至流為私倡後嫁吳江縣屬北坵鎮
 徐姓為武室徐營旅館業於海上年事已衰愛
 七甚惟恐稍逆其意僦居醫園術初尚相安居
 未幾七漸肆遨遊徐縱之不問醜聲蔓延遂至
 不可收拾徐不得已拘之至梨里防範甚嚴然
 七常賄備侍通書所歡監視者偶懈則遁矣徐
 偵騎四出懸重金之賞期在必得七知難逸羅
 網居然歸尋舊巢要徐不追既往仍予優容徐
 不從七蔑之曰是奴輕舟出世圖儂作掛帆人
 遂署離據翩然來申即與其所歡某藥房夥盟
 講老藥房夥固慘綠少年宜可好合無間也不
 謂七又移情於某牙科醫生并出其席捲之資
 揮霍於歌場酒肆識落蓬阿金阿金伎也時甫
 由楊氏下堂居會樂里往來多豪貴公子七嘗
 出入其妝閣得識袁六公子袁六涎兄之昵刀

疤老六得老七大悅謂可與兄競時也願月給
 五百金使絕牙醫七允之惟亦約袁六當盡絕
 舊好六亦首肯七遂與牙醫咎占脫輻與六同
 居處相歡半載七覘公子雖擁厚資而出納權
 不操之已津貼不以時給會公子又移愛於歌
 孃劉翠仙七頓懷貳心擬設確和台以自立公
 子未之知一日並肩坐水晶簾底互相調謔七
 舊歡牙醫齋踵門來訪七公子訝其冒昧顧七
 已趨別室與牙醫喁喁私語有頃返告公子謂
 將與牙醫同乘摩託卜出遊公子色愛心灰奮
 袖竟行自此七之妝閣無復有公子蹤顧牙醫
 又作占巢之鳩矣會幾何時七復歡南潯富紳
 邱某初待遇一如袁六七覘邱腰纏纍纍重棄
 牙醫如敝屣哀之弗顧也邱昔曾央七為曹邱
 娶其姊妹行老八今以青鳥使一變而為幕中

人老八聞之痛譽七之無恥然亦無如之何第七蕩逸無恆興盡又絕邱如袁築室於居仁里（今名新康里）三術第二家爲蘆家生涯不振去漢入伎界營巢於歛生路識一南京軍界中人嫁之軍人挈之由鄂而湘由湘而粵復折回鄂入川七嫌勞瘁且惡武人之不解溫存今又蒞滬操密賣事業客如欲見之則可於寶昌路一百三十一屋中召之也

法界附近拱宸門之楊家嫂嫂交合所中邇有一南京人名老二時常出入據其自陳年將不惑然望之如三十餘人一夕有人招之余（着者自謂）適在座因與譚身世渠言昔在甯垣賣笑榜名金谷香前大總統河間馮華甫嘗微服僞言商臨幸其家儂默認其爲非常人且性質溫誠又屬冷客中之不易得者故極力媚

視之一夕見其履敗襪敝迺爲代易新者且誠之曰衣服布素不妨鞋襪不潔且又凋敗殊覺觀瞻不雅彼但唯唯然固未知其爲顯貴繼儂適一甯波人厲玉麒厲爲分發江蘇以道尹用深知官場者儂具以告彼云必河間無疑此老流連花月固所喜也儂志之玉麒宦囊不豐娶儂後日窘拮乃出私蓄約二萬金佐其家用忽也厲患疫卒儂不願返甬守孝因再居碑亭巷南洋第一旅館營舊業使人輾轉求助於馮馮矢口不認儂因生涯不佳故冒險行狡自榜寓門曰江蘇都督夫人馮太太之寓翌日忽有人持千金來賄儂去此奇異揭貼儂明知其故受其金懷之走漢皋張幟四成里有年頗堪自給近年不自應徵鬻雜代庖矣不料王蕭易督之際兵變頻起儂有私宅在華界數年辛苦積金

一。日。擄。掠。罄。盡。兩。離。又。乘。此。亂。離。逸。去。儂。依。舊。
兩。手。空。空。迺。復。歸。白。門。白。門。市。面。衰。落。會。患。肺。
病。來。滬。就。醫。病。愈。資。盡。無。奈。森。走。此。間。以。謀。生。
計。幸。楊。嫂。嫂。為。儂。同。鄉。遇。事。援。助。實。屬。客。中。大。
幸。事。云。聞。余。其。語。因。思。大。可。為。小。說。資。料。然。又。
不。敢。信。為。真。確。疑。是。酬。應。之。一。種。如。周。蓮。芳。老。
五。在。薛。大。塊。頭。家。出。入。自。承。為。潘。馨。航。棄。妻。且。
出。婚。書。及。信。札。為。證。客。有。代。鳴。不。平。擬。將。其。婚。
證。登。報。招。潘。則。又。期。期。以。為。不。可。其。實。不。過。借。
茲。以。炫。人。觀。聽。自。拾。身。價。耳。老。二。之。自。述。或。亦。
是。爾。

(未完)



打 不 得 (鑿 子)

某。教。員。酷。喜。杯。中。物。屢。令。諸。生。
往。市。中。沽。酒。一。日。謂。甲。生。曰。汝。
所。沽。之。酒。吃。虧。甚。矣。今。日。可。去。
向。肆。人。說。明。我。們。是。老。沽。客。須。
要。便。宜。一。點。繼。而。又。曰。如。回。來。
時。我。處。倘。有。客。在。不。必。多。說。只。
須。報。我。一。「丸」字。我。即。知。矣。
(酒。與。九。諧。音。酒。多。一。點。借。作。
九。字。多。加。一。點) 於。是。令。甲。乙。
二。生。同。往。市。中。沽。酒。意。蓋。欲。兩。
相。比。較。也。未。幾。二。生。返。甲。生。報。
曰。一。丸。師。笑。而。允。之。乙。生。報。
曰。一。酒。師。大。訝。叩。其。故。乙。曰。
我。今。日。沽。來。之。酒。適。與。往。日。所。
沽。之。體。積。照。瓶。上。之。格。子。缺。少。
一。格。故。表。示。一。「酒」字。師。怒。欲。
鞭。之。乙。曰。酒。者。打。不。得。有。背。衛。
生。一。座。粲。然。

